



武

俠

小說

冷

魂

峪

還

珠樓

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82658

還珠樓著

武俠名
著
冷

魂

峪

下冊

正氣書局印行



僕所撰武俠小說，原有整個計劃，顧以多經事變，情緒靡寧，而蜀山、青城諸書，又復卷帙浩繁，遂致時作時輟，未有完篇，此十年中，重勞海內外讀者，函電交馳，環境艱危，愧無以應。今夏重來海上，始決計續成各書，勉副讀者期愛之厚。除蜀

還珠附啓

此書本僕舊作天山

山劍俠至少月出一

飛俠，近頃正氣書

局主人以其篇幅較短，易於終場，特囑提前結束，全書分二厚冊，改名冷魂峪刊行，時當溽暑，墨汗齊揮，偷荒淺率，知所不免，至望讀者有以教之。

這時彭若忽然一驚說道，我因這廝雖狂，到底年幼無知，看他家大人情面，一向未與計較，適才突來觀燈，我知他與孝弟比較說得來，祇少年人好熱鬧，借訪孝弟爲由，來此觀燈，也未在意，還恐二金記恨北天山的前怨和他爲難，好意喝止，後見他斜着一雙鬼眼朝我冷笑，忽想起上次由狄老前輩那裏回來，狄三弟執意送我一程，爲了觀看穿雲頂附近景致和採覓雪蓮冰藕，前段俱是步行，無意間談起這廝近仗乃母溺愛，專一恃強尋人生事，議論了幾句，誰知他早就看見我們，掩向一旁，我們說時，正走過他藏伏之處，竟被聽去，當時就答了話，我以前已然讓過他兩次，一聽他又口出不遜，便與理論，說你我年歲相差，雙方老輩又有交情，不便和你計較，但適才所說原是正理，偷聽人說話，已欠光明，爲何出口傷人，我自把你平日所行所爲和今日行誣言語，告知你父親，看我說得對不對，史老前輩家教尙嚴，祇管受了老太婆的蒙蔽，一經舉發，定是不容，他一則恐我告發，二則當地離他家甚近，一動上手，定被他父發覺，狄三弟又從中解勸，當時沒敢動武，忿忿而去，等我二人在他附近探完雪蓮，走到半山，正要分手飛回，他忽在我二人前面飛落，我以爲他意不善，正待給他一點小苦吃，管教下次，他忽改笑臉和狄三弟說笑，祇沒理我，看去又不似追我尋事神氣，我也懶得理他，和狄三弟訂了後會，便自回轉，隔了兩日，狄家弟兄來此，才說那日我剛起身，史老前輩和他舅父同出訪友，便由上空飛過，見他在下面，還特飛下，給他留了應

做的日課，又誠勉了幾句才行飛走，由此不會再見，日子一久，以爲事已過去，不料這斷果然記仇心盛，睚眦必報，照那神氣，分明向我一人尋隙，他上次就有是好漢子，各事各了，不必驚動雙方老人，今晚突如其來，必有因由，聞他新近又長了些功力，再如相讓，還當真個怕他呢，但是一樣奇怪，我知他平日雖喜歡人，絕不敢使乃父知道，我拿話點他時，以爲他必同我去往莊外無人之處，見個高下曲直，他當時竟不肯接這過節，公然敢約我到他家去，與往日行徑大不相同，我知史老前輩決不護犢，容其橫行，其中必有原故，六弟可知道麼，李同笑道，這等無知頑童，詭詐却多，二哥如真前往他家赴約，弄巧中他算計，落個上門欺人，豈不有傷兩家交情，反正不理他也不算丟人，等過新春查明來意細底再說吧，彭若沒有再說，也就歸坐，柳春見衆人不以適才四方震響和當空霞光爲異，依然談笑自如，也早看出那是依次燃放的花炮，祇奇怪是由上而下突然出現，事前祇聽碎句亂響，不見絲毫上升影迹，這時高空繁霞會成的一面天幕，眼看離地不過十來丈，忽然停住，四邊一齊捲攏縮小，漸漸合成一個大彩球懸向空際，那霞光初現時，繁綺流輝，奇麗奪目，這一降低縮緊，成了一球，彩光反到減退許多，孫鳳笑道，這是那位姊姊的妙製，先還好看，往後怎到減色了，單是一個凌空彩球，有什意思，快收起來，換別的花樣吧，隣坐一個紅衣少婦笑答道，鳳妹這是你三表姊獨運巧思，用來頌祝大家的，你沒看完便褒貶人，留神他不高興呢，話剛說到末句，那彩球本已通體電光亂轉，倏地波的一聲由上半爆散，彩光忽轉銀色，先化爲八叢銀花，發發連聲直射雲霄，到了空中各自聚合，現出同膺天福永駐仙春，畝許大小八個銀花結

成的大字，電也似疾升空而去，始終聚而不散，一直射向高空密雲層中，方始隱去，衆人俱都紛紛稱妙不置，柳春方自驚贊，忽聽李晃道，我就愛看每年例有的大花筒，這是以多爲勝，并且放得長久，今年各人還添了花樣，今年的花燈最多，你來得到巧，可惜不能看完，由今夜起除了年初一，連祭神代歇息，又是全莊吃素，比較差些，往後一天比一天有趣，但似今夜熱鬧，到了十五才是極盛，你不能看完，真個可惜，且等明年再看吧，二人正說之間，忽見西南角上放起一個大花筒，火花達二三十丈以上，單是近底一段就有畝許大小，越往上越大，火花都作梅花形，五色繽紛好看已極，柳春驚問這大的花，難道也是用竹筒製成的麼，怎麼花頭如此粗大，李晃道，你在廳上所見大竹巧，都是些精巧的焰花，要到十五才放的，這類大花，每筒要放個把時辰，竹筒如何能裝，乃是純綱打就，全莊共祇十二個，每筒長有一丈多，粗約二尺，另有炮架埋在地底，那地方是一大坑，不近前看不見，近地一段，又有樹林山石擋住，所以下半看去也有畝許大小，這花筒眼不祇一個，有多有少，大小也不相同，花色是按月令，分十二樣式，是今年才添改的，往年祇有蘭桂梅三種，有那大小和花形差不多的，便以顏色來分，放完天也亮了，上月他們拿小筒試演，內中以牡丹芍藥荷花菊花最好看，原有的桂花放起來，似一座金塔，也還不差，你看那不是相繼放起來了，柳春早就聞得四外花花發發絲絲轟轟花炮之聲，宛如潮湧，聞言定睛四下一看果然全莊園中，又相繼湧起十一座花山，高和大都差不什多，祇是形色疎密快慢各不相同，凡是牡丹芍藥荷菊等大花，花朵都稀，開放之勢也較緩些，但這類大花，各有一幢不同色的煙光，火山一般湧起

，那花便在火山裏面，疎密相間，百十爲叢，一朵朵花瓣分明，騰湧而上，一直衝出火山頂層焰光以外，再向四方八面飛舞而下，有的直起直落，有的飄蕩迴翔正反相間，宛如辭樹繁英因風轉側，各具姿媚，妙在是由數十丈高空冉冉飛墜，已然及地，兀自不肯熄滅，那正面对着地的仍是一朵開足了的大花，齊整整落到地上，那轉側飛颺的好似另是一種火藥，由花筒中整朵上升並無異狀，在降落途中，幾個快慢不等的飄揚轉側過去，便在中途離散，化爲無數殘花瓣片，半空裏圍着火山外面飄飄飛墜，剛一落地，立化爲無數星光，又激濺起三四尺高下方始消滅，比起正面落地的整花迥乎不同，這幾種大花，大都徑尺以上，整花降勢，雖比梅蘭桂等小花要慢得多，却比中途散成花片的殘花，要快好些，但是不易消滅，到地仍是整的，初放時還不怎顯，時候一久，落花漸多，後降的便積在上面，最下面的一層剛剛消滅，上面却又加上兩三層去，自然漸漸越積越厚，於是在火山外圍，又積上一圈花山，由下往上，明滅增長，永無休歇，那許多無風自颺的花片，降勢最緩，散佈却廣，一降過火山的中部，便漸漸往外飄去，愈往下散佈之處愈廣，滅得雖快，却有餘波，由大片落花化爲無量繁英，重又濺起，火花星光互相激撞，飛躍不已，於是上面是花雨飄空，喬焰成塔，下面是星濤匝地，萃錦爲城，恰似一片火海，當中再湧起一座花山，似這等花山火海的奇景，全莊園共是十二處之多，大小形色無一雷同，每處火花所及之處何止十畝，同時一齊燃放，一時繁霞如海，麗彩燭天，若大一座莊園，立變成了花花世界，千光萬色，絢爛無儔，端的富麗雄奇，從古未有之奇觀，不是尋常所能看見，柳春看得目眩神搖做聲不得，李暘見他出神，拍

肩笑問道，柳大哥你看好麼，果然女子心思靈巧，比起往年好看得多了，柳春道，這新年半個多月，每夜都如此麼，李陽笑道，你聽二弟的，這類年景，原爲博堂上老人的歡心，借題使全莊老少人等，熱鬧開心，並示終年快樂之意，所以除了十五燈景新奇，要論熱鬧繁華，祇有今天最盛，新年樂事雖多，無不限於花燈兩樣，可是這類豪華絢爛的舉動，偶然來個合家歡，各自爭勝，想些花樣，製作花燈，到時點放，上供老人臨觀，下爲全莊人等賞玩，一次兩次自覺新奇，多了便俗，就有，也是一般和我同輩的弟兄姊妹，互賭心思，以之作樂，也許比今晚還好，却不是全莊大舉，祇元宵通夜花燈都有，全莊那些宮燈和各樹上的花燈，却差不多，要點到二月十三四，才撒完呢，這是因爲本莊人多，第一，製花炮的幾種油硝火藥和點花燈用的石蠟，現成出產，掘地即取，稍經人力配製佈置，便可應用取之無盡，不可數計，加以人多富足，百業皆備，別的材料也多現成，平日堆積如山，無須費什財力採辦，我們除輪值出門行善的叔伯弟兄外，平日在家的又多，每日耕織讀書均有定時，看似祇有半日光陰用功，彷彿功課輕鬆，實則我們什事俱重實際，要有益處和能用心，不特讀的不是死書程文，貴能領悟力行，便是耕織商賈，也各有他的理解和難到之處，至於習武修道更是艱難，第一，先由父母師長查看質地心性够與不够，一切皆合，方始量材分授，這也和讀書一樣，上來祇是啓蒙發凡，告以根基門徑，隨後便全仗自習自悟，明明老少三輩中，有二三十位近是神仙中人，祇管才一出生，便蒙看是個好資質，緣福也厚，由三歲起便行傳授入門口訣，但祇限於紮穩根基，底下便須看你能否參悟，以定去取，不到年時和自修的功

候，休說金丹大道，連五家老人峨眉派本門劍術除偶有一二人，因資稟較厚欲其早成而外，都決不肯輕易指點，外表看我們習武修道彷彿容易，比起外人真難得多，惟其修爲全仗自己，父兄師長無什嚴厲管束，而長幼兩輩年歲又多相同，又多半是學有根底，因自己通悟以後，得到父兄傳授，功力精進，本領高強，上得否堂獎勉，下受同輩敬慕，多遠地方都能飛行絕跡隨意來去，而自己却株守在這大漢窮鄉，不得出莊一步。年青人十九好強，大家都好，惟獨自己不好，自慚形穢，還失父母師長歡心，受人輕視，豈不難堪之至，人人求好，大家對比，所以除有特別因由，或是奉命專習一功外，無須父師督率，自己先不肯放寬自己，而讀書又要佔去好些時刻，那是劍術未成人未成年以前必修的功課，請想一日能有多少時刻，也並非是全無空閒，遇到良辰令節，祖父母腸見，許令隨侍，既博重堂慈愛，又可得到極大進益，自是求之不得，但這類機會極少，並且得到一點傳授，便須精習以求領悟，更非用功不可了，外人祇見我們春秋佳日，同輩弟兄姊妹相聚宴遊之樂，好似無拘無束逍遙自在，却不知那能行樂的人，多一半到了功候，至少也是劍術學成以後，才可行止自如，像我和兄弟，比較別家弟兄還算稍好，那資質不佳的除新年這十幾天是奉命行樂外，平日欲以勤學求工，絲毫閒空都沒有，祖父又禁私相授受，都是背人勤習，功候不到，誰也不肯向人請教就問也無人敢說，那想不開的，心情真是苦極，苦學一年，都以新春樂事，來作賠補，一則奉有明文，二則全莊男女後輩都是如此，主要又是想求各家老人喜歡，題目正大，年前十幾天就放了學，儘有閒空，又無人比着用功爭勝，於是把心思多用在新年景物上云，玩法雖多，最

熱鬧也祇除夕和十五兩夜，由明夜起，祭完神後，便是三五十八爲羣，至多不過二三十人一起，各找好地方行樂遊宴，莊中地大景多，加到處宮燈花樹通明如晝，如若一處一處觀賞過去，真比今夜還有意思呢，就這樣共祇三幾夜的繁華場面，主要耗費還是取之地下，兩位太公太婆，還說是多耗物力，啓子孫奢侈之漸，如非孫四太公力說，前年還幾乎罷了呢，兄弟是想你過十五再走，故此那第說法，却不想你身有要事，行止須聽尊長之命，怎能自主呢，李晃插口道，哥哥說柳大哥行止不能自主，我到試留他一下，你看矮世伯不來了麼，柳春隨手指處往中席一看，果是五師伯陸萍，不知何時到來，另外還同着一個英俊少年，正和中桌上李承李鼎李同彭若等爲首諸主人，談笑正歡，忙趕過去，跪下叩頭，陸萍笑指同來少年道，這是你韓叔父，柳春忙又通名見禮，起立侍側，李同令就下首設位坐下，陸萍笑道，你這次的事辦得很好，不特你師父和我們大家喜歡，便你自己也因此得了許多體面，適才我聽李三太公的意思，對你頗爲期愛，本想令你住過初五再往塔平湖進謁師祖，以及兩輩尊長同門，誰知這裏打發妖僧和諸仇敵的事，意被後山隱居的沈老前輩父子，無心聽說，他和妖僧仇深恨重，本是勢不兩立，以前妖僧知他利害，必報當年殺弟之仇，爲此還將鐵衛士的總領隊要職，強行辭去，隱匿西藏深山之中好久，近方被他主人強迫二次出山，他祇以爲和五老太公不期而遇，致遭慘敗，遷生平晦氣的事，還沒想到這位殺星大對頭，也在此地，這類番妖狗賊一心利祿，有什廉恥，祇管在這裏損兵折將，丟人吃虧，當時不免難堪，事情一過，轉覺同夥合心，把話說開，以後反何互相關照，表面不合，暗地勾串，合謀欺騙主人，以博獎

賞，以前黨同代異，連朝夕共事的人，都是口密腹劍，各人心裏懷着刀子，不論交情多厚，遇上公事，立刻翻臉無情。你防我，我防你，受人操縱利用許多怪狀，和一切凶險憂危，輕此一來，多可免掉。回去還可飾功冒賞，一體均沾。不會有人舉發。並且以後再遇難題，也可依樣葫蘆，豈不省心省力，還少結好些強仇大敵，所以行時劉煌老賊盛設筵宴相餞，明明我們限他除夕前離境，連年都不許在此渡過，這等奇恥大辱，除兪秦二賊面有愧色，無什話說外，因老賊賣弄他足智多謀，教以此次如何蒙蔽主人，應分幾個段落，不宜直接了當逕行奏報，表面還要作出互相爭功忌能情景。各奏各的，彷彿兩不相謀，暗中却故露破綻。使稍爲細心的主人，一見便知互有助力，誰離了誰也難成功，說得天花亂墜，設想也實周詳，對是由妖僧起，都覺回京便獲重賞，這裏和他作對的，又是幾位隱跡多年的前輩仙俠，地隔遐荒，絕不會被人知道，一個個忝不知羞，興高彩烈，吃完上路，妖僧認定自己首功，更爲起勁，做夢也沒想到沈老前輩會與商老仙長相見，談出究竟，他們剛做張做智，照着老賊詭計，變了原定方策，令駐哈密的官府飛驛奏報，一面扳着狗臉，推說王命在身，連年酒都不擾一杯，連夜起身，這裏沈老前輩也跟踪追了下去，適我來時，沈老前輩父子二位，已走半日，行前和老莊主密談了一陣。又與這裏五老前輩留下一封書信，大意是說前朝氣運已終。事情如此處置，使其消患無形，尊意極善，但他本人殺弟之仇，不容不報，以前爲了物色妖僧，費有不少心力，幾次均被先期兔脫，仇未報成，最後忽然隱跡。也曾遍尋青藏各地地均未尋到線索，忿恨至今。新近兒子沈鑄由四川尋來，正打算明春重往青藏各地搜尋，祇仇人未伏天誅，無論

如何，也必尋到才罷，不料天網恢恢，自行出頭，當地下手，易生枝節，妖僧更狡詐非，時機難得，稍縱即逝，爲此卽日起身尾隨下去，等過天山下手，定當相機而行，不令債事，也不多殺一人，致負諸公委曲求全雅意，祇是新春塔平湖與大漠莊兩處盛會，均不能參與，深爲歎惜，且待事成歸來，再圖良晤等語，五老前輩原以此老性情剛烈，恐其知道連日之事，追殺妖僧和諸狗賊，將事鬧大，並引起諸狗賊對我們的疑念。李老太公令你過了初五，方往塔平湖去，也是爲此，現在事已鬧明，無須再隱，師祖因聽我和淳于師叔說你忠誠智勇，甚是嘉慰，湊巧明日，是師祖，和各位尊長，移居塔平湖第三十個元旦，你是新收門人中後起之秀，自應前往參年，適才我已代向五老前輩稟明，令你少時同行，好在雙方情如一家，這裏兩輩尊長多半對你器重，以後無事，儘可常來求教，也不在此數日之聚，住春亭上現有尊客，李老太公命你無須面辭，以後各自努力用功，以副他老人家的厚期，並以不久天明，此去塔平湖，抄近路走也有二百餘里，知你隨我不上，必要落後，元旦初謁師祖尊長，理應先到，特賜你飛行甲馬一付，可向諸位師伯叔與同坐諸人辭別，隨我走吧，柳春一聽師祖對已看重，甚爲忻慰，祇是李孫諸小俠，良友初交，又值新年盛景當前之際，匆匆分手，也自依依，但又不能不去，祇得告退回到坐上，與同坐諸人，以及主坐上孫李諸小俠辭別，李陽李晃弟兄二人自是惜別，互訂後會，柳春辭完，又向中坐李彭郝等長一輩的諸俠，行禮辭別，衆人未免勉勵幾句，陸萍隨也向衆辭別，三李弟兄便起走送，陸萍再四推謝，說我常來此，不比別人初造仙府，賢昆玉正在指揮花事，何須客套，李同笑道，今晚愚弟兄是主人，五兄除

夕遠臨，如何不送，既然太謙，大哥四哥不消送了，由小弟一人代送吧，陸萍心疑有什話說，祇得聽之，笑道，那麼主人就到海棠林外止步如何，李同笑道，今夜花心似以往年稍勝，我們一路賞全過去，不是好麼，談什送不送呢，陸萍料有話說，送客是個由頭，便不再推謝，當下三人下了平台，往花林中穿出，這一路因屆降冬，除四照軒四圍是地火藥力烘成的真花外，一過花林，沿除樹上花菓，俱是人工巧製，遠看像真，近看也多是花光瀲灩，燦如錦雲，祇比真花還要明艷鮮妍，三人且談且行，遙望全莊十二處火花，宛如一座的火峯，撐空矗立，外有千千萬萬的各色繁花，上下飛舞，把天空浮雲都映成了金紅色，陸萍笑道，你們真個會玩，像這幾天花燈，物力不說，心思也不知要用去多少，似此繁盛新奇，休說尋常富貴人家辦不到，便天子王侯，一任他有多少財力，也不能有此奇妙，真可謂是人間無二了，李同笑道，凡事盛極極必衰，本莊五家子孫徒衆，在諸位老人德庇之下，爲樂極，受福太甚，近年更是絢爛美滿到十二分，我這次出門，回莊覆命時，漸漸警覺五家老人神情，與前大不相同，尤其是用功甚勤，往往同時相對入定，動經旬日，門人子孫輕易不許進見，隨侍祇兩小童，聽那口氣，好似留日無多光景，我知衆兄弟姊妹和姪男女輩，近年在外修積固不爲少，但都疾惡太甚，仇怨結得也多，尤其是大漠莊蹤跡，已漸被人發覺，近日又爲塔平湖之事出手，行藏越難隱秘，早晚仇敵必要尋上門來，五家老人再一化去，或是移往海外，另覓仙府清修，葉家遠來，不更麻煩麼，陸萍笑道，六弟你真多慮，憑府上昆玉羣從，還怕事不成，李同道，怕固然是不怕，好好一處世外樂土，無端引些糾纏，豈不惹厭，好在事情還早，且由他去，祇

顧開談，我要和你說的話，還沒說呢，陸萍笑問何事，李同道，常言芝草無根，柳春實是美質，他自到此，家父便對他期愛，詳情不用說了，本來令過初五再走，偏值開山大典，必須前往，此入將來頗有成就，我們不久還有一事令他去辦，事情將來再說，此去塔平湖，煩告周老山主，爲他破例在白馬山後，單闢一處，炊洞居處，許其隨意出入，到時自有他的遇合，因你二人必須天明前趕回，時已夜深，底下的，等新年淳于妹來時再託他轉致吧，陸萍聞言心中一動，笑道，柳春果然資質不差，相不到老伯也如此器重，照此說來，莫非老伯對他有什么傳授麼，李同道，家父對於兒孫門人，凡有志向道和練習劍術的，上來均令自行參悟，不至時機，輕易不肯指點，他來才多少時，共祇匆匆一面，又當應敵之際，怎會當面傳授，此事另有他的緣福，你祇照我話去向老周山主說，免他每早會參，我相你自會知道，我們再見再談吧，說時已至莊門，陸萍料有原故，因知柳春與五老匆匆相見，跟着便往後莊安置，又值疲極睡了一日夜，起來便是除夕盛宴，中間連驅逐北來諸敵黨，均未得參與，李同所說好生不解，許連柳春本人俱不知道，念頭一轉猛想起五老任春亭席上之言忽疑省悟心中一土另，便向李同辭別，令柳春如法施展飛行甲馬，同往塔平湖駛去，二人都是疾行如飛，柳春又是初用甲馬，覺着身子似被什東西托住，箭一般朝前射去，大雪廣漠，寒風凜烈，上來換氣都難，駛過一段，方始好些，想要隨便開口，原非易事，又曾受過誥誡，不令傳人，初意陸萍不問，自以不說爲宜，但是長此不說，也覺不對，何況塔平湖還有恩師在彼，如何忍心隱瞞，不說實話，越想心越不安，後來一想，自己如無恩師與五老伯，怎得有此緣福，縱然

爲此受過，也須實說，才是正理，主意打好，心又害怕，老是委決不下，飛行迅速，趕近搭平湖外山口，天光離亮還早，陸萍見已不會誤事，便令少歇，遙望大漢莊燈火，已爲密雲所遮，祇隱隱現出半天紅影，柳春方想開口，忽聽幾杵鐘聲，當是嘹亮，由山口內遠遠傳來，陸萍道，時候還早，我們到得恰好，快進去吧，隨領柳春往山口內走進，這時相隔天明，還有一個多時辰，嚴冬沙漠，本就終日凍雲密佈，星月無光，又當月終，越發陰晦，到處沉沉的，如非遍地雪光反映，就是煉過幾年目力的人，也分辨不出路來，柳春見谷內黑暗異常，一沉片寂陰森景象，休說光亮，更聽不到絲毫聲息，祇是一味酷寒，連風都沒有，比起大漠莊火樹銀花，光明世界，簡直一個天堂，一個地獄，暗忖今晚除夕，再隔一會便是元旦，聽二李弟兄說，這裏倚山面湖，形勝天然，不特風景極佳，地勢也比伏波岬大，土地肥美，衆物產豐饒，隨着師祖父子，奉着前明正朔，避地隱居的遺民志士英雄豪傑，連各人的親族徒，有好幾千家，新疆自來地廣人稀，照此情形，差一點的大城鎮，也沒這裏人多，又過着世外桃源的安逸日子，聽說老師祖性情儉樸，不喜奢華，這集衆耕作的地方，年下風光，多少也該有些點綴，怎會靜蕩蕩的，到了門前，還見不到一點燈光，莫非這裏另有規條，全山人衆祭完神，便自安睡，連歲都沒人守麼，心正奇怪，忽聽陸萍催走，人已當先前駛，柳春飛馳了這一程，飛行甲馬，已能運用自如，一見陸萍足底加快，催令速行，因谷中黑暗靜寂，大出意外，敵人剛被五老用計逐走，同時又有一位姓沈的前輩異人，要尋番僧報仇，隨後追去，心疑山中也許有什不測之事發生，一面行法，腳底加急，尾隨在後，一面留神觀查，

野谷口外面，兩崖對列，一高一低，高的一面也祇二十來丈，相隔頗寬，看去毫不起眼，谷內地勢更廣，盡是冰雪佈滿的大小土堆，起伏錯落，越發散漫，前面昏沉沉似有一片濃霧，飛行迅速，走了一會，照大漠莊所聞入谷里程，已將到達，還看不到一點湖山影子，方疑霧氣太重，前面陸萍倏地止步高聲喚道，那位弟兄在此輪值，柳春初次進門，可將門戶稍爲移開，使他見識見識，省得由黑地裏要我拉着他走，語聲才住，便聽遠遠有人應聲答道，陸五哥回來了麼，怎去了這大時候，再不回來，十四妹又要去催請了，適才總碧傳令，說是要等兩位遠客到來，參與我們第七次開山盛典，加以辰是最好，特地改在辰初二刻，升座開山，命全山人衆各自隨意安歇一會，神已祭過，又無什事，大家誰也不肯去睡，自各尋樂守歲，我們在此該班，閒得無聊，找了兩位弟兄，在望樓上飲酒擲將軍令呢，陣門已由魯八哥去開放了，好在還早，你兩位到我們這裏來，飲兩杯熱酒，玩一會如何，陸萍笑答道，十一弟老是童心，將軍令有什意思，我在五老莊已吃了不少酒，人家真會享福，那花燈從古未有，簡直不似人力所能製作，熱鬧極了，看五老夫妻，和同坐諸長輩的意思，後日許要來呢，正說之間，柳春猛覺眼前放光，定睛一看，原來立處乃是一條狹長峽谷，歧路甚多，那光是左邊入口危崖上所縣大紅紗燈，等隨陸萍走進，便見大片湖蕩，湖右岸是座高山，山上下以及瀆湖左右，人家田舍，棋布星羅，尤奇是湖水並未結冰，依然清波浩蕩，一望汪洋，另外又是一圈山嶺蜿蜒，遠遠將湖環住，水旱田畝，果林菜圃，到處都是，因值深夜，雖看不出有多少里方圓，就着眼前這片湖和盆地，也比五老大漠莊大得多，覺着五老莊全景聚在一起，祇管

樓台亭館，金碧輝煌，泉石花木，匠心獨運，壯麗喬皇，無異仙居，看去總有一半似出人工所爲，除伏波岬中勝景，未得遊覽，又值隆冬嚴寒，冰封雪壓，好些地方俱被遮沒，不能現出以外，此時莊外祇是一片冰雪荒寒，了無佳趣，這裏雖也一樣雪積冰凝，但是四山環拱，一水中涵，曠宇天開，由原膾膾，開曠清麗，別具一種淡雅舒逸之致，全景不假一點人工雕琢，在在自然形勝，也沒有大漠莊銀花火樹，仙館明燈，紅霞麗霄，彩雲匝地，那等繁華瑰麗，但是山上下人家園林，以及環湖一帶，點着千萬盞一色紅紗燈，另外每隔一二數十步，便有一個寶塔形的鐵架，裏面燃着一種粗如人臂長約丈許的蔑製火纜，好似經油浸過，火力極強，山腰上，有一搭形似廟宇的大房舍，由門前起直達湖濱，更有列鐵火架，裏面燒着整個燔柴，連同那許多燈光火光，照得到處通明，因值年底大雪之後，所有樹木俱都積滿冰木雪，玉樹瓊林之中，掩映着萬盞紅燈，煞是好看，那先答話的地方，是一八卦形的亭子，設家在來路入口右側危崖頂上，亭甚高大，面面皆窗，上石錯落，十分險峻，左側全被山石林木擋住，祇有三五紅燈隱隱閃動，有一短衣少年，穿得甚是單簿，身法却極輕快，正由左側密林中，飛也似跑出，相隔那亭還有五六丈，祇一縱，便和投林飛鳥一般，穿窗而入，到了亭內，彷彿說了句，果然是有點冷，底下便有數人接口說笑起來，再看前面人家雖多，由山上到山下，僅看到一二十個成年人，稀落董隔上老遠一段，才發現一兩個，都是一色的反羊皮衣褲帽兜，手持鈎竿長大火鉗，有的身後拖有大柴筐，知是往各地鐵架中添續柴火的人，男女幼童却多，各穿着各色錦絨製的皮緊身，下有綁腿，腰繫皮帶，偶有幾個穿着大紅短皮

斗蓬的少女，此外不分男女，每人俱是一頂三元護耳銀鼠出風的各色緞裏皮帽，這些男女幼童，年紀不大，最長的看去也不過十三四歲，連四五歲的都有，通共約有五六百之多，却不聚在一起，多的一二十，少的五七個，各自結伴玩耍，有的放着花炮，有的點着極講究工細各種鳥獸蟲魚形相的各色妙燈，滿山上下，滑雪飛駛爲戲，年雖幼小，身法和脚底，均似得有高明傳授，甚是輕快穩定，有的聚在一起，借着燈光踢建爲戲，各使出許多花樣，一身解數，直和打拳一般，妙不可言，另有兩處女孩，各就山隈水涯，吹簫擷笛，音聲清妙，響動水雲，端的是五花八門，說之不盡，各有各的妙處，迥非尋常人家兒童所能比擬，因本山居人，情如一家，又彷彿把大片山水，合成了一個大花園，人家全是敞屋，隨着山水形勝，因勢利建，祇有房舍門窗戶壁，並無垣牆，又當除夕，家家紅燭高燒，人都聚在裏面，行樂守歲，天氣又冷，成年人祇沿途各處守望添火的一二十個，直形越了一個兒童獨有的樂土，由不得使人見了歎羨，觸動童時嬉遊情致，柳春方覺有趣，又聽崑上八卦亭中，有人喚道，當真陸五哥就不上來坐一會麼，陸萍回頭笑答道，我已兩三夜沒睡了，趁這點閒時候，先歇息一會，你們自擲將軍令吧，說罷，又催快走，柳春隨着飛馳，沿途遇見好幾處男女幼童，見了陸萍，各按輩分爲禮，兄長伯叔，紛紛笑語相喚，陸萍祇把頭一點，口答你們好好玩樂，天亮再見，話未說完，人已駛出老遠，晃眼趕到山脚那所形似廟堂的房舍，近看規模越發崇闕廣大，氣象莊嚴，陸萍却不上去，引了柳春，沿着山麓西行半里，吩咐收去甲馬，給級上升，剛往山坡上面瓊林之中穿入，便聽前面有人笑說道，陸老五怎沒信實，却教我們遠客久

等，同時又聽一人道，馬玄哥，你不是料李老前輩言如律令，向無更改，小徒多半初五以前不能回來麼，怎的陸五哥一去就把他帶回來了，柳春聽是師父周謙口音，不禁心花大開，也不願再聽雙方說笑應答，忙趕過去一看，對面迎來五人，師父果在其內，另外前在廷英小集臨別時拜見過的兩位師伯，一個紅臉矮胖子，看去面容光潤，目光如電，年紀似乎未老，却生着一部極長美髯，一個面貌清秀，前朝山人裝束的瘦長子，年紀彷彿更輕，周謙隨向同行四人引見道，這位是甘肅新來的大俠王獅叟老前輩，承他老人家不棄，與我們忘年論交，你也高攀稱他師伯吧，這位胖鬍子是我們的好友，和你王師伯同一外號，老少年馬玄子，其實他比我們大不多少，交好已有多年，也是新近才得高攀，定了稱謂，你也隨着叫他師伯，這兩位師伯，是你本門中尊長，前已見過，尚不知名，一是你二師伯鐵抓方相矩，一是你四師伯巨靈掌馬驪，你都上前拜見，柳春忙即一一跪拜，馬玄子笑道，周老二，你教徒弟做磕頭虫，有什麼意思，快些起來，我們去吃淳于二妹的春捲去吧，陸萍笑道，我已三夜未眠，這位女易牙又見我不得，沒的新年新歲，招他罵我矮鬼，他多醜是個女的，又沒法和他計較，這美味我無福消受，你們自請，可把柳春帶去，我往周老二書房打一個盹，不是好麼，周謙方笑說，你不去不熱鬧，好些弟美兄都在那裏，春捲之外，還有風臘鴨盹臘山鷄脯桂花糟鵝，風腌筍脯等，好酒菜，和綠雲香稻稀飯，甜的，有他自製的，百花蜜糕，玫瑰年糕，這都是你平日極愛吃的東西，大概還有專為你預備的，我們原定吃完年消夜，一直玩到山主升座，參與完了開山，盛典再想主意尋樂，率性到初一燒完夜香之後再睡，你不去如何能行，陸

萍笑道，你不用說這許多好吃的東西來饗我，一則這位女易牙我惹他不起，二則大漢莊廚司，並不在醜姑娘以下，味道各擅勝場，各有口味，不能因我吃得合口定高下，可是一應陳設器皿和顏色搭配，却比醜姑娘講究得多，我陪待五老已然吃够了數，那酒尤爲醇美，如非別時，郝五老俠給我一粒醒醉丸，將酒解去，幾乎醉倒那裏，好容易得點閒空，正好安睡，那能陪你們去引逗這位醜姑娘取笑呢，說什麼我也不去，你們自請吧，說時柳春瞥見路側一株大松樹後，輕悄悄掩來一個身量粗矮頭生肉角的紅衣醜女，似在偷聽衆人說話，陸萍背向松樹，毫未覺查，柳春年青，閱歷尙淺，先就以爲敵黨人多，頗有能者，一旦慘敗被人逐出境外，連年都不許過，料定決不甘服，心中充有成見，再見醜女突如其來，雖然長得蠢醜，身法步法，却極輕靈，自己如非恭敬師長，不敢與衆人並立，退立在師父身後，也不會發現那醜女好似一心避着前面周陸諸人，沒有留意到自己立處，恰在周陸二人的側後面，醜女掩藏之處，恰可窺見多半，因見形踪詭秘，不時咬牙切齒，戟指周陸二人嘴皮亂動，好似恨極，正在暗中咒罵，大有得而甘心之狀，暗忖這裏的人，都是志同道合，情逾骨肉，並且相遇閒談說笑，又無避人的話，何須在側窺伺偷聽，又那麼恨毒情形，此女長得如此醜怪，決非好人，弄巧還許是敵黨乘着事完，對方得勝人心安，除夕歡樂，想不到防備的空隙，突出不意，派來的奸細，都說不定，越看越疑，一面覷定醜女暗中戒備，一面湊向周陸二人身側，剛低聲說了句松下，猛想起這幾位師長，多半劍俠一流，豈有敵人，到了面前，尙無覺查之理，這裏住的，都是何等人物，便沿途所遇那多幼童，祇在十歲以上的，看那脚底和身法，

都不似個好惹，敵人多大胆子，敢於輕捋虎鬚，馬玄子正對松樹，斷無不見之理，聞說淳子師叔之妹淳于荻，生相醜怪，五師伯正在談說，多半就是此女無疑，心念一動，話到口邊，即止住，仍退到原立之處觀看，陸萍好似沒有聽見自己警告，仍往下說，醜女忽回頭朝自己瞪了一眼，馬玄子又嘴角帶笑，這一來，越知後料不差，覺着此舉冒失，方自內愧，猛聽得醜女怒喝，你這矮東西，聲到人到，燈光之下，祇見紅影一閃：人已飛撲到了陸萍身前，同時衆人啞笑聲中，陸萍也未循聲回顧，忽然拔地而起，宛如飛鳥沖空，竟向對面一株五六丈高的大樹梢上飛去，輕盈盈落在一個橫枝上面，人和粘在上面一樣，祇枝稍往下一沉，連上面綴着的冰雪，都未搖落，淳于荻怒罵，我姊姊叫我新年忌口，不好罵你，矮東西快滾下來，陸萍拍手笑道，你有本事上來，我早知道你藏在樹底下偷聽壁根了，今天不過話不留神，犯你忌諱，有什了不得，也值大年夜裏和你拚命，淳于荻怒道，你專一在背後挖苦我，比周老二還可惡，你欺我沒你身子矮小輕巧，擒不到你麼，你是佔了人家徒弟的光，早晚總有一天，被我冷不防擒住，叫你好受，我就不上去，我也不走，看你怎麼下來挺尸去，陸萍笑道，你這是忌口麼，我知你是鸞嘴姑娘，要捨不得請客，借題打輓，把好菜好點心，留給自己慢慢享受，丟得起這大人，你就守在這裏，我等上一會，到天快亮，你客請不成時，我自會走給你看，我到迎旭堂後找地方打盹去，你祇乾看着不能走進，也是無奈我何，衆人全被引得好笑，繼見淳于荻急得咬牙切齒將腳連頓，口口聲聲，不與陸萍干休，周謙方笑勸道，二妹看我面上，饒這矮子吧，淳于荻氣道，你也不是什麼好人，專和矮子通同作弊，變方設計，

我，周謙笑道，我知他說你醜，你還不怎恨，不合叫你寶號，更不合說人家厨司比你講究，犯了兩層忌諱，所以不肯干休，好，那你就和他鬧去，反正今夜沒我相干，主人既是虛邀，玄兒老友，王獅兄新來，怎好年夜裏沒點款待，且同到我原處吃點粗東西去吧，淳于荻聞言，越發急不得惱不得，方喝你祇敢把客人請走，周謙笑嘻嘻正要答話，馬玄子插口說道，不要鬧了，醜姑娘看我面子，與矮子和了罷，淳于荻氣忿忿道，說來說去，還是馬鬍子好些，雖也有惹人生氣的時候，從不像這兩位狠狠，奸刁刻薄，一吹一唱，欺人太甚，今晚偏請有遠來嘉客，我便看你情面饒他，祇是矮子背後刻薄我，此氣難消，他不是幾夜沒睡，想睡，又不愛吃我做的菜嗎，我就拿這個罰他，要睡，不許，不愛吃，非要他吃，一直陪我們到初一夜裏，大家都去睡了，才許走開，不然，我豁出丟人，與他拚了，休看迎旭堂住着嵩山少主，我一樣也會追進去，我橫了，誰都不怕，馬玄子道，說來說去，祇是要他吃你一頓麼，這好酒菜還怕沒人享受，這個包我身上，五弟下來，陸萍道，下來容易，話沒說好，等一下地，他那牛角撞我一下，却受不得，馬玄子道，二妹女中丈夫，一向說話，永無更改，娃子皮氣，休看氣大，誰完就完，淳于荻恨恨說道，還是馬大哥知我是直性子，誰似你兩個壞骨頭，專一要巧氣人，說了不算，你祇代我陪客，不許走開，我便饒你，話未說完，陸萍已如飛鳥下墮，笑嘻嘻立在地上說道，醜姑娘不要生氣，我實對你說，大漠莊我祇在四照軒席上略坐，喝了兩杯酒，什麼沒吃，因想和王獅兄長談，兼嘗你的美味，周老二約我同去，我知道見我有氣，怕當着人下不來，不許入座，明知你性急，久等客不見到，必要來邀，故意和老

二立談不走，拿話激你，你由紫瓊窈窕小徑上走出，看見有我在此，趕忙繞着松林，掩到樹下偷聽，我和周老二，連看帶猜，早已料到，這一帶玉樹瓊林，燈火通明，又穿一身紅，有多顯目，休說我們，尋常人也掩不住，你沒聽周老主故意背菜譜麼，都是存心，却把你逗得滿地亂迸，白叫老馬他們開胃，何苦，我要是你，偏不許我去吃，那才高呢，氣些什麼，淳于荻又好氣又好笑，罵道，好壞骨頭，任你說好說歹，我都不聽，反正今夜明天，我是不能放你，想反激我，由你舒服睡去，都辦不到，方明矩馬驕同聲笑道，你們再鬧，天都快亮了，還消什夜，少時令姊久等客人不到，又趕來說你幾句，何苦來呢，淳于荻同了衆人，邊走邊說道，我底這一個姊姊，從小相依爲命，當然得服他說，這也不是我什短處，我祇愁將來他不能常說我哩，他正和周魯淳于司徒諸位，高談雄辯，不會來的，周謙接口道，祇願說笑，我還有個小徒弟，上次延英集賓館辭別，你沒在場，還未和你引見呢，隨喚柳春過來，這是你十八師叔，有名的女易牙獨角龍女，快些上前拜見，淳于荻忙道，我不慣受人禮，天亮山堂，一總見禮罷，柳春一聽師父招呼，早搶向道旁迎頭下拜，淳于荻連忙閃躲，見人已下拜，又覺不應加此，直說請起，衆人見他慌張，不覺好笑，淳于荻罵道，周老二慣會使促狹，明知我不慣受人禮拜，偏賣弄他有徒弟，非叫行禮，好引大家笑我，周謙道，你自己要慌，引人好笑，小輩拜見正理，如何怪人，淳于荻道，我知你兩個壞極了，隨對柳春道，你跟你師父學本領，自該用功，千萬莫學他和五師伯，那樣油口滑舌，刻薄討厭，柳春聞言，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祇得把頭一低，閃立道旁，等候衆人過去，再行隨走，淳于對陸萍道

，你這徒弟到很規矩，莫把他教壞了，陸萍笑道，你既賞識，我想叫他廉拜你爲師，學好手藝，本山好多一好廚子，你看如何，淳于荻道，誰理你這貪嘴，陸周二人方要開口，忽聽前面坡上有一女子，口呼二妹，你怎這時才把王老大哥請來，又和陸五兄說笑罷，天都快亮了，淳于荻忙向衆人，打手式，不令開口，隨答道，矮子也祇剛來，大年夜裏，誰還耐煩理他哩，因爲等他同行，才多挨了這些時候，柳春看那徑行之處，乃是一片高大蕭疎的柳樹林，因值隆冬，樹葉早已凋零，冰雪堆積其上，變作萬千瓊枝玉幹，紛披下垂，再加數十百盞，極薄而透明的，紛紅紗燈，一路高低錯落懸將過去，照得冰花耀彩，玉朗珠耀，到處通明，越顯清麗，尤妙是柳林當中有一小溪，寬祇丈餘，發源之處，本在山上，水由高處隨着溪流，蜿蜒曲折，斜瀉下來，到了柳林附近，地勢忽展平衍，溪路也改斜爲直，因上流太高，祇管到了土處，其勢仍急，水和潮水一樣，也未凍結，祇水裏，夾着許多碎冰，清波滾滾，水聲湯湯，難以碎冰激撞，發出一片琤琮之聲清越娛耳，兩岸高柳瓊林，燈光照處，浪花如雪，泛彩流光，好看已極，柳花盡頭，一座紅欄小橋過去，半山腰裏有三四座石峯，參差兀列，第二座峰前，有一片四五畝大小平地，地勢比溪這面稽高，石峰下建着一精幢舍，甚是宏敞華麗，兩旁種着百十竿碗口粗細的竹子，右側長廊委迤如帶，一路都是本蘭花樹，與前面松林小徑相接，精舍前面，平台寬廣，雪已掃淨，稍前一邊是大片鞋畦，一邊是二十來株梅花，花開正盛，背倚崇山，面隨平潮，更有清湊映帶，花樹紛葩，這還是在冬令，如當仲春花時，價不知何等清麗美味，那說話的女子，正是淳于芳，穿着一身紅衣，走在隔溪積雪地裏，正

向衆人點手問答王樹明燈之下，紅橋雪地之中，點綴着這麼一個玉貌羞花瓊肌勝雪的人物，越覺山林生色，仙景無殊，不是廡間所有，柳春心中贊美，一面留神觀堅，暗付這一帶的燈，並不算多，燈光怎如此鮮明，還有本地冬雪嚴寒，滴水成冰，呵氣成凍，連大漠莊中小湖也都凍結，怎這裏潮水溪流，全都清波瑩活，湊中雖有一點碎冰，水勢這急，也好似別處衝來，不似原凍，天又不是不冷，似此奇事，生平未見，想着想着，已由橋上走過，見橋上懸燈較低，走近前去一看，原來裏面點的並非真蠟，與大漠莊花燈所點之物，大略相似，並且上下也設有機簧火引，這才省悟，知是淳于芳向大漠莊男女諸小俠學來的奇製，苦是時日太促，或是發火燃料，所取無多，不能偏設，祇設了有限的地方，所以先前所見均是尋常燈燭，還派有人照料，這裏獨無，途中不見添燭剪火值役的人，便由於此，那潮溪之水沒有結冰，却是不解，方自尋思，已隨衆人走過橋，衆中王獅叟，是位遠客，又是初次入山，主人禮遇甚優，淳于芳姊妹隔溪問答，前面台榭中人，也全數迎了出來，柳春見內中祇有兩位，在延英集賓館練武時見過兩面，並還不知姓名，周謙等衆人與王獅叟略爲叙談，正待命柳春，分別上前拜見，馬玄子道，周老二我們都非外人，不必叫你徒弟作磕頭虫了，淳于荻也笑道，他這是爲顯他有好徒弟呢，老馬你知什麼，淳于芳也搖手攔阻，不令拜見，一面肅客先行接口說道，這是什話，門人初見師執尊長，那有不拜之理，祇不必這急，雪地裏不乾淨，進屋拜見一樣，時已不早，幸是今年開山盛典，移後些時，不然，我們今年除夕消夜，這客要請不成呢，說時衆人已歷階而升，柳春隨後，見那台榭是一幢精舍，分着兩層，前面是個大

敞廳，內裏陳設，異常精緻華美，與沿途所見諸房舍情景不同，門外重簾低垂，四壁懸着錦幕，牆壁均是大理石砌成，看去十分堅厚，地上鋪着極細的猩紅凸花毛毯，半畝多大一間大廳，祇左偏地上，有一大圓銅盤，上面放着一個三尺方圓的火盆，盆中獸炭通紅，邊上放着一個暖酒用的水槽，和兩把銅壺陶罐，似備茶酒之用，別的更看不出有禦寒取暖的爐火等物，按理廳房太大，一盆火決不够用，可是剛一進門，便覺溫香襲人，寒氣全消，滿室如春，身上立生暖意，夜筵已早設好，圓桌甚大，在廳的左偏，才一進門，淳于芳便邀衆人依次入座，人均坐定，另指末坐笑向柳春道，柳賢姪，你果然質地心性俱是上等，不枉你師父這番心思，我昨日在大漠莊，傷愈醒轉，聽諸老誇你，我甚心喜，自今日起，方算是本門中人，從此奮勉，好自爲之，今日我原請玉獅老，你來恰好，你座中尊長，有幾位均未見過，見過的也不知道名姓，可朝上禮行禮，無須挨個禮拜了，起來便可陪坐，我們平日簡率，今晚又是除夕，不可拘束，我到後面去去就來，說罷自去，周謙便指未見諸人道，你大師伯忠孝仙人方端，往雲南去，沒有在此，比你長一輩的師伯叔，按結義和入門先後爲序，除十三師叔，因是本山主人，執意謙遜是按年齒外，餘俱不然，因人數太多，偶嫌稱謂不便，也有按照各人，本來行次稱謂的，我所說乃本門行次，這位是你三師伯火雷劍淳于震，這位是你六師伯魯瑾，七師伯魯瑜，奉命望亭值夜，不會在座，人稱太行雙俠，這是你八師伯小神龍許清壽，這是你十三師叔，本山小主人周澄，這一盟共是男女二十一位，下餘諸位師叔，除你大師伯有事雲龍山未歸，有的奉命他出，或正輪值，除十師伯與十一師叔外，日月堂開山盛典

，全可見面了你，同輩的人數更多，有一半在鏢局你已見過，現在先向上坐諸位師伯叔，行一總禮歸坐，明早山堂重行拜見吧，說時淳于芳也由後室走回，柳春忙即領命，退下幾步，口稱諸位師伯師叔在上，容弟子拜見，乞恕不恭之罪，隨時訓誨，說罷，恭恭敬敬拜了八拜，衆人均起立躬手，同聲勉勵幾句，然後歸坐，周謙命柳春末座陪侍，柳春知道座上俱是英俠之上，由不得心生敬仰，忻喜非常，方要挨次敬酒，鐵爪仙方明知笑道，我們除夕歡聚消夜，不比公宴，不喜俗禮，若是有事，你師父自會吩咐，你自歸座飲食吧，周謙也說無須拘束，柳春年少天真，見師父也如此說法，便即應了，這時淳于荻已然走走往廚下，席前另有兩個十三四歲的垂髫美鬢，侍立服役，一時杯觴競舉，言笑風生，柳春先在大漠莊飽飫珍味，心有成見，入席之後，見桌上共擺着八碟葷素冷盆，多是年下臘味，以爲決不能比大漠莊還要講究，舉箸一嘗，方覺味美異常，尤其酒好，樣數甚多，色香味三者均絕，忽聽遙呼絳霞，內一小鬢忙即趕去，陸萍笑問道，這裏地介僻遠，自從明亡以後，許多遺老故臣忠義之士，都往本省逃避隱居，加上原來就有的英俠異人，爲數也實不少，可是天山南北兩路，除了北天山穿雲頂狄家諸俠，多年在此不算，真要講究飲食的，祇大漠莊和我們塔平湖兩處，自你淳于師叔到此，我們益發享了口福，設備和樣數，雖還不如大漠莊多而講究，有的肴點菜酒，却比他們更要味美，並能別出心裁，獨擅盛場，新近你二位淳于師叔與他們一交往，彼此又添不少花樣，今晚年飯早已吃過，這是你二位淳于師叔每年必備的辭年消夜，因注重在各種點心，所以下酒冷盤祇得幾樣，沒有李家陳列得多，這遠是爲了款待王師伯遠來嘉客，

恐太簡率失禮，才添了幾樣熱茶點心，雖以春捲和稀飯爲主體，連甜帶鹹，樣數却有好幾種，那號稱女易牙的一位，外表彷彿醇厚，其實內秀聰明到了極點，心思靈巧非常，尤其飲食一層，不特樣樣味美，並且能把腐朽化爲神奇，無論水陸葷素肴點，一經他手製作，便令人百食不厭，算盤更打得好，總是恰到好處，一點不糟塌東西，因天快亮，還有關山盛典，所飲均是醇美而不致令人沈醉的酒，他有幾樣最拿手的點心，不是大漢莊所及，我適才特意留着肚皮，便爲的擾他這一頓，今晚點心，大約比往年樣數多些，但是按着各人喜食之物，分別製成，每樣祇一兩盤，他講究吃完再行添製，不喜剩下，或是回鍋，你初來也不知那一樣最好，少時隨我挑選好了，語聲才住，忽聽隔室淳于荻笑道，我和陸五哥相識，祇今晚才聽你說了良心話，隨說人已到了面前，後隨前去美鬢絳霞，雙手捧着一個紅木盤，內裏放着兩盤菜肴，一葷一素，素的名爲香筠脯聽衆人和王獅叟說起製法，是用笋脯切成紙一般的薄片，與腐衣相間疊成，先用雞鴨口蘑松菌合熬的清湯浸泡，再加文火烤製，切成寸許扁方塊，乘着未冷以前上桌，色作金黃，入口鮮芳，腴美非常，乃淳于荻，新近想出的美味，與素火腿差不多，但是製法不同，素中藏葷，重在收湯選材和那火候，始能色香味無不佳絕，衆人俱都誇，王獅叟更是贊不絕口，那葷的乃是乾蒸熊掌，切成分許厚的薄片，看去亮晶晶紅白相間，吃在口裏，又腴又道，越嚼越香，馬玄子笑對淳于荻道，你自來不服氣陸老五，吃了你還有褒貶，總說屈心的話，今日居然天良發現，也和我們一樣誇贊，氣總該消了吧，天已不早，這回總可請我們吃點新鮮美味了，淳于荻笑道，新鮮花樣沒有，新在大漢莊學了兩樣

，略爲加以變通，還不到日子吃哩。陸五哥以爲和往年一般，却猜錯了，整整相反，連甜帶鹹，共祇才得五樣，俱都早已備齊，親自看他上了籠架，由絳霞代我照看，我才來的，不然我怎能這快便來入席呢，說罷便命另一小鬟紫雲，往厨中去端熱菜，跟手把現成點心送來，紫雲領命去了，不多一會，和絳霞一同回轉，先把手提的香稻稀飯，放在火盆架上，一面送上兩樣葷菜，一是桂花糟鵝，一是乾炒冬笋，加山雞絲，另外四盤兩種鹹甜點心，鹹的是冬笋和猪肉口蘑爲餡的，夾湯薄皮小包子，甜的便是陸萍喜吃的百花蜜糕，這兩樣看似無奇，入口才知妙處，一是餡中帶汁，腴而不膩，鬆而不散，鮮美已極，可是除笋和肉外，又看不出有別的東西，甜的是香糯與粳米蜜糖和製而成千層百花糕，各種香花蜜菜之外，每層中間雜着不少猪油碎丁，妙在是比芝蔴粒大不多少，粒粒晶明，吃到口裏，祇覺甘芳腴美，雖糰不粘，雖肥不膩，絲毫覺不出那是生猪油丁，肴點既美，衆人本都健啖，又值夜深腹饑之際，一會風捲殘雲，全都吃光，內中小山主周靖，最爲溫文雅秀，每樣略嘗即止，陸萍笑道，十三弟真秀氣，還是因爲你也主人想讓客吃呢，周靖聽他語意雙關，言中有物，明是借話取笑，不禁臉上一紅，恐淳于芳聽了不快，忙一儉覷淳于芳，正和隣坐許壽說話，似未留意，心才稍定，惟恐陸萍素喜笑謔，說之不已，忙接口道，我是想吃荻姊製的春捲，特意少吃似五哥這等吃法，莫要好的來了吃不下呢，陸萍笑道，你祇管放心，就怕你們主人備辦得少，我沒有吃不下的，淳于荻笑罵道，你真醜癆，我准管你够，却不許剩下，你敢與我打賭麼，陸萍笑道，誰不知你新年裏，要請大漠莊衆姊妹吃春酒，東西備辦得多，我說的是現在

，並且你不許走開，和發令添做，淳于芳忽然轉面含笑接口道，五哥算了吧，就今晚現成着點也吃不完，打賭你非輸不可，淳于荻便埋怨道，矮子專一要巧欺人，好容易他自投羅網，脹他一個好的，姊姊提醒他作什，淳于芳道，你和陸五哥見面就鬥口，不知有什意思，大家清談，說點正經話多好，馬玄子笑着，方要開口，雲霞二鬟又去而復轉，先將一個二尺多大火鍋，放在桌的中間，一面將桌上着點盤撤下，另放上八碟四樣小菜，和四小盅醬醋之類，再向各人面前放上一碗一碟，那火鍋高僅三四寸，外圈是個垂直矮腳圓筒，當中生火之處，也是直筒，微微高起寸許，那大火鍋火筒，粗才二寸，可是內膛甚大，並有十來條火路，將外圈攔成十二隔，上來先是蓋着，微微聽見水沸，和一種清香之氣，同時擺上四大碟春捲，和兩盤鴿雞鴨肝作餡的酥盒，兩碟玫瑰油拷年糕，柳春以前所吃春捲，均是薄皮炸焦，除焦脆外了無什味，這春捲却是厚皮，外焦裏嫩，聽衆談說，才知上好肥雜清湯和麵，加上雞蛋攤製而成，用瘦豬肉絲雞絲筍絲炒成，包時，每捲外加肥茱萸黃三根，果是香美異常，吃到中間，鍋中漸沸，二鬟又端上四大盤生餛飩和生的小水餃子，隨手將蓋揭去，淳于芳對衆微笑說道，這是荻妹新出的主意，點心雖非精緻之物，湯味却好，各人自煮自吃，喜皮薄的下餛飩，喜皮厚的下餃子，這湯乃雞鴨火腿口味香菌筍乾等合熬提去浮油的清湯，如不合意，那旁還有綠雲香稻粥，悉隨尊便，馬玄子道，這主意果然是想得好好，第一是新鮮熱和，隨下隨吃，先不走失香味，什叫聽便，王老大哥，我們給他來個都吃好了，王獅叟一面檢餃子，一面稱贊不已，那餛飩餃子，共是兩種，一是雞肉菜，一是猪肉冬笋加蝦仁合斬而成，就

着上好清湯，現吃現下，各憑心喜，所用材料均非珍奇，却是鮮美絕倫，衆人邊吃邊贊，各吃了不少，有的還加上半碗香稻粥，柳春前昨兩日在大漠莊，吃了許多講究飲食，以爲人間美味已盡於此，想不到當晚這頓消夜點心，更是清腴香美，無與倫比，比起大漠莊的珍錯盈前，彷彿另具一種家常真味，飽食之餘，令人猶有後思，心想父親一生辛苦勞碌，別無嗜好，祇是愛吃一點家鄉風味，每次做來款待親友近鄰，人人誇好，近年有點蓄積，平日頗喜，做些合口菜吃，引爲樂事，似這兩家的美味，幾曾見過，自己蒙父母恩養成成人，不曾盡過孝道，以後何不乘着閑空，向淳于師叔討教，學做上幾樣好吃的看點，回家孝敬父母，不是好麼，心正尋思，見衆人已自離席，分坐在偏椅上，忙隨起立，淳于芳令在一立才坐下，笑問柳賢姪，吃好了麼，初一的飯，照例在中午開呢，你二師叔慣喜做些看點，現在老山主命他掌管全山食物，所有大小廚房，都歸他調度總管，因衆弟兄都愛尋他要飲食，吃的東西，隨時都備得有，以後你如出事出山回來，或是用功耽延，過了飯時，無須去尋當地廚司，可到這裏來問他要好了，淳于荻接口笑道，我也沒什好吃的，祇不會叫你餓肚子，我如不在家，你問這兩個丫頭要，也是一樣，柳春聞言正合心意，便向二女恭身道謝，說的小姪遵命，陸萍笑道，醜姑娘，你這又添了一個好主顧，這個我敢保，不論你給他多不是味的東西，他也決不敢說你半個不字，淳于荻道，矮子你過河拆橋，剛吃完就挖苦人，這就天亮，新年初一，我不理你，由你嚼去，周靖笑道。二妹你這就是聰明了，一任陸五哥嘴多會說，你祇作沒聽見，也就說不起勁了，陸萍笑道，十三弟你那等偏向，叫我說你什麼，周

靖道五哥，我們這一盟二十一人，都是骨肉情分，有什麼偏向呢，不過五哥這人，照你平日戲侮敵人，言行動作，端的和馬老大哥一樣，飛仙劍俠豪快無儔，使人見了，笑的肚子都痛，休說小弟，全山上下那一個不生欽佩，祇是近來喜歡和荻妹說笑，他往情忠厚，拙於語言，說不過時，又愛起急，固然不會真至好麼嫌隙，時日久了，難免彼此都有言語失當之說，何苦來呢，依小弟之見，弟陸萍是新年，即以此時為止，請五哥和荻妹，彼此都把戲言去，如何，這時周陸二人俱在酒後，陸萍是愛拿淳于荻取笑，口裏說慣，而對他又不過於天真，談話言無忌，頗有自取之道，周靖是苦戀着淳于荻，彼此情分雖是極厚，無如對方是個英傑，心高好勝，性情更是磊落清爽，祇管周靖情厚，心中並無運籌之思，平時又喜誇點小皮氣，近數月來，費了許多心力，得以至情感動芳心，再經幾個有力之人，從中撮合，才好容易才似有點默許，正在患得患失喜憂交集之際，二人相對情談，誠中形外，自不免被人看出了些，俱認為是天生佳偶，全起盼其早日成就這段良緣，其實陸萍和周靖交期最久，情分最深，比起別人，還要高興，心熱，祇是生性滑稽，專喜說笑，淳于荻又最愛撥撥他，於是兩下見必鬥口，成了習慣，先在席上，陸萍語意雙關，周靖已恐淳于荻多心生氣，幸而和鄰坐閑談，不會在意，岔了過去，這時見陸萍和淳于荻，又要鬥口，知道淳于荻高仇莊靜，不苟言笑，尤其不喜妹子與人說笑打鬧騷騷情景，爲了迎合心上人的意旨，加以愛屋及烏，此時心情，無形中也實偏向淳于荻些，本想勸阻，話未出口，祇向淳于荻說了兩句，陸萍便說自己偏向，如在平日，原是極平常話，無如此時正是愛河中緊要關頭，心中有病，淳于荻性傲而毒

，向不受入的話，惟恐陸萍這類暗帶嘲笑的話，再說個不已，不特把心上人招惱，甚或還要阻害室家之願，一時情急衝口而出，本是想藉勸說爲由，把題目引開，那知弄巧成拙，陸萍原是傲性，聞言大是不快，覺着周靖不應如此說法，身是長兄，不便計較，微笑了笑正要開口，馬玄子看出陸萍心中不悅，不等發話先接口笑道，當着淳于大妹，依我說起來，陸老五和二妹正是魯衛之政兩下全差不多，如非醜姑娘先喜和人說笑，也不會常時被人嘲弄，這叫作答由自取。不過我們多年朋友，羣居終日，古板板一本正經，有什意思，到底還是有兩個三花臉跳加官，有趣得多，十三弟到底年青，連人都認不准，真有深交至情的朋友，豈是一兩句錯話便生分了的，陸老五是你老大哥，不必說了，便是大妹二妹，雖然比你小兩三歲，且比你明白呢，如說應敵決策，不論文武，你都家學淵源，不在一般朋友以下，要論處世接物衡情度理，你便嫩了，這類說笑，根本是情分厚的朋友才有，誰也不會認真，更牽惹不到別人身上，你說那些都是多餘，馬玄子這一席話，大有深意，把陸周淳于四人，全都顧到，尤妙在是借話把淳于芳一激，使其不能爲了兩句戲言，生出別的技節，周靖適才話說完後，見陸萍笑得既不自然，再一偷覷淳于芳，也正微微含笑，情知二人心俱不快，方自後悔把話說錯，及聽馬玄子一說，淳于芳首轉笑容，陸萍雖未置可否，已不似先前快鬱情景，心中好生佩服，隨向陸萍道，五哥，小弟素來口不擇言，好在五哥比我年長，新年裏則當童言無忌吧，隨陸萍到被鬧了個不好意思，祇得答道，十三弟所說原也爲好，有什錯處，馬玄子笑道，十三弟你是越描越黑，天已將亮，不要再提此事了，淳于荻道，祇你是好人，我看你還不也

是個三花臉，淳于芳除先前微笑，始終不曾發言，陸萍也未再有什話說，大家一笑，就此岔過，淳于芳又命隨侍雙鬟，用雪水泡了兩壺好茶，並取果盒，和幾大盤木水出來，請衆飲用，互相談說，這笑宴宴，不多一會便自天亮，淳于芳隨命雙鬟將室中原點的一對大歲燭移去，將外層三面簾幔拉開，正面窗戶，也打開了幾扇，衆人憑窗外望，見朝陽猶未上升，湖上烟波浩蕩，一碧混茫，上面雲白天青。殘星三五，掩映東方，茫角葵葵欲墮未墮，環諸仙山，積雪如銀，上面浮湧着一層薄霧，宛如縞衣仙人，身上籠着一層輕細縠，分外顯得靜美，昨晚衆幻童已散了半，爆竹之聲四起，晨光杳靄中，微風不揚，凍雀無聲，祇管覺得乾冷，元日天色，却甚澄霽，窗側幾樹紅白梅花，正在凌寒吐艷，自傲清標，不時送來一陣陣的幽香，屋中溫暖異常，重簾低垂，門窗不啓，衆人在裏面飲食歡聚了一夜，人數又多，俱覺有些悶熱，這一開窗戶，立覺清新之氣挾着梅花香氣，沁人心脾，加以外面玉山瓊樹，雪色湖光，曠宇天開，清景如畫，意發令人心情神王，爽快非常，俱都贊妙不置，馬玄子笑道，我記得當初這地方，祇是半山坡上有幾塊兀立的石笋和些雜亂樹木而已，自從老山主看出大妹不願意住後砦，山中又無適當的女賓館，吩咐自行擇地興建，被大妹選中這片地方，比時衆人都說前山面湖一帶儘多住處，何必要選這等草樹叢雜的荒蕪之地，說知大妹胸中早有邱壑，經他關土開基，芟夷草萊，增設台館，添蒔花木，親自監修，不過三四月的光景，便給本山添出一處勝境，記得去年我來觀看，除把溪流引長，添了一座朱闌小橋外，所有花木竹石，細一辨認，仍都當年故物，祇經他一佈置墊減，把些亂石雜草惡樹去掉了些，便大變一付形相

· 比起昔年荒率蕪雜情景，真有天淵之別，後有兩次又來此地，因是直赴山堂，便轉後山，不曾留意，照今晨所見，這片地方，華麗清幽，兼而有之，比起去年又妙得，真可謂是靈心慧思，點鐵成金的手段了，周靖笑道，馬大哥真說得對，大妹不特聰明到了極處，人也沈靜穩練非常，休看他騎着那匹千里雪愛馬，獨個兒奔馳大漠，飛行絕跡，一身清叱，殺人如同剪草，平日無事，却又文靜溫和極了，話未說完，衆人周靖索日儒雅從容，這時說陸淳于芳的好處，立即眉飛色舞，得意忘形之狀，與往日情景大不相同，俱由不得暗中好笑，周靖毫未覺出衆人笑他情痴，仍待往下述說，淳于芳嘆道，適才酒又吃多了吧，我起初找這地方，不過看見這幾樹好梅花和玉蘭花樹，荒蕪在此，無人理睬，覺着委曲了他，正趕山主命我擇地與修，隨便蓋了兩間房子，本是一處好景致，因他稍偏，無人留意，我適逢其會，有什相干，馬大哥素喜對我過譽，你怎隨聲附和起來，也不怕人齒冷呢，周靖正要還言，不是過譽，淳于芳笑道，驢子我姊姊不喜你說他好歹，你不要多嘴，少時惹生了氣，底下話未說完，淳于芳慍道，荻妹總是風風顛顛，是什道理，周聞靖言忽然省悟，當着人不應顯得如此親切，再看衆人俱都面帶笑容，祇陸萍好似全未理會，自和柳春指點煙臺，述說本地風光，心方一動，忽順湖邊，飛也似駛來一個少年，衆人定睛一看，正是在望亭上輪值的天外飛鴻魯瑜，看他跑得這急，料知有事，淳于荻因乃姊被已觸怒，正好借此下台，首喊了聲魯七哥，這等急跑作什，隨說連正門也未啓，逕由窗中身飛而出，過了小橋，趕迎上去，淳于芳道，諸位兄長你看舍妹是不是傻子，這裏離七驢來路還有老遠，說話怎能聽見，並且魯七哥明知諸兄在我這

裏，他的脚程又珠，不去也會尋來，魯七哥又嫌他風顛，不大愛和他說話，何必多此一舉，馬玄子笑道，這位二妹才不駸呢，王獅叟接口笑道，我在西北諸省跑了這幾十年，能人也見過不少，似這裏的諸位仁弟仁妹，連同這裏的景緻，實是平生初見，端的人固難得，境更少有，即以淳于二妹而言，我初見他時，還在想同父母，姊妹，怎的大妹一人，靈秀獨鐘，二妹相差如此之遠，嗣聽玄子說他內秀，我還不深信，及至細一考查，他的言行動作，才果然靈巧多智，並還十分仁厚，他那外表行逕，一半是天真，一半竟是故意，實則心細如髮，機智非常，真和這裏美景一樣，不是尋常皮相所能看出的了，馬玄子笑道，真個境物足以移人情性，這獅子頭平日那麼滑稽玩世，滿嘴村野，不說正經話的怪物，怎一到大妹這裏，不特改了皮氣，連談吐都變文雅了，王獅叟哈哈一笑，未及回答，魯瑜同了淳于荻，已一前一後過橋走來，到了平台前面，見衆憑窗外望，正要招呼，周淳忙道，天剛亮，今日好似格外乾冷，七哥穿得如此單薄，快請進屋吃點熱東西再說吧，說時魯瑜已當先掀簾而入，周靖淳于芳二人，一個讓坐端過熱茶，一個便命紫雲去端蓮心八寶湯來，敬客暖寒，衆人又幾乎忍不住要笑，陸萍仍繃着一張臉，淳于芳看在眼裏，便留了心，魯瑜初來不知究竟，將周靖茶盃接過飲了兩口，笑道這茶真好，你們真會享受，偏生昨晚該我值班，沒擾成淳于妹的盛設，過日復要補與我呢，淳于芳道，那個自然，好在正月裏東西多，什時皆可奉請，周謙笑道，七哥跑得那急，必是出了急事，怎到了這裏，反到從容起來，祇說閑話，魯瑜笑道，事情是有，並不急在這一會，我是急於和王老大哥見面，又想在開山堂以前，和大家多談片刻，才一交班

立即趕來，所以跑急了些，方明矩道我原說呢，敵人慘敗剛走，怎才一二日功夫，便生急事，那也太不自量了，魯瑜道，二哥你猜錯了，我天亮前，遇到本山石老前輩，獨個兒由山外回來，和我說起昨日出山原由經歷，這不久就要發現的事，還正是這夥被逐出境的狗賊呢，衆人聞言俱覺奇怪，王獅叟首把雙目一翻笑道，好這一羣不要臉的狗賊，難道還敢捲土重來不成，魯瑜道，誰說不是，不過這事情，是擠出來的，他們也是迫於無奈，並且不是全體，共總祇爲首幾個狗賊，加上一些還未到場的黨羽，日期也還尙早呢，馬玄插口道，驅逐他們上路時，我曾在場，內中有昔年相識的人，他因做了鐵衛士，這次又丟大人，見我甚是漸愧，先裝不認得，我知此人心性尙好，投身異類，已出無奈，特意想法，把他調開，勸其早日抽身勇退，據他對我說，敵黨中分好幾派，這次，幾於傾巢而出，他們平日，自高自大，又不爲人，能手俱已慘敗，一則，知道五老，和我們的利害，不敢再來賞試，最關緊要是他們平日，互相忌該傾害，彼此防範，慮患憂危，好容易，得此良機，被人點破，言歸於好，從此永無猜嫌，把丟大人，認着因禍得福，此去決照五老所說，互相勾串報功，斷無再將虎鬚之理，怎會變得這快，魯瑜道，四哥祇知其一，你忘了後山沈老前輩昨日趕去，要報當年之仇麼，這事情便由他老人家引起，沈老前輩父子走時，照他所說，原是尾隨番僧到了適當地地方，再行叫明下手，這樣作法，本可無事，那知剛尾隨番僧，過了哈密，忽然遇到一個，多年未見的老友之子，邢文玉，仍江西有名人物，互談別後情況，沈老前輩是直腹人，因和他父親是深交，雖未說出這裏住處，却把向番僧尋仇之事，說了出來，那知邢文玉和乃父左崑崙邢佐

、五年前便被敵人網罷了去，也是三寶密敕中重要人物，因事太隱秘，老邢父子，城府甚深，並無別人知曉，老邢原也自命義俠之士，上來的確不肯上套，連躲避推却好幾次，對方好些勢迫利誘，均不爲動，無奈子孫不爭氣，邢文玉是他原配所生，還能受他的家傳本領，又拜在控峒派門下，劍術雖非上乘，此起老的也差不多，另有兩字，乃他中年所納愛妾所生，威小嬌慣，聽了枕邊之言，令其改習儒業，書未讀成，平日耳濡目染，又學了些武藝皮毛，祇管文武皆非，却仗着父兄威名與乃母縱容護庇，在外倚勢凌人，再加上邢文玉所生獨子，小花神邢超，叔叔三人無惡不作，結局因爲逼奸殺人，被官府用計誘擒收禁，以邢氏父子之力，本不難將人救走，一則捨不得當地大片家業，二則那奉命收服他父子的說客，正以他不受聘回京無法交差，隱各匿跡，在當地守何時機，官府得他指點，犯人擒到立覓妥地隱藏起來，剛事發時，邢氏父子那麼精明強幹人物，竟會找不出他兒孫的下落，老頭子祇管疼兒孫的心切，但他平日號稱方正，安善良民，他子孫奸淫殺人犯法是真，尸親苦主並還是相識的本城紳耆，照理遇上這類事，便官府無力擒拿，自己也應整頓家規，將犯人處死，以謝閻里，才是英俠之士所爲，如何反去却牢反獄，那官府平日有清廉慈惠之名，錢打不動，又不能加以不利，這事情自是教他作難到了萬分，本心難捨，那現已扶正主持家事的愛妾，更是終日哭泣，非要救人不可，小邢自然也疼兒子，父子二人正在那無計可施，官府忽然親來拜訪，在他初意，以爲官府又是穩中之計，自己治家不嚴，本身還要受累，再受愛妾哭鬧絮聒，連急帶氣，已然有點差惱情急，準備反臉，看事行事，說好便罷，官府如再逼

道，或是子孫三人全數都得砍頭，無一能活，便豁出一世英名，就勢將來人擒住，拷問出犯人下落，救將出來，全家逃往別處隱藏，不再見人了，沒想到來人非常客氣，見面便屏退從人，說我不知老俠是欽命延攬的英俠，而令郎賢孫年幼性暴，委實也有差池之處，爲了居官責成，事關人命，不得不爾，昨晚某御前侍衛來說原委，並取便宣行事的金牌御劄爲證，說老俠已蒙天眷，來時奉有密旨，在受聘以前，無論本身和府上親族人等，任犯何等重大國法，均當赦免，本官對令郎令孫，原極喜他英俊多才，無如迫於國家法令，愛莫能助，既然交代得過，何樂於殺此三個少年英雄，不過此是朝廷密旨，情節重大，未敢公然縱容，爲此想下移花接木之計，假作恐有差池，一面親身道府將賢父子穩住，一面假作將犯人解往省裏正法，好在地方上人均信服我，賢父子又未曾命人託情打點，萬想不到其中有詐，並且這麼一來，苦主方面，還覺得我爲他伸冤主持公道，事發自官，府上自不能怨他追緊，不肯罷休，免結仇怨，留下後患，自然願意已極，啊是老俠的名聲也須顧住，我明日，便把苦主尋來，告以我先前爲了老俠父子威名太大，恐激鉅變，使當地官民交受其害，國法又不能不伸，並且認定此三人是地方上的大害，立意除去，擒到犯人以後，立即援用前二年所奉處置要犯得以便宣行事密旨，辦一緊急公文，申詳上憲，並將人犯連夜隱秘解省，按照密旨上條款，先正國法，再行奏報，原意本爲人民除害，並非附會密旨條文，希圖厚賞，因恐犯人家中有什舉動，所以等到起解以後，親往這裏，先以禮貌將人穩住，並探口氣如何，以便早有打算，那知把人料錯，老俠不但加袒護求情，反說犯人咎有應得，就是官府不辦，家法也必處死，早

知如此，何苦費上這大的事，苦主方面，當然無話可說，事情自可消弭，祇是衙中耳目衆多，惟恐洩露，起解的人實難物色，主意打好，正爲難間，幸得某侍衛自告奮勇，說他和老俠少俠是好朋友，此事別人誰也不定可靠，祇他勝任，對外可以推說上憲密派提人的委員，再者令郎賢孫，暫時不能出頭，也須有個地方安置，想來想去，祇有變了本名，帶往北京，給他三人各謀幹下一個文武功名，使在北方任職，既免你我彼此不便，並使其經此一番風浪，生出戒心，去了少年暴性，卽日回頭，豈非三全其美，以我一個區區微官，本不應使其紆尊降貴，一則是他自己發動對朋友的熱腸高義，二則查照本案真情，令郎賢孫雖然不合殺傷人命，但也由於先受對方欺負，義憤而發，死者實有自取之道，那女的因是毒口咒罵，糾纏撒撥，令孫一時激怒，連帶失手，外傳奸殺謠言，完全不符，到案問供時，三人均是漢子，好言一勸，全數供出。

第八回

一欲望中與此地有崇山峻嶺沃野森林夏屋良田琪花瑤草
幾人存正朔其中多孝子忠臣遺民志士英雄豪傑奇俠飛仙

尤難得是三人均極孝友，一面互相爭罪求死，一面說他家祖父兄長，家法至嚴，得知此事，必要氣死，再三哀求，異口同聲，本人身犯國法，萬死不辭，祇求罪歸一人，千萬不可使父兄祖父知道，孝義友于，端的可敬可愛，並非此時有心賣好，便某侍衛不來傳宣御劄，本官也必曲意保全，都救自辦不到，至少賢孫郎，總可保得無事，因為律法森嚴，不能全保，怎麼設法，也須毀掉一兩個少年英雄，心正難安，誰知吉人天相，老俠英名，簡在帝心，救星竟從天降，足見賢父子平日俠義好善，德行深厚，使萬難解免之事，居然轉禍為福，可喜可賀，本官此來，因為遮掩苦主耳目，一半也是專誠道喜，好使府上寬心，現在令郎賢孫已然出境，在隣縣一個大廟裏暫住，祇等父母家人一別，即日上京，不能久留了，老邢聞言又是驚喜，又是慚愧，面致感謝之外，免不了說上幾句，自己治家不嚴，子孫該死，雖然老父母，與好友的恩德成全，自己也決難加以容恕，正在裝腔作態，那屏風後面，手持兵刃準備和官拚命的母老虎，舐犢情深，惟恐說大話將官激變，早忍不住奔將出來，先朝老邢罵了幾句，隨向那官跪拜謝恩，並說某侍衛的盛情，感謝萬分，請即轉告，他是我二子、孫大恩人，現又託他攜帶照應，我夫妻無以為報，此後他無論什事上天入地，我邢氏全家老幼，決無推辭等語，老邢鬧了個啞口無言，那官也笑別回衙，自向苦主去說鬼話，老邢夫妻父子三人自然趕去，與那三個寶貝送行，那作說客的侍衛心已拿穩，見了老邢不再提加入密勅

名單之事，以示此舉全由友誼，老邢自是狡猾，不肯湊上前去，兩下互鬥心眼，總算那母老虎去時，吃老邢勸住，祇管向人謝恩感激，僅露了點口風，仍是包他身上，使邢氏父子入網，沒有明說，不久這三塊廢料，在北京又生出許多故事，俱是那說客相助，得保平安，連出大力提攜維護，却不令告知老邢父子，湊巧母老虎不放心愛子在京，令小邢前往暗中查看，小邢也爲所生狗子懸念，便在暗中趕去，到京一看，三人已各有官做，祇是連番惹事，末了一次，簡直不能再在京城逗留，新營謀了外任，已將起身，並還保了軍功，這一來，又受了人家許多恩惠，小邢首先感動，自向說客投到，連老邢的名字也一齊代上了名單，回家一說，老邢覺着，就是對方故意施惠，也實可感，由此失節，這兩父子，對於私人恩怨最是分明，性又愛財，連受對方恩惠懷柔，財禮優厚，偏是終年無事相煩，想不出個報恩之策，心常耿耿，事有湊巧，小邢爲應一好友之聘，有事迪化，歸途聞得敵人爪牙全數出動來此辦案的消息，已然動念，到了哈密，也沒打聽出所以然來，後探出敵黨已然功成歸去，心想事情已了，這般人既然全數出動，那救兄弟和愛子的恩人，想必在其內，本心是想和前五年引他父子入網的說客，鐵衛士中有名人物，副領班鐵羽扇何開，相見叙闊，不料會與一別十多年，的沈老前輩父子，不期而遇，一聽說起尋找番僧報仇之事，他知沈老前輩父子不好對付，表面未動聲色，談了一陣辭別，一上路便乘沈老前輩暫時不肯下手之便，追上那夥賊黨，把話一說，番僧以前好些年年的匿跡銷聲，爲的便是邢老前輩，何況又加上一位劍俠兒子，得信自是胆寒，情知敵是敵不過，踪跡已露，躲是躲不了，因爲邢老前輩父子，是由哈密追下去的

· 雖與大漠莊隱居的川東五老，不是同派，但都是正派中劍俠，平日不免通着聲氣，又在一地隱居，雙方的事，斷無不知之理，也許便在大漠莊與五老同隱，都說不定，番僧乃鐵衛士的正頭，和鐵羽扇何開，原是患難深交，無話不可以說，當下三人背地密議，依了番僧，直想要無賴，去向五老質問，既然彼此言明，平息這一局事，從此兩不相擾，理應各守信約，才是道理，爲何人未出境，便有人尾隨下來，欲加暗算，就說不是一起，以五老的身份名望，說出話來，便該做到，把兩頭的事一齊攆起，也不應縱任外人，在他出頭了事之後，在這條天山路上，隨意尋仇，使其話不應點，沈氏父子此舉，跡近五老有意行詐欺人，先是軟硬兼施，等一行甘拜下風依言行事，發出奏報以後，暗中再遣能人，出來尋仇爲難，冤有頭，債有主，沈氏父子如在彼此未和息前，出來報仇，自然各還本領，見個高下存亡，照着江湖上過節，五老既已出頭，把一場天大的事硬壓下去，自己這面又是俯首聽命，毫未違抗，這天山路上，休說一行遇什暗算，便有人出來說句錯話，也算丟人，爲此要問五老作何處置，小邢自比番僧機智，覺着這等做法，太已卑鄙無恥，又料定沈老尋仇多年，祇要知道仇人踪跡，刻不容緩，照着晤見時所說，且容凶禿多活些日，不到地頭，先不下手等口氣，定在五老與番僧等，定約之後，方始知悉，此舉不特不是五老意思，連這遲不下手，都爲礙着五老曾有前約之故，便勸番僧，不可如此，也無須如此示弱氣餒，多年威名得之不易，團然對這等大名鼎鼎的前輩劍俠服輸，勢所必至，無人笑話，無如雙方仇怨已深，任怎低頭，對方也消不了恨，反正要拚一個死活，事未臨頭，焉知無救，何苦先就栽上一頭，自己與何開深交，

既然遇上，決不袖手，隨出主意，說反正仇人此時不會下手，與其躲他，轉不如放光棍些，尋上去與他相見，公然叫陣，直說前些年中隱修，偶聞人言，雙方到處尋仇未見，因此二次出山，了這昔年公案，到京以後，正欲尋他下落，便奉皇命出差，不暇兼顧，想不到會在此相遇，本應當時分個高下，一則朝命未覆，內裏並關係着有極大人情，並保全三個逃人，必須回京交差以後，才能赴約，再者自己雖不是他父子對手，但朋友中能手頗多，料你沈氏父子未必便佔上風，是好的彼此約好地點時日，各自約出人來，一同了斷此事，那地點並還約在天山附近，免你疑我設在中原，有什假借，否則我此時法寶飛劍已失，明知敵你不過，你要報仇，殺剛任便，決不還手，沈老天性好勝，又礙着五老和嵩山逃人，定必點頭答應，等把時地約好，各自上路，一面趁着三寶密勅在手，將他交我，把上面一些會劍術法力的能手，全請出場，斷無不勝之理，好在飛行甚速，不等你們到京，便可交還了，我和家父，均與此老相識多年，到時雖不一定公然出場，必在暗中相助，你有這現成點將牌，再加十個沈氏父子，也不在心上，怕他何來，對方祇川東五老和北天山狄氏全家，如若同來，稍微可慮，但是五老歸隱多年，不輕出手，又會和你們訂約，我知沈氏父子，和他們並無交往，更非同派，至多是新近在此相識，十有八九，不會管這閒事，他父子又知你們宮廷當差的人，一向自傲勢孤，外面祇多強仇大敵，無什朋友，約不出多少高明人物，就有，也祇是西藏的同門師兄弟，不看在眼裏，決沒想到密勅妙用，北天山狄氏一家，也與他父子無什深交，此老剛愎好勝，向不肯約人相助，定是父子兵到場無疑，密勅中那些有名人物，平日均以受恩無

報，感愧非常，又有幾位列名較早的，吃這些自命清高之輩，常時背後辱罵，氣憤在心，不特一傳必到，並還絕不容他父子活命，以免後患，狄梁公一家不來是便宜，便是能來，也必難討公道呢，番僧聞言自是喜出望外，當將三寶密勅交與小邢，逕去依言行事，當邢老前輩父子下山時節，雁山六位老俠和老山主原會商計，知道此老性剛，沈小俠又是孝順無違，攔勸無效，但是番僧與宮門三凶，連同手下黨羽，也頗有能者，到底人多勢衆况又加上三寶密勅在手，隨處可約能手相助爲了五老曾經平息我們的事，至少非到甘肅不偃下手，本不必此時起身尾隨，偏是堅執，連年都不肯過，此去途中必被覺查，這夥狗賊詭計多端，不是合力暗算，便是覺着不能取勝，暗用密勅調人，能手一到立即下手，就許被人暗算，還吃他笑話，五老言不應典，至少也是天山路上不能作主，雖然沈老前輩父子，飛劍神奇，單憑真本領，不容易敗，勝算要佔多半，到底他老人家將近百年的威名，終以小心爲是，石老前輩立即跟踪追去，這位老人家自是足智多謀，飛行神速，又長隱形之法，先不追沈老前輩，上來便隨定了這夥狗黨，不料行至中途，遇見上年來過那位善吹鐵洞簫的，草衣道長，原是往大漠莊去會五老的，和石老前輩多年至好，談起此事，便約了同去，事完同來我們這裏小聚數日，等五老來赴春宴，再與雁山六老同往大漠莊去盤桓，剛追上狗黨走了一程，便見小邢匆匆趕來，與番僧何開背人秘議，依了石老前輩，本想和小邢過不去，中途截住痛罵一頓，將寶勅奪過，使他失計，無顏見人，草衣道長却說寶勅名單這些人，少一半固是迫於無奈，情有可原，一半也是本來無恥，更有好些喪心病狂之人在內，休看對頭極少用着他們，一經用上，

全恨不得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以報他狗主人恩遇，並顯他的本領，將來對頭大舉殘害忠良義士，必有這夥狗黨在內，留着他們，固是遺民志士的後患，不除去幾個，他們夜郎自大已慣，也不知道利害，羞恥，可是平時要除他們甚難，一則沒有題目，二則人多不在一處，除一兩人無濟於事，反而打草驚蛇，容易生出別的技巧，難得最好機會，把許多惡狗聚在一起，他們以爲沈氏父子尚在夢中，到時自來入網，却不料機密已洩，我們也約齊能手，乘機給他來個斬盡殺絕，這不比此時破他詭計強麼，二老議定之後，草衣道長忽又變計，想趕在番僧前面，與沈老父子見上一面，仍去先訪五老，新年同來赴宴，石老前輩知沈老前輩定應番僧之約，便先趕了回來，才進山口，正與我相遇，因開山盛典已然移後兩個多時辰，後山諸老，每晚此時均在入定，便吃我迎進亭以內，談起此事經過，據說，小邢口雖說着大話，對於天山老少諸俠不無顧忌，他父和天山東半山環住的那位老怪物，原是最至交，特意把地方設在附近冷魂峪中，大約除想激動老怪物對付狄氏諸俠外，並還含有兩層用意，一是穿雲頂東的史家父子，與狄氏諸俠一向貌合神離，暗中較勁，想就勢拉來相助，一是冷魂峪爲北天山最冷之所，終古奇寒酷冷，比穿雲頂還冷得多，有名的寒冰地獄，老邢多少年前，爲和朋友往北海取鮫珠碧珊瑚等珍物，煉就一種禦寒丹藥，常人服上一粒，多冷地方，也能赤身行動，不服藥的人，那怕多好功力，走入峪中，遇到子午寒潮也禁不住，要是內功再差一點的人，休說子午寒潮無心撞上，祇一入內十丈，便有性命之憂，固然沈老父子，不致便爲酷寒所傷，畢竟要加一層留意，並且約會是在半年以後，雖料對方不會尋人相助。終恐認識的人太

多。由寶勒上所約人的口中，展轉洩出機密，如用此地做約會，一則佔了一層地利，二則老怪物的家，正是冷魂嶺的陽面，兩地目通，實有不少便宜可佔，接說這斷主意，委實想得周到陰毒，現雖被石老前輩識破，可是我們和老怪物鬥人打賭的事，不能等滿所約限期，半年之內，便非去下手不可了，當初老怪物，祇當我們，和他兩個孽徒說：不論何人，一年以內前往，祇能熬得那四十九日的酷冷，和突然撞上的子午寒潮，再能自入冰窟寒潭，便任憑取走，決無阻攔，並未限定，祇許我們幾人前往，小邢那麼奸詐，一到老怪物那裏，得知這好彩頭，他有現成辟寒靈藥，焉有放過之理，所以來此，和諸位兄弟賢妹說一聲，過了新年便快作準備吧，淳于芳道，當初二哥五哥十三哥，和老怪物的孽徒打賭，我便不以為然，已然定約，便應即早設法前去，既免夜長夢多，又免對方輕視，那煉作辟寒之用的少陽真氣，恰又有人傳授，寶物不說，那五行砂和一玉瓶青靈乳，異日關係何等重大，偏也當着兒戲，以為時限還早，反正別人去不了，也不知來歷底細，日常祇管說笑遊宴，放着正事不去加功，就此挖延下來，當初一得真傳，便自努力勤習，何消半年，過了新春便可起身，有多好呢，陸萍微笑未答周靖道，不是我們不肯用功，實在這兩三個月內，事情真多，那少陽神功，煉時又非容易，不能得到第一種速成煉法便祇能循序漸進，預計最快一百二十八日，照現在算，也不過晚了一個多月，至多春三月便可前往，離這斷所約還快一半，如何能算晚呢，淳于芳道，你真算有心計，也不想那半年乃番僧和人交手之期，這斷既與主人相識，多年未見，又想利用人家，豈有不早去之理，如被人捷足先登，看你們三位仁兄仁弟，何以自解，陸萍笑道

，太妹不必着急，我日內便去如何，淳于芳方要答話，忽想起陸萍昨晚神情有異，忙笑答道，五哥是有心人，比二哥十三哥不同，想已煉好真氣。去固可去，但當初原約之人，今祇五哥一人前往，豈不叫那兩個孽徒譏笑，當然還是等二哥十三哥煉成同去，才沒褒貶，柳春在側，聞言暗忖大漠莊所得壁間圖解內有一節，正是少陽神功，煉成之後，寒暑不侵，並還有許多益處，聽李六伯和李家兩弟兄以及四明所說，過了新年，趕緊煉好圖解，到時還有天山之行，也許指的就是這事，如若雙方都爲的是這件事，要單是對人，好在雙方交情甚深，決不致生什技節，偏生諸位師伯叔說的是往天山一個奇寒之地，採取雪窖中的寶物靈藥，既是東四，當然祇得一份，五老暗傳圖解，原欲令已效勞，李六伯和陸五師伯別時，曾請轉告老山主，爲自己在後山另闢靜室，獨自用功，聽他前後口氣，分明意在慎秘，不令人知，要是兩不相謀，各行其是，一面是前輩仙俠，並曾受過人家期重傳授，早有成約，於理不應背信食言，於勢也所不敢，一面是授業恩師和諸師伯叔，斷無幫助外人爭奪之理，自己到時夾在當中，豈不爲難，師父和五師伯如若盤問，也可據實稟說，如由自己提頭報知，受人之託，無故宣揚，未免不合，師父和五師伯，偏是隻字不問，如留待將來再說，那時，事已發動，師父豈不見怪，到底是早說好晚說好呢，正在尋思打不起好主意，馬玄子忽然笑道，你這小娃祇想心事作什，柳春還未及答，淳于芳接口笑道，柳賢姪，你雖比我們晚一輩，但這裏全山老幼上下，情如家人骨肉，除在山堂辦什正事，或是奉令出外，那是言出法隨，規矩尊卑之分，均甚嚴肅，平日相處，無什拘束，你有什事，祇管說出，不必存在心中爲難的，柳春一

想，身在師門，無論如何，不應遇事隱秘，雙方情如一家，斷無爲此寶物，互相生心爭奪不通商量之理，李二伯又祇示意，並未明說不許告知師長，但盼是另一件事，免得到時爲難，如是一事，就將來對方見怪，也有話說，仍以明言爲是，念頭一轉，立即起身，方答弟子日前奉五師伯之命，往大漠莊謁見五老太公，蒙其優遇。留住二日，中間經過，本欲向恩師各位師伯稟明，因值除夕清宴，諸位師長言笑方歡，未敢妄自插口，故此躊躇，並非有什心事，話未說完，陸萍接口道，你大漠莊的經過我已得知，少時自會代你詳告諸師伯叔，還有這裏，祇管全山老幼情如父子兄弟，但因人多，本領不一，各自稟賦福緣門經傳授，均不一樣，尤其你們這一輩，不特各用各功，不許私相授受，此間往來高人甚多，後輩門人時有遇合，便自己偶然得到高明傳授，也儔可以秘而不宣，祇管自加勤習，當師長的固不會不知道就是不知，祇不在二十九條山規之內，決不見怪，天已不早，有一位老前輩到來，便是開山盛典，無暇長談的你不消說了，周謙淳于芳也同聲笑說聽五師伯之言，你已蒙五老垂青，此行不虛，必有所得，那是你個人緣法，過了新年各自用功勤習好了，柳春聞言心雖一定，仍覺所懷尙不止此，方要再說天山之約，陸萍忽把面色微微一沈說道，你不是相說四明日後要來找你嗎，五老仙機妙算，逆知未來，他說的話，我們無不循從，爲時尚早，你祇顧用功要緊，不要到時不能勝任就好了，我們俱不喜說空話，凡事先說作什，柳春祇得連聲應是，退立一旁，淳于獲見陸萍說時，暗向柳春使一眼色，隨笑道，陸矮子，人家老實忠厚，好心向你報知此行經過，打人頭子作什，我知你又要鬧什花樣呢，陸萍裝沒聽見。頭偏一旁，向着馬玄子，意思想

拿話岔開，淳于荻看出他適才餘氣未消，剛走近前，手指陸萍喊了兩聲矮子，待要引他說笑，忽聽破空之聲由遠而近自前山飛來，勢絕迅速，衆人聞聲齊向窻前仰望，祇見白雲晴日之下，有一青一白兩點寒光，飛得極高，流星過渡般往後山一面飛去，神速已極，剛一望見，便自上空駛過，陸萍笑道，這兩位前輩高人到來，一會便開山堂，柳春初來好些都不知道，我先領他到堂前見識見識，指點一下地方和禮節吧，說罷便令柳春一同走出，始終未和淳于荻答話，柳春隨出，開得淳于荻駕道，這矮子不識好人，真惹人生氣，新年新歲偏要裝腔，我看你賭氣賭到幾時，陸萍聞言祇微微一笑，頭也未回，便同往山堂走去，那爆竹之聲，本從昨晚入山便聽響起，柳春因隨衆人飯環，未做理會，及至走到路上一聽，遠近齊喧，密爲貫珠，四山皆起迴應，到處懸燈紮彩，環湖人家頗多，這些居人，不是周家的門人親施，便是後山那些遺老義士家屬賓從，無一外人，家家一設垣牆，香案供品全都設在門外，有的紅獵尙燃，盆中獸炭猶有餘溫，每一打稻場上，都有一些穿着整齊新衣的兒童，在朝陽光之下，作那種種遊戲，如放炮仗踢毽子之類，兒童多的幾處，還有拿着各種小兵器在比武的，屋門都是一家未閉，有的裏面還響着鑼鼓，吹着笙簫管笛，湖邊銀也似白的積雪地上，來往的人，不論男女老少，一律新裝吉服，一個個神和貌舒，行止從容，喜氣洋溢，自然流露，點綴得新年風光，十分濃厚鮮妍，又當快雪新晴雪白天青，地絕塵氣，微風不颺，一眼看過去，連遠近的山林湖沼，全是一派新濯濯的氣象，似這等熙七皞七，物阜民康，而風景又復清麗的桃源樂土，休說絕漠窮荒，便是太平盛世，物產豐饒的省份，也未必能够找到，柳春生自

商農之家，識得此中甘苦，好生驚羨，暗忖想不到塔平湖竟是世外桃源，地方又是這大，看情景，未開闢的土地還多，日後我定設法向恩師師祖求說，把我父母全家也搬了來，既可日常侍奉略盡子職，並可免受官差惡氣，使二老晚年，過些安樂歲月，豈非絕妙，邊相邊走，不覺走上半山，再朝前一看，山上樓台亭榭，林木甚多，外觀均頗古樸，不似大漠莊那等華麗，但是磴道逶迤，山徑迴環，雪後林木蕭森，彌望瓊玉，加以本地暖，湖水不冰，山上下原有二三百株梅花，均非叢林，踈落落三五為羣，散植全山，有的千枝萬蕊，繁花如霞，有的老幹鐵鱗，蛇枝玉秀，花大如杯，別饒冷艷，有的古態拗樛，幽柯密茂，雪積冰凝，若竦瓊瑤，上面却綴以疎花稀蕊，清韻獨標，自然高雅，端的清奇古麗，各具勝場，使人逐步留連，目不暇給，可是鞭炮鑼鼓之聲，先還聽到，山上山後，頗有應和，這時半山以上，一點聲音俱無，朝陽籠照空山之下，現出當中一條，寬約兩丈七八的石階梯，約有八九十級，上完石級，先是一片大約十畝的平地，當中石路寬約五丈，兩旁松柏，森森對列，大均兩抱以上，已被冰雪，佈滿樹上，各懸大紅紗燈，下面每隔兩三株樹，有一昨晚所見鐵製火架，架後不遠，各有一堆整齊如一的松柴，過去便是山堂，大雪之後，全山皆被雪封，獨由山脚石級起直達山堂，連那堂前大片平地，均經打掃乾淨，點雪皆無，沿途遇見二三十個着白皮短衣褲的漢子，各持鈎竿火鉗，鐵筐竹鉗之類，三兩人一起，由上面直走下來，見了陸柳二人，分別躬手為禮，陸萍喚住一人問道，你們怎這時才把事做完，那人垂手答道，這是老山主的體恤，知道除夕誰家都有點私事，我們這一撥，輪值延旭日月兩山堂的，尤其事多，時

候也估得最久，恰巧這次開山大禮，改後了兩三個時辰，昨晚傳令，吩咐我們祇在辰初以前，將應辦的事辦完就行，可和同伴通融替換，無須和上回一樣，全守通宵，事情完了，還不能走，因此我們准知天亮再來，決誤不了，祇留下幾人掌管燈火，餘者全都回家過年，天亮方始重來，如今事情剛完，日月堂應班的諸位，也都到齊，各執各事，靜候老山主祭主開山了，陸萍含笑點頭，別了那人又往上走，過完石路，直到堂前立定，柳春見全山到處林木蕭森，獨堂前這片平地，除却當中石路，兩行松柏以外，兩邊樹後，全是一平如砥的空地，那堂乃是九開間的一座大廣廳，氣勢十分莊嚴雄偉，當中正門尤爲高大，正面有一塊極大的匾，上寫周氏屢代奉祀宗祠八個大篆字，兩旁廊柱上，懸有一付木刻長聯，上聯是，春祀秋嘗，霜露有懷常恍惕，下聯是，近宗遠祖，英靈如在實憑依，柳春從小讀過幾年書，聰明靈悟，後隨周謙習武，又是文武兼授，學業更進，肚子頗有點墨水，看完聯匾以後，暗忖此是師祖家祠，如何作爲開山大典之用，這匾按說祇周氏宗祠四字已足，何消用八個字，如因門太寬大，四字匾短，勢子較孤，欲求壯觀，至多也祇用六個字，並且應用歷代，不應用屢字，奉祀二字，用在匾上，更似不合，聞說老師祖文武全才，而師父和周大師伯弟兄二人的學問，也非平常，何況此間隱居通人甚多，如何這等重要所在，會有這等欠通匾額，聯語雖還不差，但是下聯如把近宗遠祖，改爲左昭右穆，豈不更典雅現成些，有自己一個年幼無知淺學寡識的人，尙能看出他的不穩妥處，難道這兩輩文武兼備的帥長，和這多位英俠高人，會見不到，心方奇怪，忽見兩旁門內，各走出兩個着皮短衣褲的英武少年，走到那犬可雙抱的明

柱前面，先各打一手式，緊跟着兩手扶柱，雙足點地往上一竄，壁虎一般，順那兩邊廊柱，嗤嗤連聲微響往上爬去，晃眼到頂，一脚夾柱，另一腳在柱上一點，前脚便自鬆開，同時雙手向前一搭，立似靈猴戲枝，飛向大匾兩側，橫柱之上，用脚勾柱，一同伸手，各托住匾的一頭，往上微微一起，往外一翻，那塊厚約半尺，長達四丈的金絲楠木巨匾，立即翻轉，由裏變外，將原有八字隱向後面，現出日月堂三個徑丈大的金地紅字，二人隨即飄然縱落，各將門側立着的鵝毛擲，插向背後，再由正堂門內走出來的另一少年手裏，各取一塊新絨布，搭向肩頭，仍用前法緣柱而上，身微往前一探，一手搭向匾架上面，左手攀架，將身懸住，右手拔出毛擲，往上拂去，等把近處浮塵擲淨，再以雙手倒換，一東一西懸身前移，到了中間，擲完會合，將毛擲擲下，再取肩頭新絨布，照上擦去，這却繁難得多，因而積太大，橫裏不說，高便及丈，人手如何能够普及，那兩人好似做慣，毫不現出畏難之狀，也沒見怎用力，各自單手扶架，輕輕往上一按，便順那上突下凹，又光又滑，高達丈許的大匾，全身倒轉，頭下脚上，貼壁飛身上去，脚尖一找上面邊緣，人便倒掛其上，前半身緊跟着凌空一紐，往上灣起，再抬手一攀邊沿，祇一翻，便到了匾的後面，重又取布各按左右，挨次擦過，擦完上半，二次脚勾邊沿，懸身而下，再擦中下面不到之處，直到全部擦完，條地脚尖一鬆，雙雙倒栽葱落將下來，那匾掛在山堂正門外面，頭層飛簷之下，離地有好幾丈高，上半突出甚多，二人在上面，緣着匾面上下盤旋，恰似兩條大壁虎，身法既極輕靈，動作尤為迅速，一會便自完功，末了這一降頭朝下墜，身子挺直未動，等離地七八尺，方姑身子微躬，

前半往起一抬，後半往下一折，輕輕立在地上，直聽不出絲毫聲息，乍看落時險極，絕似失足下墮之狀，柳春祇管不是外行，也吃了一驚，幾乎出聲用手去接，總算心靈，瞥見陸萍神色自如，話到口邊又忙縮住，沒有噤呀出來，那兩人也若無其事，恭恭敬敬朝陸萍把手一揚，退進正門裏去，柳春心想山中諸人，均有職司，照此本領，縱非尊長，也是同輩弟兄，以爲事完必要禮見，及見二人恭敬行禮，陸萍祇把頭略點，一言未發，好生奇怪，忍不住問道，請問師伯，適才這兩位是弟子的師兄麼，陸萍搖頭笑答道，山中有不少侍者，俱是隨同各家親友，來此同隱的子姪之輩，論起來也還知道上進，無如資質不夠，平日祇隨各人父兄，學習文武功夫，和參與本山晨操，雖是老山主手下的自家人，還不能與於我們弟子之列，你看他們輕功好，本來這些人的武功，各有一門專長，但都限於天賦，不是上乘絕詣，你雖拜了你師父，因先看你性行心地，本門真傳尙未得去，見他們身法輕快便覺奇了，其實不算什希罕，我見你很留心，看這一匾一對，可看出上面用意麼，那金匾本就富麗莊嚴又滑又亮，上面並未附什麼塵土，再經人一拂拭細擦，越發金光湛湛，朱色鮮明，柳春聰明，聞言再一尋思，不禁有些省悟，心還拿他不定，姑試答道，弟子先以爲借用祠堂來作山堂，尙還無妨，祠匾似乎字多，沒想到匾是正反兩面，新年元旦，在開山大典以前忽然翻轉，日月合璧，乃是前朝國號，以情理推測，先見祠匾好似一個掩飾，祇不知爲何多了兩個，不相干的字，又把歷字改作屢字，還有下聯首句，如用左昭右穆，似乎較爲工穩，捨了現或對仗不用，却用近宗遠祖，不知內中有無別的用意，陸萍笑道，你可知這日月堂內，供的是什祖宗神位麼，

現老山主不曾升座，此是本山惟一禁地，今日除有八名侍者，奉命輪值打洒外，連我和你師父他們，也不能隨意妄自走入，當中神竈太深，看不真切，你也不要進門，祇往左側第九面窗櫺，往裏看上一眼，就知道了，柳春聞言頓觸靈機，忙笑答道，照此說來，這堂不是周氏宗祠，那聯文屢代奉祀，是另一個講法，與下聯首句近宗遠祖四字，也有深意關連的了，陸萍笑道，你果然是聰明，全說對了，這山堂內所供奉的，便是本朝列祖列宗神位，聯文寓意，你已明白，不消說了，這個原用不着，因老山主爲人謹細，前些年對頭手下幾個有名的爪牙，不知怎會看出我們形跡可疑，前來明查暗訪，當時老山主說我們羽毛未豐，敵勢正盛，未可與敵，力主慎重，人來強自忍耐，寧受委曲，不肯露相，你十三叔與十四叔，却是氣極，終於趕往北京，將來人一齊做掉，一個未留，故意把行踪留往江南，再繞回來，恰值日月堂重建落成，換了大扁，氣象越發莊嚴肅穆，老山主始終認定，小不忍則亂大謀，自從來敵上門煩擾以後，雖經衆老前輩力說，變了原來過於退讓的章法，改作軟硬兼施，相機而行，並設下奇門八遁，一得信息，如不宜於硬對，祇將陣勢一變，立將來人引往湖西那片莊園之內，由專人出面應付，不會容他走來此地，到底常有山外友人來往，雖然來的多是昔年老友，或是這些人的子姪門人，畢竟人心難測，敵人收買籠牢，無微不至，而我們爲謀異日大舉，其勢又不能不多延攬英才，於是把這扁額做成正反面，爲了過於長大，無故也不去將他翻轉，至於本朝列宗先帝神座，均另設有機括升降隱現，人到山下，再行隱跡都來得及，何況此堂，非有極重大事，或是開山祭祀等盛典，終年戶門封閉不開，我們人多，防範也嚴，爲

表誠敬，除却每年除夕子時祭告列宗，照例翻轉，等到焚燎禮成以後，跟着復原，今年添上開山盛典，按說昨晚不必反轉，因本年輪值日月堂的是你淳于三師伯，他爲人最是方嚴古板，行起事來不差尺寸，他說宗廟祭祀大典，須按故事施行，明知不相干，還可省事，故事舊例仍可破，先兩侍者俱是他入山以後招來的故人之子，凡事均稟他的意旨而行，這扁分明昨晚擦得明光錚亮，雪後無風，點塵不沾，他仍一本正經，當真用力，重來一回，絕不虛應故事，地上並無落下的灰塵，也照樣掃他幾下，才走進去你不是眼見的麼，柳春聞言，想趕兩個年輕侍者，已是這大本領，餘人可知，以後和這般人對比，還須奉五老暗示，去往天山辦一要事，並還要應四明之約，事之煩難可想而知，以後真須努力勤習，才不負諸位師長和老輩的期許呢，想到這裏，又欲向陸萍吐露大漠莊經過，方試開口一引，陸萍便接口道，你此行必有奇通，早在我的窻中，現在天已不早，我再領你在外面略爲見識，也到時候，你不必多說了，你的心意我全明白，過了初五，等大漠莊來人回去，我再往後山去尋你吧，說罷隨領柳春由各窻外往裏觀看，果是前朝歷代帝后的神主牌位在內，香案神龕俱是靠壁而設，案前掛着極長一付大帳幔，將所有神主遮住，祇烈皇案前另設一付幔帳，懸而未落，看得最真，柳春方自尋思，聽陸師伯的口氣，大漠莊偷看圖解之事，並不像知道，爲何幾次開口，均吃攔阻，忽聽身後，有一重濁耳熟的女子口音喚道，陸矮哥，果是帶了柳賢姪，來此瞻仰聖容，不是要鬧什故事，這還對得起朋友，柳春回顧，正是淳于荻，山堂大石廊甚高，不知何時縱上，竟未聽出一點聲音，忙恭身叫了聲十五叔，淳于荻祇把頭略點，目光仍注定陸萍臉上，似

要待他回答，柳春這才看出他相貌雖然醜怪，二目神光炯炯，內裏蘊有智計，陸萍仍做不經意的神情答道，你怎專喜偷聽壁跟，誰無緣無故鬧什故事，淳于荻意似不甚相信，想了想答道，我也知道，憑我這點身手心計，想暗查你的言行動作，是辦不到，就站得遠，也瞞你不了，不過，五哥你人極好，祇是性情高傲一些，往往爲了一件不相干事，你要挑眼，却不想想我們這一般弟兄姊妹，乃是患難同盟，尤其五哥先進，和老山主周伯父，有極深淵源情誼，和十三哥交厚在先，與衆不同，你又是老大哥，他有錯處，儘可當面教訓，沒有不能包容的，並且他和我姊姊的情誼，以及全山老少三輩人的心意，你不是不知道，他因近日兩次請人說媒，未得十分要領，知我姊姊皮氣，不大隨和，惟恐五哥一句戲語，致使婚事又生波折，身在情網中人，一時情急口不擇言，說話稍爲欠點思索，也是有之，可是我看他說完便自後悔，但當多人，還有外客，又沒法分說，他一個小兄弟，難道五哥還怪他不成，我也不問五哥是否如我妄測，我知你智勇絕倫，本領比衆人高，什事都是想到便做，總之無事用好，如若稍存芥蒂，有什舉動，這次却要請五哥看在我這醜妹子面上，三思而行，我知五哥什事都能手成功，但我們這一盟的人，應該一條心，不應獨行其是，話未說完，陸萍接口道，你這人真是屬曹操的心多，你還亂想些什麼，你看日頭已到預定時候，還不回屋梳洗，隨了他們同來，省得老山主又說你不愛聽的話，淳于荻道，升堂鼓還沒起打呢，忙他作什，五哥，我想你也不應生分，你現在神色言語已反常度，使人可疑，我也無法再往下深說，各自憑心好了陸萍笑道，憑心最好，你是嫌我沒和你笑罵麼，那是因爲今早醃且圖個順遂，你又發

急，省得說出不好話來，過了新年，你看我說不說，淳于狄道，好了，預定開山時辰已到，從來還未像今日這應過，必是和早來的這兩位前輩，有什麼事商量，至今鼓還未起，有玉獅雙遠客在座，我本借故出來，要回去了，陸萍道，你本是多此一舉，淳于狄望着陸萍微笑了笑，如飛而去，柳春冷眼旁觀，早就覺出陸萍心中有事，但不好問，祇得罷了，隨着在右廊上轉了半圈，剛往下走，忽聽擂鼓之聲起自堂後，陸萍道，鼓聲一起，老山主和諸老前輩，便要升座，今日元旦，也許還要觀操呢，我們在那旁等着去吧，說罷，同往左近大樹下石條上坐定觀看，頭通鼓打罷，並無動靜，隔了一會，二通鼓起，陸萍一聽，方說果然是要觀操，跟着便見由山前起直到環湖一帶，遠近人家村落中，均有人走出，三三五五，以至千百爲羣，都是一色反白羊皮緊身襖褲，白帽朱纓，下紮白綾綁腿，另外每人身上，按着五方五色，各在肩背上斜掛着一條三寸寬的緞帶，不是手持器械藤牌，便是身佩弓箭矢，紛紛齊往山前跑來，各自爭先前駛，並不相謀，遠遠望去，蟻聚雲屯，四方八面，潮水一般湧來，服裝器械，既是整齊鮮明，人又個個精壯利落，脚底飛快，再又是玉積銀鋪的大雪地裏，人和雪成了一色，却拿那白羊皮護耳風兜上面所戴二寸紅纓，和斜掛胸前的五色緞帶一陪襯，顯得勢雄氣壯，好看已極，不消片刻，先後趕到山下，人數約在四五千左右，內中還有二三百個十歲以上的小孩，先有五個各着一色緞帶的壯漢，和一個半大小孩，每人將手裏竹竿推，取出一面不同色的軟緞軍旗，往竹竿上一掛，將手一舉，後來那些人各接所佩的標帶趕將過去，當時排成五人一排的行列，小孩也自爲一隊，標帶却是粉紅色，另外每人鬚旁，斜着一朶得勝

綢花，除肩上雙刀外，背後各有一面藤牌，一個個粉粧玉琢，英武非常，隊排好後，恰值三通鼓起，大小六隊健兒立往山上行進，祇見刀矛如雪，銀光耀日，閃閃生輝，步伐更是整齊輕快，晃眼便順山前石級，走上堂前石級，分向兩旁空地，一邊三隊立定，那多的人，除脚步声起落如一外，立定以後，便和泥塑一般，聽不見半點聲息，祇見大色軍旗，在朝日晨風中飄揚，更無一人，稍爲動彈手足，一面周靖淳子姊妹和一般同盟弟兄，也陪了王獅叟馬玄子走到，人數比前加多，祇淳子震一人不在內，俱在兩邊樹下石條凳上，坐立談笑相候，鼓聲也自停歇，衆人到約半盞茶時，忽見當中堂門大開，淳子震由內走出，先向王馬二俠說道，奉老山主之命，請二入座，王馬二俠，因和諸俠新叙口盟，連聲辭謝道，淳子震，二兒雖然屈尊與我們訂忘年之交，終是外來嘉客，不相統轄，見老山主和諸老前輩，已然升坐，祇等二兒入坐，我們情同骨肉，各論各禮，不必太謙吧，王馬二俠知難推謝，祇得隨同走進，陸萍悄悄對面樹下立着的五六十個少年說道，那些方是你同輩弟兄，你不相識的居多，你不是營隊中人，無須排列，暫時不必過去，我們進見之後，你聽淳子師伯傳呼再行進見好了，話剛說完，淳子震二次走出，高呼本山諸弟兄入見，陸萍等隨即應諾，各接排行長次，魚貫進堂內，待了好一會，才見淳子震三次走出，高呼本門諸弟子入見，柳春早看出對面這夥人中，祇認得四個，一是雙柳溝遇見的陸萍的門人丁良，那三個俱是延英集賓館的同門師兄弟，彼此已然點頭招呼，餘者全不相識，周陸淳子諸俠走後，丁良面走過來，悄告柳春呼名再進，淳子震這一傳喚，人便走了大半，丁良也在其內，又是好大一會，方見淳子震出來，朝落

後這些同門師弟兄，一一指名相喚，第三名便是柳春，忙即端己正容，將氣沈穩，恭恭敬敬走上，這頭一撥奉命入見的共祇三人，頭一人生得面如鍋底，一對細長眼睛，似閉不閉，精光內蘊，顯得十分有神，第二人，生得猿臂鳶肩，長眉朗目，貌相英秀，二人身量差不多，年紀約在二十左右，一名梁堅，一名梁俊，好似同胞弟兄，彼此不便言談，略爲點頭示意，便同前行，到了門前，由淳于震引導入門一看，當中地勢甚是宏敞高大，當中緊靠神龕廣幔，設有一個兩丈方圓小殿台，殿台又前面，是御帳低垂，帳前設有一排半環形的坐位，向着外面，却把正對小殿的當中空出一段，因正中間座位未設，左上首第一坐成了主座，上坐一個老者，看去年約五十上下，生得貌相清秀，身材瘦小，領下一部稀落落的鬚鬚，並不甚長，却生就兩道又長又細的壽眉，一雙細而有神的眼睛，穿着一身山人裝束，神態甚是閑靜和善，藹然可親，以下一排坐着六個老者，有的身材偉岸，生相瑰異，有的鶴髮童顏，體貌風腴，有的短小精悍，目光炯炯，隱具威稜，不可逼視，有的古貌清奇，長髯疎秀，道骨仙風，英標獨秀，有的虎頭燕鵲，禿頂蛇髯，活似畫中飛仙劍俠，煞氣英威，自然流露，祇末座一老，頭童齒豁，鬚眉白而極稀，看去年紀，似乎較衆人最高，身也瘦弱，彷彿是個年已衰老的文士，不像是位英俠老輩，這七人，祇第八座，面向着門，下餘六座，略爲偏斜，右首第一第二兩座，俱是這人，第三座，是個神情儒雅的俊秀書生，第四座也是個，身着前朝文士衣冠的中年痲子五六兩座又是鬚髮如銀的老者，一胖一瘦，都是精神矍鑠，顧盼有威，與衆不同，第九座王獅雙兩八座馬玄子，已然見道，由方承矩陸周淳于等二十多位俠士，俱都

恭恭敬敬垂手侍立，在這兩排座位後面，另有手持金搥長戈的八名武裝侍者侍立兩旁，看天氣象甚是莊嚴威武，那正門雖小殿前兩排坐位，還有四丈來深，柳春初來不知禮節，少年心性，又多好奇，祇管心存敬長，仍由不得要偷看兩眼，正在邊走邊往前偷覷，猛一眼瞥見，淳和師父周謙站在上首座後，朝已使眼色，心中一驚，剛一慎肅，把頭低下，忽聽淳子震命三人立定暫停，高聲向上稟道，四弟馬驢新收弟子梁堅梁俊，十弟周謙新收弟子柳春，連日已按入山規條，考驗完畢，俱是誓矢忠貞，材質足堪造就，茲謹帶同進見，伏乞老山主鈞裁賜示，隨聽上首第一座瘦小老者從容發話道，梁堅梁俊志行忠毅身未入山，功已在籍，無愧忠義之後，殊堪嘉尚，可隨衆先進弟子，等候少時一同拜前行禮，參拜兩週，以後仍隨乃師馬驢勸習功課，以觀後效，祇令柳春先行來見便了，淳子震聞言，手朝一揖，旁立侍者便有一人走過，梁言弟兄，隨朝上遙拜謝恩領命，隨那侍者往右壁角小門，淳子震便領柳春走到離座丈許的大紅拜墊前下跪，柳春知那首座發話的是師祖周老山主，三人同進，獨令自己入謁，可知不以常人相待，不禁驚喜交集，忙厚即攝心神，跪稱師祖和各位尊長太公在上，徒孫柳春拜見，說罷恭恭敬敬拜了九拜，俯伏地上，首座老山主周懷善命起說道，你前日大漠莊之行，據本山鐵鷹子和陸萍丁良等五人歸報，異口同聲說你智勇誠毅，不畏艱勞，頗為難得，五老對你也極器重，並令陸萍轉告，在後山為你單覓一處崖洞，或是靜室，由你一人在內練習武功，此事在你同輩弟兄中雖是創舉，一則五老世外仙俠，平素對於本山忠義之士，愛護周至，常山大力相助，他命如此了必有深意，二則你也實是一個可造之才。

，故此特許你一年之內，獨自用功之外，可以隨意出入本山，無須請命，這次開山，似衆同輩弟子，共收十六人，他們有的從小拜師，有的上輩俱有淵源，分在山外各地，從師習武，已有多年，按說那一個都比你年久而有淵源，祇爲性行意志，尙在考查之中，直到今年方得入山，王式拜師受業，獨你一人獲此異數，須知本山規律嚴緊，入門至難，以後務要努力用功，勿渝初志，以免誤犯規律，自膺刑戮，照例開山入門以後，一面習練上乘武功，一面便須效忠故國，時常奉命在外奔走，今以李三老俠之囑，暫停一年遣派，爲此將你喚來，常而諭知，至於本山規條，以及兩輩尊長姓名，上下長幼相見禮節，另有一本冊記，少時行禮之後，自曾有人與你，上面所載各條，和那首頁誓文，務要牢記在心，尤忌洩露，心中之事，不問大小輕重，祇非自家人，切勿吐露隻字，你方除夕前夜離家，不免懸念，已早命人，前往設詞告知你的父母，過了初五，如願回家省親一次，祇可三數日耽擱，適雖許你隨意行動，是指有人尋你，什事可以自行出山，無須稟報請命而行，哈密城關，無事仍須少去，一免延誤學業，二則，敵黨猶未甘心，前途正在多事之秋，必須慎重，免生枝節，話已說完，可由左側門內走往地室，與新舊諸同門叙見，等候少時一同行禮吧，柳春恭謹領諾，跪謝起立，便有一名執戈侍者過來引導，隨往適才梁氏弟兄所進小門一看，內裏乃是一條夾牆甬道，壁間設有明燈，中間現出二十多層石級，直達山堂下面，地室也有燈光，侍者引到梯口，便朝柳春把戈一舉，說聲請卽下降，便卽退去，柳春隨口謝了指引，順石級降落，還未到地，便見下面燈明如晝，笑語喁喁，人頗不少，快降完降完，丁良和昔年延英集同學的三個同門

師兄王播、竇波兒、馬鯤四人，早先後來迎，一同說笑走下，丁良正代柳春與室中諸人引見，還未完畢，石級上又有兩撥新同門，相繼走下，彼此通名請教，互致傾慕，俱都一見如故，情投意合，親熱非常，尤其丁良和柳春格外投契，一面詳說少時儀節，又把自身所帶小冊取出，與柳春觀看，並告以這小冊無異正式入門的憑照，是同門師兄弟各有一本，例須密藏熱記，每借出山有事，先將此冊，交與輪值主管出入的師伯叔，加上當日印記，再送山口望亭，查驗留存，回時，再用出時所領口號領取，永不許私行帶往山外，以防萬一失落，柳春接過一看，頭一頁，乃老山主祭告烈皇誓圖興復的一篇誓文，第二頁起，便是本山二十七條山規和軍令，再往後，便是兩輩師長以及同門弟兄的名單，上面均註有年貌籍貫，凡山中老少主要人物，以及嫡傳門人全都在內，另有不少頁空格，有新入門的人，再隨時加填在內，本人單有一頁，除格式照填外，並附有半頁誓書，再往後俱是些大小方格座出山臨時章記，便蓋其上，用完可將原冊呈銷，重領新冊，丁良大約出山次數甚多，未痕屢屢，符蓋已蓋有一小半了，大家問起後來諸同門，均和梁氏弟兄一樣，仍照入門舊例，報到以後，先不去至座前拜謁，逕來地室，等候開山，一個參拜山主和各位師長，算來祇柳春一人破例，知老山主對他格外垂青，好生健羨，紛紛問訊談說，因人太多，後又遇事再叙名姓，免佔篇幅不提，那地室也甚寬大，用具齊備，另有兩童伺應茶水，衆人閑談相候，約有半個多時辰，忽聽上面奉樂之聲，間以鼓角，甚是悲淒蒼涼，隱隱傳來，柳春一問丁良，說老山主，正向烈皇焚黃上奉新入門志士的名單，再待片刻，便有人來傳令了，話剛說完，便見石梯上面跑下兩名手執長戈的侍

者，室中一千先進同門師兄弟，見侍者走下，更不問話，立按各人長幼班次，排成雙行，新入門諸人，多先經人指點，也各相隨排在後面，侍者將長戈往地一頓，轉身回走，衆人全隨在後，一同走上，順夾牆甬道走往山堂一看，當中幔帳已向兩旁分開，露出那座供有烈皇神主小殿，香案上點着一對粗如人臂的紅燭，爐中高香長達三四尺，爐前小鼎中，焚着沉檀速降等各香，祭品罷列，器用華貴，離殿兩丈，記着兩列長拜墊，先前諸老坐位一個不見，祇有四名司儀人和二十四名侍者，分立殿前左右，山主以次，老少數十人，均已離開正面，分行肅立，前面同傳宣的兩執戈侍者，將衆人引近殿側，將戈微微往上一柱，衆便止步，二侍者先去正面，朝殿上三俯首，退歸原班，司儀人隨即高唱，本山先後及門諸義士，一同分班朝拜，隨有兩人走來，引了衆人走向當中，往那一前一後兩列長拜墊上匍匐下跪，左右司儀隨各鳴鐘擊磬，各擊了三下，另兩司儀隨即俯身，朝殿上高聲代奏道，本山新投到諸義士某某等，謹拜誓書，立志追隨本山山主，臣周澄，以及全山舊臣遺老忠義之士共圖興復，伏乞我皇列聖，與大行皇帝在天之靈，鑒此孤忠血誠，威靈赫奕，垂以福佑，俾草莽微臣等，鞠躬盡瘁，禁其驚駭，共矢忠真，早完大業，上安九廟之靈，下慰兆民之望，微臣等如其畏難苟安，旅進旅退，或心存首鼠，中道携貳，甚或觸犯山規，言行失措，致昧先機，有一於此，天人共棄，則是生涼斧鉞之誅，死膺明神之戮，除另告天神書盟插血外，謹此奏聞，司儀奏完唱禮，九叩山呼，禮成命退，兩邊神幔，徐徐自垂，衆人退至門外，再聽傳呼，共行拜師大禮，當時景象，甚是莊嚴悲壯，衆人俱都肅然，不敢亂看，恭立門外待命，一會司儀三次

引進，堂中又回前狀，諸老仍坐原處，祇面前多了一條，上設香燭三牲酒果面向門外的大長條案，衆人被引至拜墊上一齊向外跪倒，坐中諸老也自起立，祇老山主周瓊善和衆人的業師去至案前立定，餘人均立兩側觀禮，仍由司儀贊禮，山主當先上香奠酒，眉後同立諸人，也相繼上完了香，跟着山主一人居中，衆業師隨在兩肩之後，率衆拜倒，由山主一人讀祝上告明神，行禮如儀，司儀取下，案上供春的黃表誓文和一柄誓刀，一盆清酒，放在案前矮供几上，一一唱名令衆插血，隨由先進弟子爲首，膝行至前，當着兩代師尊，用誓刀刺被指血，滴向酒內，餘衆如式，挨次插完了血，各領一張印就的誓詞，回跪原位，司儀隨卽高誦誓文，衆人同聲應和，念完山主焚黃，率衆重又禮拜，隨聽堂外鼓角齊鳴，鞭炮之聲四起，全山跟着響應，萬霆爆發，密如珠，對面不聞人語，遠近相聞，地軸皆爲震撼，比起除夕和早來全山祭神的鞭炮聲勢，還盛十倍，底下便是山主率衆飲完血酒，去至堂外，焚燎，望福，最後回至堂內，才向兩輩師長行禮，尙向諸尊長一一通名引見，方告禮成，退了出來，堂外兩邊廣場上，早已搭好將台，六隊健兒已各亮出兵刃靜待命下，刀光矛影映日生輝明光耀眼，軍容極盛，鼓角鞭炮之聲，方自停歇，山下面聚立的許多老少男女，立似潮水一般湧上山來，兩面廣場除山堂台階一面全被圍滿，起初，黃童白叟老婦幼女，互相指點說笑稱贊，語聲雖然極低，因是人多，喁喁之聲四起，也頗騷雜，似這樣亂了不多一會，忽然將台上角聲吹動，羣鷺頓息，立時肅靜無嘩，跟着又是一通急鼓，由山堂內走出六男一女，手中各捧令旗長劍，羣分向兩邊將台上走去，左邊是方明矩和馬驢三人，右邊是陸萍周謙小山主周靖，和女俠淳子

芳四人，山堂內諸長老一人未出，祇王獅叟馬玄子與小山主同輩諸俠，相繼走出，均往各廣場台階上，席地而坐，共作旁觀，柳春本和幾個新相識的同門立向左面，忽見丁良由身後人叢中擠進，將手一招，忙隨退出往右方一看，將台四人，越發心喜，便和丁良，綏綏擠向挨近堂階之處觀看，身剛立定，台上四人已自發令開操，先是周謙手持白旗，往下一揮，場中原是紅白二隊，和那幼童隊白旗一揮，紅隊和幼童的刀牌隊，立即四面散開，祇白隊排立場中，各把手中銀光雪亮的長矛，一齊舉起整起如林，疎密間隔，高下快慢，全都一律，不差分毫，周謙二次把旗一揮，行列便自散開，各寬出方丈之地，柳春方想，刀矛無眼，這長的矛，如若刺擊揮動，方丈之地，如何施展得開，周謙已由快而慢，把白旗上下揮動，口裏喝着，三十六字訣的號令，下面健兒，便隨着旗令，施展開來，始而動作如一，同招同式，等把三十六式演完，周謙忽然將。正反連揮，立即捉隊兒，比鬥起來，矛長地窄，看去本難施展，那知這班百練健兒的手眼身法步，以及進退縱躍之間，全有尺寸度數，一絲也不紊亂，明明這一對中，一個迴旋，要起來的大矛花，非帶上鄰隊不可，不料他這裏，長矛舞處鄰近的人，不是正好低頭，便是閃身縱起，恰巧躲過，可是各人，均一心一意，全神應付各自當前之敵，似並不會顧及鄰隊，偏和腦後生眼一般，一點挨碰不上，開頭不十分快，柳春武功雖還未得上乘法髓，終是行家，還不甚代的耽驚，及至鬥到急處，耳聽衆矛相觸，一片錚錚吧吧之聲，宛如急風暴雨，又密又驟，那一隊健兒，長人帶矛，已化作數百對雪團，在場中滾轉，遇到最驚險的地方，簡直問不容髮，方看得目眩心搖，手上直出冷汗，忽聽一聲號令，白旗揮

處，眼底白影一花，再看這一隊健兒，依然齊整整滿面春風列隊當場，周謙手朝台三人，舉旗把手一拱，小周山主周靖，略向陸萍拱手，互一對讓，便去台口，把手中紅旗連展兩下，白隊立即四散退去，先前紅隊旗士把手中大旗一展，紅隊健兒，立復行列，各把手中一揚排立場中，周靖二次揮動令；衆傑兒也和白隊一樣空出方丈之地，隨着令旗起落急速，演完一套大刀，共是四十九式，也是一律刀法純熟，身手矯健，精妙非常，演完又是交手比鬥，這場却不是一對一，參伍錯綜，對手多寡不等，互相真殺真斫，那刀俱是秘製的百鍊純鋼，刀片既極寬大，又擦得明光錚亮，本就耀眼生花，這一交上手，日光照處，直似萬千條閃雷飛虹往來交織，上下翻飛，又都穿着一身白色皮衣，祇有一條紅帶，看去益發晃眼，祇聽刀風勁急，呼呼有聲，刀與刀觸，瑤瑤錚錚，會成一片繁音巨響，火星亂灑，人數也似加多了好些倍，彷彿千團雪影虹光，中間雜着無數條尺許長短的紅蛇影子，在場中離合分聚，翻飛滾轉，縱橫起落，條忽百變，看得人眼花撩亂，不可端倪，妙在是旁觀都不易看清，而交手的人，用那等猛急的解數，又是時而疊打，時而合鬥，最多竟有以一當十，左右前後，俱是敵人，甚或明明是同向對手進攻，忽然化友爲敵，倒戈相對，防不勝防打了一陣，不特無人受傷，並且越鬥越勇，祇管驚險萬般，仍是無事，刀法身法步法，一絲不亂，休說一般新近門人嘆爲觀止，便王獅叟馬玄子等大行家，深知是周氏獨門四十九手無敵神刀，參上空手入白刃的解數，所以精妙，但能練到這等純熟，可見都是一時上選，下過極大苦功的百練勇士，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王獅叟初次見到，尤爲稱奇，覺着山中勁旅已是如此，再上者

可知，固然這六隊三千多十城之士，多半文武皆通，均能各自爲戰，受過高明傳授教練，與尋常名將手下所練精兵健卒，大不相同，難得是人數這多，全都可以化卒爲將，一以當千，以前外人多以周氏父子僻處此山，延攬英傑，招納流亡，志圖匡復前明故業，耿耿孤忠，固可嘉佩，但是萬里窮荒，地介僻遠，勢蹙人稀，難與爲謀，充其量，不過聚集上些遺老舊臣忠義之士，隱居山中，私奉前朝正朔，偶派一些手下，去往中土，和敵人爲點小難，保全幾個善類而已，真要奮起義師，與滅繼絕，憑這點人，豈不是夢想連自己一向與他表同情的人，也覺事太艱難，極少指望，誰知到此一觀查，照連日和今早開山以來所見情勢，全山上下人等，俱都忠義激烈，一德一心，悲壯沈着，謀勇皆備，自不必說，卽以這些人才而論，山堂諸老，所謂人定未姑不能勝天，大義所在，惟有竭智盡忠，死而後已，祇管皇祚衰微，歷數已終，仍欲鞠躬盡瘁，做一分是一分，不問成敗利鈍，便憑這一成一旅，謀致中興的話，也不能說他全是夢想了，不禁驚贊無已，以王獅叟這等老俠尙且如此想法，柳春等一般後進門人，見此聲威，自然觀感興起，初志益堅了，

第九回

梅館延賓良宵開夜宴
山堂演武元日盛軍容

衆人正觀看間，呵靖手中紅旗運處，一片刀聲響過，銀光閃閃中，羣響頓息，衆健兒依舊各歸位列肅立當場，底下便是陸萍淳于芳二人，各持一面上繡一月一日中有飛字的粉紅色令旗，立向台口先是淳于芳揮旗發令，紅隊健兒退去，那肩上斜掛粉紅緞帶標幟，一半手持單刀，一半手持鐵拐，全都背掛藤牌，鬢右斜插粉紅得勝花，一個個生得粉粧玉琢，英氣勃勃的一隊孩兒軍，早由四面八方騰騰躍起，不論遠近，都是各人認定先前立處，祇縱步便就了原位行列，不少參差，別的不說，單縱身一躍，便顯得捷比猿猴，輕如飛鳥，姿勢靈活，好看非常，衆童剛一立定，將台上兩個指揮，便各把令旗揮動，這隊孩兒兵，原是一刀一拐相間排列，號令一下，立即分開，先是歸歸一隊，用刀的歸淳于芳指揮，用拐的歸陸萍指揮，隨着旗令施展開來，刀法拐法各歸一色，各有五六十個，全以輕捷靈巧見長，舉紅白兩隊又自不同，等到單練完了一趟，台上兩指揮互把手舉起一讓，隨即發令交手，衆童聞得號令，各使一個鷄子翻身中藏蘇秦背劍的解數，就地一個翻滾，一齊把背後圓笠形的藤牌摘下，一刀一拐，捉對兒朝對方各一點指，動起手來，上來也是單打獨鬥，十來個照面過去，台上旗花號令一變，也由一對一變作夾攻混戰，刀拐各成一面，互相馳突衝殺，一時虎踞猿蹲龍翔鳳舞宛如挾蝶穿花，星丸流走，滿地滾轉，縱躍如飛，刀光霍霍，拐影縱橫，祇聽兵刃相觸，與藝牌招架擊打之聲，響成一片，脚底却聽不出一點聲息，鬥着鬥着又同使一個投挑報李

手法，各把手中兵刃，相對換過，這一場好似要略分雙方勝敗，可是誰也不甘退讓，刀拐交換以後，兩下衝盪抵禦，越發猛烈，這些孩兒兵，年紀最大的，看去不過十五六歲，旁觀諸人，好似多半代他們插着一把汗，各把目光注定場內，連個咳嗽之聲俱無，正殺得難解難分，前山忽又有鼓角之聲催動。陸萍隨即發令收勢，把手中令旗一揮。下面數百圍人影刀光，立時散亂如織，同時，一片刀拐牌相觸的繁音響過，晃眼之間，兩隊重又合而爲一，復了原來隊形，俱是氣足神旺，面有笑容，直和沒事人一般，挺立當場，看得王馬二俠連聲喝杉不置，一面將台上四人，齊立台口，各把令旗揮動，紅白兩隊人，已回原來行列，那旁觀的人，除却本山隱居的舊臣遣老等文人，便是這些健兒的父老眷屬，知道今日還要大會操，一聞前山再傳鼓角，早紛紛往兩邊讓避，空出山下一面，台上四人，往左邊操場看了看，各把令旗一揮一指，台下三隊人便把各人肩上，斜掛的紅緞帶一理一扯。一片丁丁的繁音過處，各由緞帶夾層中，抽出幾片極明亮鋒利的純鋼塊片，上面均附有機簧合筍拿在手裏略一撥弄裝嵌，又是一片金鐵繁碎之聲響過，變成了一付下附一條短冰刀的，本山特製滑雪利器，各自再把雙足挨次抬起，往那皮底快靴上，一壓一嵌，便自緊附脚底，動伴整齊迅速，轉瞬畢業，衆人回顧左操場三隊，一是飛抓套索，一是鈎連長槍，一是鐵鎚，也剛操演完，穿上純鋼雪具，兩場六隊，各立場中待命，跟着前山二次鼓角聲起，兩邊將台上指揮七面令旗一齊展動，衆健兒齊就原地，面向山下，柳春方料衆健兒，是由半山滑雪而下，忽見旁觀諸人，紛紛移動，走往兩側，丁良隨向柳春新來同門橫中說道，這是輕易難得見到的大操，上面還得看些，

無須走遠。我們就在山堂石階上坐定看吧，說時人已散多半，果然下去的人極少，多是各自約伴，就半山高處，各尋山石樹根，和當中山道石級石欄凳上落坐，往下觀看，那六隊健兒，早已蓄勢相待，忽聽一聲號炮，一道火花直上雲霄，衆健兒立即齊聲吶喊，各舞動起手中器械，由半山腰往下滑去，當地除正上面山堂的石級大道，打掃乾淨，沒有積雪而外，餘者全山均被幾次冰雪積滿，又滑，又堅，又厚，雖是半山，由上到下，也有好幾十丈高，山勢雖頗傾斜，但極險峻，凹凸之處甚多，途中更有不少怪石，大小樹木梗阻，並非純是斜坡，一滑便可到底，有的須要繞滑讓避，有的須要中道勝起，凌空飛越過去，然後再踏實地滑下，山勢險異不同，不是成列下駛，但各有各的距離，先前一聲令下，各自參伍爲羣，分開前後，地勢不能由己選擇，祇在事前暗中相度，下時頭排剛剛滑下。不過丈許，二排便跟踪飛降，三排以次，也相繼追下，稍爲失措，前後快慢不均，或是遇到途中險阻，讓避遲緩，或有蹉跌，雖然前後兩排發腳相錯，但是冰雪滑溜，迅速如飛，祇能加快，萬萬收不住腳，祇一出錯，至多不被第二排人踐踏再後諸排，決難躲過，好些新入門的弟子，均是初次是識，見這大隊健兒，一聞炮聲，便似飛丸之走急板，一排按着一排，有的單人獨駛，有的三兩相並，一齊往下飛降，眼看下面怪石巨木阻路，就要撞上，滑的人祇把身子一閃，便自繞樹而過，再不滑着滑着，雙足就冰上一點勁，縱身而起，雙手往外一分，越將過去，再似飛將軍，凌空往下飛墮，身子仍是筆直挺立，毫不彎曲，晃眼前幾排已然及地。滑下千餘人，人數一多越發好看，祇見滿山白影，帶着明晃的刀子器械五色標幟，飛星下瀉，不特身手輕靈，神速無比，一

人也未失閃，因是山各種操演，平日小半，排日分隊舉行，人數不多，似今日這等全數一處合操，難得遇到，連日和今朝，又來有不少外客，和新入門的志士，心料有人要看本山軍容，俱想人前顯武，一個個抖擻精神，施展全力，賣弄本領，格外演出許多花樣，益發驚險絕倫，祇管除了有根二三十個舊臣遺老，和這些人的眷屬，餘者差不多，全是行家，似此本山特有的驚險局面，滑雪絕技，那沒有見過的人們，全都看了個目眩心搖，昨舌不已，不消片刻，五隊健兒一齊滑到山脚，依然各歸隊伍，分立湖邊，空地之上，最後滑雪的便是那數百孩兒兵，一般外客和新進之士，多以為這些幼童，祇管武功極有根底，畢業年幼力氣單弱，難尋奇術演，能勝任的固然是有，決不能個個都和前五隊大人一樣，用以殿軍，當不似大人驚勢子緊急。方在議論尋思，陸萍令旗一揮便自發動。事情竟出預料之外，原來這數百幼童，多半都是山中隱居的一干名人子弟，從小練武，十九家學淵源，再經老少兩輩好幾位高人，指點訓練，本領益有深的造詣，本來地位便比這五隊人高，先削刀拐藤牌，乃是陸萍薄子芳新近教成，練熟不久，尙是初次，當衆演習，未盡所長，這一滑雪，才顯出這般小英雄的真功夫，滑法也與前人不同，先是刀拐兩隊，疎疎密密，分左右隨意散開，不似前人降臨難不成行列，前後左右各有距離，開頭陣容，甚是散漫。等一滑動，先是三三五五成羣下，有的有胸越前人，由人身側爭先繞越，搶駛而下，有的忽似失足滑倒，却將身子縮成一團，手足刀牌一時並用，一路縱按騰躡，滾轉而下，有的滑着滑着，突捨正面往斜刺裏別一隊中駛去，恰好對面。也有敵人斜駛過來，眼看撞個滿懷，倏地名把身子微微一扭，再定睛時

，兩人已挨肩對錯過去，連彼此的衣服器械均未沾上。似這樣接連二三十起，雙方隊中名有敵人，便自刀拐齊施，就那又滑又溜冰凍堅險的半山上門將起來，有的邊打邊往下駛，一面再避讓着，沿途樹木險阻，這樣滑下，還是極快，幾個交手，便自到地，祇是誰也不會受傷跌撞，互相笑嘻嘻收手歸隊，功夫還不怎顯，最奇是每隊名有十餘幼童，一遇敵人交手，那麼傾斜滑溜極急的下瀉之勢，竟會中途停住，各逞身手門將起來，有的還借途中石樹，阻擋收勢，稍爲取一點巧，那最高明的幾個，簡直說停便停，活似身子釘在上，毫不搖動滑落，並還招架往還，接連好些次回合，一會全隊下完，祇剩下這二三十人，仍在牛山之上據山而戰，若鬥不休，名逞身手，打得刀另藤牌，丁當劈拍亂響，誰也不肯認輸先下，引得王獅叟馬玄子和幾位外各，俱連聲喝彩，直到淳于芳見狀笑喝你們采頭已得，還不下去，當着諸位遠來的尊長老前輩，祇管班門弄斧作什，隨說隨將手中令旗一揮，這二十多個小英雄，方始停手，爭先恐後，做一窩蜂，電閃星馳，飛下山脚，剛剛把隊排好，忽聽山堂上面喝道，奉老山主令，今日元旦，座有嘉賓遠來，天已不早，就要開宴，着將壁虎飛鷹駭屑水火雲雷諸操，一齊免去，祇將五行九宮陣法如式演來便了，衆人聞聲仰望，那發話的正是淳于震，立處却在山堂後面的高處，那雖是延旭堂所在之地，因日月堂崇閣高大，冠絕全山，上面屈舍全被擋住，除非繞堂後，決看不見，這時，忽然多了一座飛樓，約有三丈來寬，通體未漆煥然，也看不出是何種竹木所建，怎會由地上突然湧起，樓上三面軒敞，僅有四根樓柱，中有二十多人，憑欄看操，柳春仔細一認，除山堂所見周義山主雁山六老中原三傑江西四友，以及後山隱

居的諸位老俠，新來嘉客高人外，座上還多了一老一少，那少年，氣度端凝華貴，年紀不大，看去不滿二十，元旦佳節，却穿着一身素服，與諸老并列，不像是個後輩人物，老的一個，鬚髮皆白，坐在少年身後，精神十分清明，不時和少年問答，狀頗恭謹，方想少年決非常人，忽聽丁良附耳低語道，你看座上那位少年麼，那便是新由中土逃來的嵩山少主未成基，身後便是老義士玉面神鷹金雷，隨來還有位姓劉的義僕，沒在樓上，連日鬧得天翻地覆，便由此三位而起，如今事情還不能算完，聽我師父口氣，不久便有要事，須你去辦，我自到此雖有了好幾年，一直沒赶上立大功的機會，到時，師弟却須把我帶上，也不枉我二人一見如故，柳春正想謙謝兩句，忽然又是一聲號炮，放起火花，那湖旁不遠大操場上，早已搭好將台，這次操演陣法，仍是原有七人上去，却由周靖爲首主持發令，那六隊人也早開列場上，名按方位，先由五隊人分別排成一個方陣，祇効童子牌隊居中，陣作圓形，開場六隊一體合操，再隨周靖令旗轉動，各自變換陣形，忽分忽合，參伍錯綜，此往彼來，互助衝殺，勢子越來越急，乍看上去，好似各自爲戰的一場大混鬥，祇見六色標帶，與刀光矛影混一齊，兵刃相觸，丁丁當當響成一片繁音，喊殺之聲震撼山岳，聲勢駭人已極，及至定睛細一注視，才知每一隊人，各有一樣陣法，自相生化，分合如一，始終五人作一小隊，往來如織刀各按五行生剋，互相變化，絲毫不亂，似這樣演習了一會，令旗揮動，一聲令下，全都停戰，衆健兒穿梭也似，就陣中略一馳走，晃眼之間，又排成一個，梅花形的總陣，仍是刀牌隊居中，外面現出五個門戶，人並未見走開一個，看去却少得多，衆方奇怪，忽聽一聲炮響，淳于震，

陪了馬玄子王獅叟和另外兩個外客，帶了一隊先進門人，由半山駛下，直奔操場，到了陣前不遠，周靖在將台上高喚道，王馬諸兄，想令愚弟兄斑門弄斧，區區小陣，何值諸兄一擊，請回去吧，王馬諸人未及開口，淳于震已代達道，王馬諸兄意欲逢場作戲，試試此陣有什妙用，恰值山主傳令，說望樓諸位遠來嘉客，贊賞他們練習純熟，意欲觀查禦敵時的變化，命我帶上幾十個，稍爲通曉此陣的門人，來此攻陣，以博嘉賓一笑，祇好連王馬諸兄，一齊陪來，事前已然言明，決不使用飛劍和重手法，祇被陣中大隊人圍住，尋不到門戶，或是前有多人阻擋，便卽算輸，並非真與他們硬對，諸位師弟可發號令，叫他們祇管各盡心方應付便了，周靖還要謙謝幾句，止住王馬諸人，祇由淳于震一人率衆攻陣時，馬玄子已哈哈笑道，諸位老弟不必客氣，王獅兄萬里遠來，也該讓他栽個小跟頭回去，我不過是陪綁，你們祇管施爲便了，王獅叟接口道，我也深知此陣變化無方，中含正反生剋之妙，此來原爲考量見識，並非求勝，就被困在陣內，有什相干，諸位老弟與淳于妹，祇管施爲，無須客氣，我和馬玄子單人各走一門，看是如何，說罷，和馬玄子，各把手一躬，一東一西，當先往陣內馳去，周靖不便再說，祇得聽之，跟着淳于震，率領那一隊人，也相繼往中間陣門馳去，柳春等憑高視下，看得畢真，見這三面攻陣的人，駛到所攻陣門前面，陣中忽各閃出一個，執旗的壯士，朝王馬二人恭身行禮，道了聲請進，隨將手中大旗一揮，退了回去，王馬二人，立卽空手馳入陣內，淳于震到了門前，說聲大家留意隨我同進，不可輕敵，便自領衆馳入，這三起人，入陣之時毫無阻擋，也未見人迎鬪，眼看駛祇中心，周靖忽道，諸兄請恕

無禮，隨把令旗左右連揮了兩三下，陣形立變，外觀仍是五個門戶，內裏情形却是大變，六隊健兒疎密相間，化出四十九個小隊，橫七豎八，列在當地，王獅叟本爲試驗陣法深淺，居心不是求勝，但也不願困陷在內，一則入門已深，尙無一人出鬪，所有列陣的人，見了自己，直如無覩，方要詢問，忽見陣中人影閃亂，跟着迎面來了五個手持長刀的健兒攔阻去路，楊刀便研，王獅叟自不把這五人看在眼下，欲用空手入白刃的本領，將那五人的刀奪過，再行前進，那知這五人俱都不弱，個個行家，人更矯捷輕靈，連鬪了十來個照面，僅僅奪下一刀，五人見打不過來人，各自微笑，把手一招，如飛退去，王獅叟雖然看準，身後左右列隊排立的一干健兒，全是埋伏，各有變化，自恃本領高強，仍然不以爲意，見五人略敗即退，將所奪大刀往地一擲，拔步後追，按說王獅叟的脚稱，自快得多，可是五人在前，祇晃了一晃，便即無踪，此外前後左右俱是敵人，東一叢西一聚，橫七豎八，除非違了本意同前硬衝，對方不動手，祇好由他，不去理探這時見五人跑出不遠，忽往斜刺裏一閃不見，不禁性起，也往斜刺裏人叢中追去，剛一舉步，便聽前後左右四面吶喊之聲震耳，同時前面閃出一隊手持刀矛弓箭之類的敵人，阻住去路，再試往身後一看，那裏還有人影，外面景物也看不見，知道陣法神奇，並還附有法術，原路退出必已艱難，率性往前衝去，心念才動，忽有一隊童兵由右襲來，叟是何等人物，怎肯與小孩較真，祇得略爲應付，雙方才鬪了兩個照面，衆童兵忽然返身退走，王獅叟因對方攻陣的人是馬玄子，前去尙可會合，仍起急追，那幼童逃處，却在右側，也和前五人一般，晃眼投入右側，大人叢中，一晃不知去向，試再回望

身後三面的人，又是隻影皆無，明明左右兩側，有不少的健兒列陣而立，祇一走過回望，立即無踪，便飛也沒有這等快法，尤可怪是，進陣時節，正當中午，快雪新晴，日朗風和，本是極晴明的天色，就入陣這一會的功夫，變成一片昏黃，除前面列陣諸健兒，依舊層次分明，排立若衡外，每過一處，身後左右排列的健兒，便自失蹤，自己也曾留意觀察，才一舉步，立即回顧，仍是無用，脚不舉步，左右兩旁還是從容排列，祇一舉步再看立隱，當地原是大片廣場，四無遮蔽，身後那多的人，竟會看不出是怎麼隱去的，連來路陣門，和廣場左近的湖山林木，樓閣田畝，全都不見，祇是暗霧沉沉，無異深夜，天似快要抵厭到了頭上，這才知道陣法微妙，中藏六戊循法，變化無方，先前山高處，俯觀全陣，雖覺陣勢靈活，長於變化，憑自己的功力識見，必不致於破陷在內，不料外表彷彿容易，一經發動變化，竟有如此利害，好生驚奇，且喜先前的話不會說滿，又識得一些丁甲禁制五行生剋，對方主持人更是新交良友，一時乘興逢場作戲，雙方均存謙退，不以敵人相待，入陣以後，祇是辨別門徑方向穿行，未向沿途列陣健兒衝突交手，雖遇見兩起，誘敵的，也未施展拿手傷人，對方自然也不肯盡精施展，照此情勢，就不出去，也還不算十分難堪，否則丟人就大了，陣法已然發動，形勢越來越緊，暗影昏茫中，前面的隊列不時出沒隱現，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移動排列，當中將台久已隱去，幾個轉折以後，方向都迷，馬玄子和淳于震這兩撥攻陣的人，自然更無踪跡可尋，情知不妙，再往前走，必陷重圍，脫出固難，自己却似鑽窗紙的凍蠅一般，豈不引人笑話，便即止步，不再前進，一面回憶來時幾個轉折，和將台的距離遠近，剛揣測出了

幾分，忽聽陣中吶喊與兵刃交觸之聲紛然交作，仔細用心測聽，雙方人數頗多，互相應和；知是中路，淳于震的一撥正與陣中健兒交手，可見自己尚未攻到中路，正打主意如何撲向中央將台，猛又聽急風颯然由側擦過，去路正向右側，循聲向右前方一看，列陣健兒最多，都是刀矛如林，寒光閃閃，隱現無常，若遠若近，密層層爲數何止千百，那風聲却自人叢中衝過，那多的人阻路，如不動手衝突，決通不過，竟會毫無動靜，心中一動，頓觸靈機，估量這些隱現出沒的隊列，許是循甲虛影，那來路無人之處，反到埋伏重重，雖拿不定是否如己所料，但是此外更無良策，自從入陣，尙未與敵硬對，行進也緩，何不也用聲東擊西之法，試他一試，主意打定，暗中默相好了，形勢方向，先照直往前馳去，剛走出五六丈，瞥見前面健兒，環立若牆，阻住去路刀矛並舉，待要湧上，更不交手，倏地抽身，改進爲退，還未退到原處，暗影中，又閃出幾列敵人，將路阻斷，同時來路左方，空無一人，各方刀光人影，却似潮湧而來，王獅叟見狀，越知所料不差，因不備用劍遁飛行，猛一翻身，施展內家輕功絕技，冷不防逕向右方人叢中縱去，一躍十餘丈，前面果是虛影並無阻攔，心中大喜，暗忖不必衝出陣去，祇能撲上中央將台，便可保顏面，將台遠近，早算計差不多，接連幾躍，最後一次，腳剛落地，忽聽前面有人說道，獅兄來了，果然話不虛傳，請上來吧，王獅叟本沒看出將台所在，一聽發話的是陸萍，相隔不過丈許，立即循聲往上縱去，腳剛落地，眼前同時一亮，重見天光，立處恰是台口，馬玄子也剛到達，心中暗自徼倖，雙方見面，各致讚佩，王獅叟力說，諸位老弟有意相讓，連道慚愧，陸萍道，話不是這等說，因是自己人，一時乘興

遊戲，未曾入陣，你先受了許多限制，祇馮一雙空手，便要穿行全陣，實不相瞞，陣中這幾千人，雖然未經過大陣仗，也都是本門諸兄弟們，按照老山主和雁山六老所傳教練勤習而成，內中並還藏有奇門遁甲之術，變化頗多，便他們武功雖非上乘，也都下過苦功，百選百練之士，一主一客，一明一暗，人數又多，多大本領到了陣中，恐也難於應付，並且我們均知老大哥的本領識見，毫未存有讓退之意，埋伏重重，到處剝棘，如換別位功力稍弱的入陣，就算他們知道來人是位尊客，不敢過於冒犯，但是陣中，所有生剋變化，息息相關，到什麼地方自然發動，他們不能作主，至多不肯擒拿傷害而已，來人稍一不慎，觸動埋伏，不必他們動手，但自行暈倒了，適才獅兄，已將頭層禁制觸動，當時一片漆黑，除陣中所現虛影外，什麼也看不見，此時獅兄，似已覺出有異，曾在木宮方位上站了一站，突向第四宮陷門上馳去，那是一個人到必擒的所在，周二弟以爲要糟，正待變換陣勢時，那知師兄，心中早有成算，看出右方列陣多人，俱是虛影，明知前面有險，故作驚人之舉，眼看再前兩三步，便陷入伏內，忽然回頭，跟着便用聲東擊西之策，衝開千百層虛影直撲將台，來勢尤爲神速，晃眼便到台前，與馬玄兄有異曲同工之妙，固然彼此未以敵人相看，我們必有所恃，應變稍緩，就把獅兄，當作敵人看待，照此機智神速，也實令人措手不及，再要任憑飛行絕跡，劍光縱橫不更難辦麼，馬玄子接口笑道，陸老五不必再恭維我們了，現在淳于大弟正在攻陣，他還是深悉此陣微妙的自家人，所率一干後輩，也都功力精深，不比尋常，按說可以任意穿行，且請看他們如何難法，就知此陣的利害了，王獅叟這時，才知此陣出於老周山主與雁山六友所

傳，陸周諸人，祇是奉命代爲主持操演，來時不合輕看了他，憑自己的功力識見，加上飛劍，雖未必將陣破了，當不致於失陷在內，無如來時說了大話，不能盡情施展，敵暗我明，對方發揮操縱，舉手之勞，又容易，又迅速，祇管突出不意，斷無不能防禦之理，陣中黑暗異常，又並未看出將台所在，恰巧對方招呼，方得循聲縱上台去，台上四望，仍是雲白天青，日朗風和，全陣健兒，齊在眼底，可見適在陣中，迷路亂轉，人早看清，不特有意相讓，恐損自己多年盛名，連那黑暗中由身側飛過去的，風聲人影，也許是特爲自己開路，故意如此，想不到在北五行省縱橫數十年，生平未遇敵手，老來却在這大漠窮荒之地幾乎失脚，幸而設陣的主腦人物，俱是前輩劍俠，就落下風不算是丟人，到底不是滋味，祇顧尋思內愧，聞言轉身，細看台下，與適在陣中情景，大不相同，那六隊健兒，均按五行九宮方位，橫七豎八，排成四五十條行列，散佈陣中，淳于震一人斷後，同了一隊攻陣的人，本由正面入陣，不知怎的竟會岔向西北方晦門上去，那一帶列陣的健兒，便和走馬燈一般，分合往來，四面亂轉，有時攻陣的人，向兩邊人衝中穿過，前進不到十丈，必有多人迎頭攔阻，雙方兵刃，剛一交觸，立有一片淡烟飛起，陣勢仍是原樣，攻陣的人，却似自知不能再進，轉身往斜刺裏跑去，明明近側空無一人，有路可以直達台前，竟似無覩，反往人多之處投到，一遇阻隔，又復避去，始終不敢向前硬攻，似這樣左衝右突往復奔馳，祇在西北角上來回亂轉，始終沒有離開晦門方位，看去甚是吃力，列陣諸健兒，却是動作從容，行所無事淳于震和另兩外客，雖然無計取勝，人尙精神，餘人多半神情焦灼，頗有勞乏之狀，漸漸圈子越轉越小，鬧得四

面楚歌，動輒得咎，祇在那一圈行列中繞走奔馳，已不能走出十丈以外，幾番想要奮勇朝前衝，但是雙方才一交手，輕烟必起，淳于震想是知道輕烟後面，還有利害埋伏發動，忙在後面大聲發令，命衆速退，退時衆人神情似頗張皇，可是由上望下，全陣清明，一目了然，除輕烟無故飛起有些奇怪，別無異狀，攻陣的人無一庸手，如此胆怯，可是奇門遁甲妙用無方，利害非常，此時固然旁觀者清，淳于震這一隊人，必也和自己先困陣中一樣，昏天黑地，阻礙橫生無疑，祇是他乃本山第二代英俠中，精通劍術的高明之士，周陸諸人和乃妹淳于芳倚且精習此陣，隨意運用，他是老大哥，反而如此狼狽，是何原故，方想向陸萍詢問，淳于震忽令所率諸人同聚一處，先向衆弟子問道，我說你們陣法才學了一半，不知先後幾天五行九宮變化，入陣必定失陷，看是如何，我本不難引了你們，直上將台，或由生明兩門穿出，一則想試試你們近來學業悟境，二則望樓上老山主，和各位老前輩，要看此陣妙用，故此由你們自在前面進攻，我祇在後督率，免得新春元旦，失陷被擒，落個無趣，你們現在陣中，奔馳了這些時，雖難脫出，當已識得一些趨避，時已不早，元旦盛筵，就待入席，我陪了三位外來嘉賓，先去將台相待，你們可各分散，照我和各位師叔三月前所傳口訣，不必再往將台進攻，各自覓路，由生明二門退出，你們已有一知半解，易進爲退，雖不似攻陣艱難，但也不是容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陷埋伏，可速停住，等候陣勢撤收，重見天日，再隨師長同去入席，切忌自作聰明，再如逞能不自量力，身陷伏中，被擒暈倒，當着這許多前輩尊客，就不好看了，此舉大可考驗爾等功力悟性，此是西北晦門，坎宮第七度，與兌宮第十一度

交錯的方位上，爲全陣先後天生化微妙之區，你們不知道遁甲迷踪，神妙雅測，入陣不久，便生變化，被其誘投到此，一直不曾警覺，始終以爲是在震離兩宮之間，所以白費心方，越追越緊，幾次強行上前，觸動五行禁制，非我同行，早已全數入阱，我現在指明宮位躡度，就你們天資功方，各有高下，未必全數脫出，不求有功，祇求無過，總可以辦到吧，說罷和同來觀場的幾個同輩外客，逕往正西方馳去，眼看與前面，排列的人相撞，倏地避開正面，往左一閃，又復折而投北，進不二十步，再由右方一條人衝中倒退回來，接連又繞越了兩三條人衝，忽又回到原發脚的坎宮附近，與衆弟子立處差相不足兩丈，僅有一排健兒隔在中間，不能通過，可是衆弟子，多望着師長前行途向，人已回轉，就在眼前附近，竟無所覺，淳于震等數人，由此方始走上赴將台的正路，所行俱是空處，毫無阻隔，其疾如飛，晃眼便到台下，陸周諸人見有外客同來，忙即出聲招呼，同來三客，一名文公穆，一名劉沛，一名徐成玉，乃是江北有名人物，芒碭三俠，此次萬里來訪，一半由於聞說周氏父子與諸老劍俠威名，想要見識見識，一半也是近年聞說塔平湖白馬山威名遠震，一番引得對頭疑忌，尋上門來，當時爲顧大局甘受屈辱，事後却令小周山主和淳于芳趕往北京，將來的那夥人，一齊誘出京去做掉，一人未留，周靖不忿老父受侮，報仇原可，祇不應故顯形跡，遺禍東吳，對頭不知究竟裏，認定是江南八俠，和芒碭三俠所爲，於是偵騎四出，把大江南北擾鬧了個地轉天翻，先前誰也不知是塔平湖的來路，後始得知大概，其勢又不能向對頭舉發，平日受了許多麻煩，最終仍是黃山始信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耀，見事鬧太大，江南八俠中最利害的一個了空

和尚，已吃對頭，勢迫利誘，收服了去，夜長夢多，這些劍俠雖不怕事，但是牽連了不少的人，越來越不像話，一面飛書與天山狄梁公，請其轉告塔平湖老少諸俠，得意不可再往，一面約了新近來訪他的好友木尊者，同出解圍，憑着二人飛劍法力，加上絕妙計策，把對頭派出來的許多利害爪牙，打發回去，方始平息，事後想起，覺着周靖分明殺了仇人，還要給對頭存江南北樹下許多強敵，用計太毒，來人沒奈何這般英俠，却累得這般英俠的親友，多半受了驚擾，越想越不忿氣，本心想要登門質問，說好便罷，說不好，便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也在天山路上，惹點亂子，代他引敵上門，出口惡氣，那想到塔平湖，自從那次來人騷擾，與建山堂以後，把裏外湖水道隔斷，分成兩起，人來祇能進到外湖，那裏盡是山中佃戶，和隱跡農耕的親族賓從，應對生人，早受過訓練，看去全是無知鄉愚，休想問出絲毫形跡，問他有無周氏父子，却答說有，好幾家都姓周，及至挨次訪看，全都不似，鄉風極好，待客尤爲殷勤，割鷄爲黍，再四留住，誠懇非常，怎麼試探，也不露一點馬脚，並且有問必答，從無吞吐，有時彷彿得到一點線索，等尋了去，不論明查暗訪，結局仍是錯認，全湖居民不足百家，除生活富裕地土肥美物產豐饒，爲天山路上僅有外，一無可疑之處，那內湖重地，却是形勝天成，再加人工佈置，益發險固，四山環矗，平湖中間，防禦既是周密，更有奇門禁制，外人一步不能走進，望去祇是一片，戈壁流沙，連湖山的外貌，都爲奇門幻相所掩，不是分毫，三俠終覺陶隱君決無虛言，雖然訪遍外湖人家，無跡可尋，心終不死，假口愛玩湖景，逗留不去，立意要查出周氏父子下落，那知他才一到，對方已得報，因三俠也是行踪隱秘

雙方素昧平生，祇淳于震一人相識，偏又出山未歸，初來不知何意，如非老周山主持重，一般小俠誤以爲是仇敵鷹犬又來生事，幾於下手，這日三俠，因是久訪無着，不甘這萬里跋涉，不知所住農家，全是山中耳目，無意中談說此行經過，因當地祇一片湖蕩水田，不似用關大事之地，漸漸疑心陶隱君之言，有虛有實，周氏父子隱居之地，並不在此，真實所在祇狄梁公知道，欲往北天上訪問，議定還未起身，山中接到報告，恰值淳于震回山覆命，聞說外湖來了三個可疑的南方人，因老山主不願在本山殺人，止住衆小俠不令與來人對面，內中懼了妹子淳于芳和陸萍周端已然議定，來人一走，便尾隨下去，照他那等挨家盤詰，無禮可惡，不問來意如何，祇一出省境，先給他一個下馬威，將人制倒，在行拷問，如是奸細立時殺死，否則看事輕重發落，暗忖昔年追隨恩師神眼邱林，在湖南大雲山練習劍術，爲了心志雖然堅純，資質尙差，難到上乘境界，身劍未能合一，便隨恩師溯江而下，行道積功，均在大江南北各省，凡是高明人物俱都相識，這三人口操南音，又非雲龍山派來，探報又說他不是庸手，許是舊及，也未可知，正談說間，忽聞要尋狄梁公訪問周氏父子，照此說法，怎會是仇敵爪牙，心中奇怪，忙即討令，夜往外湖探查，淳于姊妹還恐乃兄人單，暗中跟去，淳于震到後一看，竟是熟人，當時不知何意，未與相見，三俠次日也自起身，淳于兄妹，早在當晚繞向途中等候，文公稷劉沛徐成玉芒陽三俠，和淳于震以前原是相識，見面驚喜，淳于震問明來意，便告以塔平湖忠臣義士劍俠英傑，如雲之盛，又代周靖解辭，並說同行女子便是舍妹，三俠聞言自生仰慕，便雖引進拜見山主和老少諸俠，淳于震答說山規甚嚴，引進外人

尙須請示，三位兄台來訪，雖決不會拒見，也須先容，淳于芳說大哥不必多慮，我代你先往請命，你陪三兄隨來便了，說罷一縱遁光，便自回山，老周山主立命延請，見後請入賓館安置，盛筵相款，山中例規，不是本盟弟兄，外客無論卑尊長幼，俱送賓館待承，平日除公宴外，祇由所訪主人自行作陪，那本不相識的輕易不在一齊，便偶相見，也祇略叙寒溫，禮貌雖佳，無什話說，這三人性情又頗剛直寡和，爲愛當地湖山之勝，離新年已無多日，主人再殷殷挽留，便住下來，準備過了燈節再走，第三日便是除夕，連着三日，均是淳于震當班輪值，賓館中祇派一弟子陪侍，山中年夜盛宴，座無外客，三俠知道山規如此，淳于震又不時抽空前往陪話，對朋友十分真誠懇切，起初未以爲意，晚來備有豐盛筵席，三俠吃完，隔窗外望，全山兒童正放花炮，到處鑼鼓齊鳴，笙歌略細，山上山下以及賓湖一帶，點起無數紅燈，山有火口地出溫泉，祇管大雪之後，王積銀堆，湖水不冰，依然淪連，花炮燈火，照耀碧波，點綴得年節風光，又是清華，又是宏麗，一時酒後乘興出來散步，觀玩年景，無意中聽到幾個刀牌隊中小飛卒，談起元旦大操之事，把那六合九宮陣法，誇得天下無敵，三俠因對方俱是幼童，未以爲意，不合上前搭話引逗，山中這些小英雄，俱都好勝喜事，早知來了三個能人，自己恐怕慢客受責，和人比併，却故意說些激將的話，相激三俠明日攻陣，三俠果彼激動，到了演陣時節，正相如何措詞和主人說，正趕山主傳令，命淳于震師徒攻陣，恰對心思，便和淳于震說，要往陣中見識一回，淳于震知此陣乃諸長老所傳，三俠難於討好，始而再三勸阻，令與衆門人隨時隨地，分前倒換上前不要分開，三俠不便再強，勉強應允，否則非丟大人不可

，三俠均比淳于震年長，俱是見多識廣，久經大敵的能手，又各有一口吹毛削鐵好寶劍，上來看事容易，那知淳于震氣三俠狂傲，推說要試衆弟子的功力，並不當先引導，祇在後面督隊，遇到前途有險，方始喝止，一任上前，全不聞問，剛進陣門不遠，便將埋伏觸動，天昏地暗，白日無光，連遇兩次大險，均仗淳于震提醒，才未入網，三俠仍不服輸，重又搶向前去，於是誤入晦門坎宮決地，一時阻礙橫生，漸漸入了牛角尖，轉來轉去，祇在數丈以內，這還是主人留有情面，不然早已束手受擒，三俠這才看出真個利害，最奇是那些列陣的敵人，照着上面所見，憑武功決非自己三人之敵，可是一經交手，俱是力大無窮，寶劍也不能斷那兵刃，跟着烟光一閃，左右和後方，立現出一大陷阱，前面敵人不戰而退，同時頭腦便覺昏暈，搖搖欲倒，耳聽淳于震大聲喝道，前有陷阱，和法力禁制，萬進不得，餘下三面到是幻景，速退要緊，退下一看果是實地，枉自忿激，無計可施，似此東奔西馳，左繞右轉，往復回環了一陣，雖祇個把時辰，并不算多，無如身在陣中的人，受了奇門遁甲的禁制，頭昏眼跳，身上好似厭有千斤重力光景，又復黑暗不辨東西，步步皆險，窮於應付，端的方絀勢蹙，無計可施，淳于震看出够了他的受用，方始說出前言，令衆弟子分別覓路進退，自和三俠去往將台，三俠到此境地，悔恨已然無及，事由自己力請，不能怨人，祇難受在心裏，這且不提，台上諸俠，早見這一隊攻陣人的狼狽之狀，一見四人到來，立將台前禁制移動，放其縱上，見面少不覺敷衍幾句，正談說間，陣中忽有三人飛入，定睛一看，原來兩個紅衣少女，同了淳于荻，突由正西方明門衝入，來人甚是內行，入陣便走上反五行的躡道，那時，衆弟

子剛剛議定，試探着尋找出路，吃二女趕將上去迎住，淳于荻喊道：「你們都隨我來，說罷引了衆人，逕由東北繞向正東震宮生門穿出，所經之處如入無人之境，陸萍還相倒轉陣法攔阻時，淳于芳忙攔道：「玉哥不可冒失，大漠莊齊孫二位姊姊來了，一言甫畢，兩紅衣女子一縱遁光，已飛上將台，原來二女，一是芙蓉劍客良長女齊令賢，一是啞崑崙孫同康的姪女，金麟劍孫寶玲，乃大漠莊小一輩女俠中有數人物，因和淳于芳交厚，聞說後山隱居的獨臂老俠沈氏父子，尾隨番僧吃人識破，特意趕前拜年，就便打聽沈氏父子追敵經過，到時正值操演陣法，本相暫作旁觀，等操演畢，再由淳于芳領往後昏參見老山主，和雁山六等老俠，行祇山脚，正往上走，淳于荻聞得望亭輪值的人傳報，大漠莊有兩位女俠來訪乃姊，忙接了下來，陪同在半山坡上觀陣，二女原是行家，見周陸淳于諸人把玄門中最高深玄妙的陣法，以人力來佈設，中間雖藏有奇門遁甲妙用，仍是人爲主體，難得是那多的人，訓練那麼純熟，武功均非尋常，不禁連聲誇讚，這時三面攻陣的人，祇馬玄子因以前言經試過，又會眼見周陸淳于等男女小俠教練演習，識得微妙，知道此陣變化神奇，上來處處留心，不似王獅叟自恃性急，一到陣中，覺出形勢不佳，便即停住，正在靜心觀查，準備辦清門戶躡度再行前進，台上諸人早知王馬二人，祇憑步行，想在陣中隨意穿行，大非容易，馬玄子交厚，性既和易，又識得一些變化機密，至多迷了方向，進退皆難，尙不致於鬧什笑話，王獅叟性剛好勝，多年盛名大非容易，萬一還能不知進退，陷入伏中，吃點小虧，雖說咎由自取，當主人的也不好意思，此人又是傲性，公然前往接引，他必內愧，不無介介，陣法玄妙，敵人入陣，幾個變化以

後，不特門戶方向全迷，當時天昏地暗，頭暈眼花，彷彿陷身濃霧之中，對面不能見物，所看到的全是幻景虛影，再一冒失前進，立即被擒，或是自行暈倒，可是入伏之敵，雖然四望沈冥，一片漆黑，主持人和局外旁觀的，却和先前一樣，全陣清明，纖微悉覩，且敵人爲陣法所困，祇管在那大祇方丈之內，往返奔馳，亂竄亂轉，十分可笑，而敵人却是茫然，一無所覺，馬玄子較比內行，雖也觸動埋伏，人却知機，沒有妄退，致蹈危機，王獅叟先在陣中，急行亂擾，已然開了笑話，現又危機四伏，行將入阱，如可能再延遲，坐觀成敗，忙先發令，將那一帶的陣勢，略爲變更移動，免其誤投陷阱，再由陸萍趕往，假作由外入陣，於不現形迹之中引其上路，直赴將台，將這面子圍過，以免彼此不安，馬玄子雖把埋伏引發，身未入伏，無須往接，地位又好，離台甚近，祇由周靖，將那一帶奇門禁制止住；同時，再把那一帶的陣勢，略爲移動，使其來路直對將台，經此一來，馬玄子首先辨明途向，直往將台趨去，王獅叟也自驚覺，脫困上台，還有中路這一隊，人數既多，淳于震意在考查衆弟子功力悟性，又不忿三俠傲憤，不納忠言，欲使知道利害，於是變作老鼠鑽牛角，越鑽越緊，直到三俠計窮氣沮，淳于震才借話點醒，引往將台，剩下許多門人，却令各憑所學，相機遁出，淳于荻因次操演時久，午宴將開，又有往客來訪乃姊，急欲雙方見面，引了來客，見完了本山諸老輩，再延往紫瓊窳，款待歡宴，乘着新春元旦快叙爲樂心中早已不耐，巴不得立時收場才好，及見淳于震丟下衆弟子不管，知道這些人中，至少還有一小半人，要入伏失陷，照此情形，料非急切可完，有心衝入陣內，將衆人全數引出陣，以便早完，但又陪着來，

客，不便獨行，想了想故意說道，看今天情勢，收陣還早着呢，家兄也是不體念人，新春元旦，却令這些門人犯險，自去覓路出人，如有失閃挫折，豈非晦氣，久聞二位姊姊道法劍術，無不高明，何不逕往將台上去，將家姊喚出陣來，我也就勢引衆弟子退出，使他門早點收陣完場，我們好玩，齊令賢爲人謹厚安詳，覺着主人元旦演習陣法，本山諸老以及金山長幼人等，均在旁觀，可見此舉甚重，自身是客，如何可以冒失入陣，方自沈吟未答，孫寶玲早搶口答道，我早就有這意思，祇爲主人元旦閱操盛典外人豈可入陣相擾呢，淳于荻道，這個無妨，姊姊沒見上台去的幾位麼，除却家兄，全是外客，今日乃是尋常列操，不過正值元旦，人都清閑無事，又值開山之後，人都聚在這裏，顯得熱鬧罷了，二女人也因當日還要趕回大漠莊去，不能在外久留，急欲與淳于芳相見，又認淳于荻愚厚真實，言必不虛，便即應諾，二女因淳于荻，不能御劍遁，先是一同步行趕往陣內，等與衆弟子對面，笑道，二位姊姊自請上台吧，我引他們出陣去了，說罷引衆弟子，由明門繞出，二女各縱遁光，飛上將台，淳于芳見了大喜，忙向台上諸人分別引見，隨向周靖道，荻妹已將衆弟子引出陣去，陣法已挨次演習，天已不早，請和諸兄收陣，分散他們，我陪二位姊姊，去見諸若輩，事完均往紫瓊窈，小飲元日宴，我和荻妹不入席了，周靖笑道，二位世姊不是外人，又是飛仙劍俠一流，想不致厭惡我們，少時把我們這兩席也移往紫瓊窈去，以免破了舊例，使同盟兄弟姊妹分散，不是好麼，淳于芳答道，由你，隨向衆人忽作別，同了齊孫二女，同駕遁光向山半飛去，因齊令賢堅執後輩之禮，到了日月堂前降落，並改步行繞往後堂，剛經過日月堂，見一侍者迎面

跑來，見了淳于芳躬身說道，老山主有令，請大小姐陪了齊孫二位小姐，先住紫瓊窈款待，老山主和諸位老俠，現陪兩位遠客和嵩山小主，望樓觀操，少時陣收客去，即往紫瓊窈相見，淳于芳聞言料有原因，便即答道，煩你稟告老山主齊孫二位小姐，親來與老山主，和後山諸位老前輩拜年，照你說話，那麼後紫瓊我們暫時也不去了，我本在紫瓊窈備有酒席待客，齊孫二位小姐一時不走，請老山主事完再來好了，齋令賢笑道，我二人此來，專誠與各位尊長們拜年，本無什事，既有遠客在座，反正日內還來，就有什話，與芳妹說也是一樣，煩勞轉稟，率性不要勞動吧，淳于芳眼快，遙望前兩望樓上，老山主馬靖假作馬攔觀操，一手微垂攔外，對着自己揮了一下，想起今早，遠客來得突兀，料有原故，便向齊孫二女道，二位姊姊，有話到我那裏再說吧，一兩揮手，令侍者覆命，自陪二女回轉步行往紫瓊窈走去，石級下未一半，廣場上陣勢已收，所有健兒均各分散，鐘聲又起，因是每年第一次盛宴，人數又多，全山人衆，各有入席地點，這末次鐘聲打罷，不多一會便自開宴，山上下山一千男女老幼，各往預定之處走去，往來如織，看去甚是熱鬧，孫寶玲笑道，到底這裏，老山主日常行動，均用兵法部勒，與別處不同，全山上萬的人衆在一齊，祇管此來彼往，看去繁多，一絲不亂，更聽不到一點喧笑之聲，也沒一個搶先前面望樓擠的，要是我們大漢莊，人還沒有這一半多，真要照這樣子，同時入席宴聚，別的不說，單是互相說笑之聲，早聽出老遠去了，淳于芳笑道，大漢莊人間仙境，所有的人，個個終年歡天喜地，我們這裏多是孤孽臣子，每年除夕子夜後祭廟，老山主照例必要召集全山人衆，宣示一番，詳述烈皇殉國之慘，跟着早來便是觀操整軍經

武，祇管是新春元日第一次歡宴，但是前幾個時辰，老山主和那幾位遺老舊臣，激昂慷慨，聲淚俱下的情景，怎麼也不會健忘，任多高興的心情，由不得也要減去多半了，怎能和貴莊仙居的人，相提並論呢，正說之間，柳春同了丁良正故意一同繞走過來，齊孫二女俠，二人均曾見過，便同讓立在側，恭恭敬敬施了一禮，各叫了兩聲師伯叔，淳于芳早已看見了柳二人，是在人叢中一路閃避繞越，由上下馳，再由前面去路，繞迎上來，心本嘉許柳春丁良又是陸萍惟一愛徒，平日十分恭謹，人極機智靈巧，也是素所心喜，另眼相看，不以尋常相待，便笑向丁良道，柳春新來沒有你壞，適才你和柳春耳語，如今又由前繞來，必是不願隨衆入席，相到我那裏吃去，對不對，柳春見被道破，臉上一紅，丁良含笑恭身答過，弟子怎敢和師叔取巧，二師叔做的菜好，時常賞給弟子吃，叨點口福，還在其次，主要是想齊孫二位師伯難得到此，弟子等如若侍立在側，既可得點教益，更可長點識見，聽聽有什事可供奔走沒有，求師叔恩准，淳于芳邊走邊答道，我早知是你出的主意，你終日惦着北天山的事，一見齊孫二位師伯到來，便打主意探聽消息，你以為事情容易呢，到時就知道利害了，你雖胆大，人却聰明，既如此好勝貪功，我也不肯阻你心志，不過二位師伯和我未說什話，是否於北天山冷魂峪之事有關，尚不一定，好在你二師叔今日備有兩席，你兩個隨去無妨，人數已多，別的師兄弟却不要再約去了，丁良同了柳春，在後隨了同走忙答弟子此事不願人知，除二位師叔外，祇和師父談過，連柳春雖有相約之意，那還是因聞他本來不久要去之故，現在尙未談及，事關重大，如何敢於冒失，再者他們未奉師叔明命，也決不敢，淳于芳沒有再說，跟着周

靖周謙趕來，遙望陸魯周馬諸俠，已陪了王獅叟馬玄子由別路到了紫瓊窈前，溪橋之上，淳于芳笑問周靖，我大哥怎的尙夫來，周靖低聲答道，淳于兄爲人謹厚，因覺他那三位朋友適才攻陣，栽了個軟筋斗，面上神色老是訕訕的，心情難知，這三人本以外客相待，與王馬兩兄不同，既不肯引來與我們一起，又恐怠慢了他們，行時用暗語相告，說要陪那三人同飲，不往紫瓊窈來了，淳于芳道，這三人既有三俠之名，當不致是什奸惡之徒，他先看事易，攻陣以前，保不說上兩句大話，不料幾陷陣中，自覺無趣，也是人之常情，大哥恐有差池，不肯引來，難說小心稍過，近來我們踪跡已露，年前又有那大一場風波，謹慎些總好，衆人一路談說，不覺到了地頭，陸魯諸俠已到，淳于荻迎了出來，柳丁三人隨同進屋一看，就這半早晨的功夫，淳于荻已抽空回來，把那外間大敞廳重新佈置，又是一番景象，祇見晨旭烘窗，梅影在壁，歲朝清供，色色新鮮，滿室芬芳，清馨襲人，器用精潔，纖塵不染，端的又是高雅，又是華美，齊令賢知淳于芳平日不是單騎荒漠，絕塵千里，便是御劍飛行，上下天空，家中瑣事一概不問，全是乃妹一人佈置，見改舊觀，知是淳于荻所爲，笑道，二妹外表豪爽，好似粗枝大葉，內裏不特心細如髮，並且自有邱壑，無論飲食器用之微，祇經他手，便成絕勝，真可令人佩服，淳于荻笑道，姊姊你這些話，比罵我還苦，齊令賢笑道，焉有是理，我說的是真話，淳于荻道，別的本領我沒有，平日專好弄些吃的，用的，收拾屋子，這原是我短處，姊姊却說我可佩服，你說我怎麼會佈置，像你們大漠莊仙居，內有幾處，要了我的命也佈置不出來，這是違心之論，不用說了我生來是個獨角醜八怪，你不好意思明說，却說我外表，粗枝大葉

齊孫二女，見他說時，搖頭晃腦，頭上肉角，顫巍巍亂動，都忍不住好笑，知他素喜說笑，也就不再分辦，淳于荻還要說時，淳于芳已把另一邊先到落坐的本山諸俠，和王獅叟馬玄子二人，引了過來，互相禮見，重新落坐，跟着又來了幾個少婦少女，俱是後山諸老俠的媳女，因聞齊孫二女俠來，淳于姊妹又着人請宴，特地趕來陪客，彼此相見禮叙，二侍女已將席面擺好來請入座，男女人數差不多相等，無形中分成兩桌，祇淳于荻一人，在男席上當主人，柳春丁良也得列坐下位，因是元旦春宴，講究家庖風味，不尙海鮮，但是樣數甚多，鷄鴨魚鼈，牛豕羊鹿，均分乾鮮兩種，此外更加上許多山中野味，以及蕉笋松蔬，茵蔯鷄燻之類，開頭席上，先陳列着四十八個，是樣精雅玲瓏小巧的特製春盤小碟，葷素相間，糟臘風瀾，各極其勝，爲了菜肴繁多，每品祇一小碟，以免殘餘暴殄，底下熱菜，也多是重質不重量，客人意如未饜，可以隨時增添，連前和後，共有一百多品，均是講永鮮腴精緻絕倫，色香味皆擅勝場，座無外客，主人祇有兩名慧婢，一個去往厨下，助那代淳于荻作菜的厨媪，切割傳餐，室中祇有一婢，在女客席上隨侍服役，男席便由柳丁二人，隨時代爲傳遞，柳春見那菜肴，比大漠莊樣數多出好些，看去診品無多，華貴似乎稍遜，而鮮美新奇，風味之佳各自不同，方在暗中稱奇贊美，忽聽丁良含笑悄告道，今日座有大漠莊來的佳客，十五叔父在賣弄他的好手藝呢，說時淳于荻已早走往厨下監製一樣珍味，恰巧完事，才由厨下走來，被聽了去，入席朝丁良瞪了一眼笑罵道，你這小猴兒也敢和你師父學那貧嘴編排我麼，再如亂說，過完十五，叫你知我利害，丁良忙道，弟子怎敢無禮，十五叔大人不見小人怪，今日元旦直當童

言無忌吧，淳于荻笑罵道，你們真個難師難弟，有那寶貝師父，便有你這寶貝徒弟，都是一樣狡猾，淳于荻和陸萍周謙馬玄子諸人，均喜互相嘲笑，已成習慣，如照往日，陸萍聽了此言，定竟反唇相譏，淳于荻也因陸萍這日面容莊靜，不甚說笑，想起先前和周靖門口負氣時言語神情，重又勾起疑念，有意借說丁良逗他開口，那知陸萍竟是置若罔聞，淳于荻雖喜和陸萍等嘲笑，但是平素爲人心熱情重，又最愛羣護友，料定陸萍日內必有出人意表之事，心中愁慮，忍不住叫了一聲，五哥，陸萍早知他的心意，不等再往下說，嘴朝對席齊孫二女一努，使了一個眼色，意是有外客在座，不令多說，淳于荻話到口邊，見狀重又忍住，知道陸萍爲人外和內剛，如有什事，誰也阻他不得，心中盤算未來之事，萬一出了亂子，如何補救應援，便未再提，餘人正與王馬二俠談笑暢飯，均未在意，祇馬玄子一人早就看在眼裏，對於陸萍未來所行之事雖然行險，心却贊許，祇作不知，一面留神，查聽對席齊孫二女所說的話，並未代他說破，一會淳于荻又被女席上齊令賢喚去，就此岔過，這一席直吃了個把時辰，末了還是來客直說酒足菜飽，一會還要回莊，方始送上飯食年糕衆人已然吃飽，男客多半量大，尙能努力加餐，女客自是秀氣，祇把各種食物略爲選嘗少許，飯均未用，齊孫二女雖然家有良庖美食，與塔平湖來往親密，日月無多，尙是初次，口味一換，女易牙所製美味，雖也吃過不少次，似此盛設相款，又是真好，自然覺得味美異常，稱贊不已，席散以後，淳于姊妹，因外屋撤席，尙須收拾，又請衆人去至內室品茗，柳春見未招呼自己和丁良，不想外屋守候，因丁良暗中連打手式令其同進，祇得答訕着隨同跟了進去，裏屋大約外屋的兩

陪，却隔成兩間臥室，和一間兩慧婢所居的下房，衆人去的那淳于芳所居，略作長方形，約佔全數三分之一以上，比起外間似還大些，但沒那多陳設，柳春一看，那像是少女閨閣，左壁當陽一面，滿壁架上，陳列着許多經史子集，當窗一個大理石面的紫檀丈許長案，和一把同色大椅，案列精祇佳墨，海碗大小兩個大筆筒，散插着大小數十枝名筆，另外兩端硯兩方，款識名貴，式樣尤爲古雅，凡是文具，如水盂硯滴筆架畫格之類，無不畢具；件件俱是珍品，更有裝璜精雅的各代名碑法帖，疊向案頭，案旁兩花架，一陳水仙，一陳梅花，雖然寥寥兩盆，但是花影橫斜，暗香浮動，玉花翠葉，靜立亭亭，起人幽賞，意遠心清，那梅花又是白色重台，老幹古拙，姿態天然，不假揉作，枝繁花密，一片香雪，分外顯出主人的胸襟高潔，不同庸流；右半玉几橫琴，壁懸長劍，另外散置一些極華美精雅的器用坐俱，位列井然，恰到好處，靠裏牆，用隔扇隔出兩丈方圓一間小室，錦幔低垂，想是主人臥榻所在，衆人剛剛落坐，忽一侍者由外走入，報說老山主到，衆人連忙起立，正待出迎，門外已有兩老者走入，一是老山主周澄，一是雁山六友中的石鐵華，齊孫二女便拜了下去，周石二老一面謙謝，令淳于姊妹代爲扶起，還了半禮，命衆同坐說話，柳春丁良侍立在側，二老和衆人分別落坐以後，齊令賢道，姪女等今日來此，與諸位伯叔老前輩拜年，不料座有外客，未得當時進見，又聽芳妹說起叔母和後山諸位老夫人，今早天明祭神之後，便在佛樓唸經，爲國祈福，須到晚才罷，因此未敢驚動，連後碧也未得去，適聽傳命，令姪女等在此等候，不知有何吩咐，周澄笑道，二位賢姪女新年遠來，理應當時延款，祇爲昨晚得信，今早開山以前，有兩個多年

未見的朋友來訪，此是昔年故交至友，又係世外高人，本無所用其避忌，但由這兩位老友身上，另外引來一個不速之客，此人業已出家多年，雖是旁門中人，近數十年中，頗知自愛，敵黨曾經幾次昇禮延聘，意欲加以網羅，均被嚴詞堅拒，未了一次，因來人見他不受利誘，知他有一姪孫，最是疼愛，欲以計誘勢迫，故意買盜誣擊，將人擒去，再市恩惠，假作聞信趕往，以上命特旨金牌，向官府強要犯人，正待當堂釋放，不料敵黨用這類詐計，散買有本領的人物，乃是慣枝，早已被他識破，得信連忙趕來，恰好同時到達，不等開釋，突然飛落，當堂用法術，將全體官役人等禁住，毀了刑俱，將人救走，行時那作說客的狗腿，因看不出風色，意欲買好，剛上前開口，說不幾句，吃他一掌打落了半邊牙齒，當用法術揭穿陰謀詭計，辱罵一頓帶了所救的人，昂然走去，這一來，自然結了仇怨，不知怎的被狗主人知道，憤怒已極，隨下密勅，非要殺他不可，雙方曾經交手幾次，敵黨並未得手，反叫他傷了兩個會劍術的黨羽，於是仇恨越深，到處約人尋他祖孫報仇，他見仇人勢盛人多，自己不怕，恐他姪孫一時疎忽，受人暗算，仗着年青還未成家，除出產外無什牽累，一時負氣，命他姪孫也出了家，先帶往雪邊哀牢山中，交託當地隱修的道友暫住，自己憤氣不出，獨往敵人宮中大鬧，本意給敵人一個儆戒，那知敵黨早有防備，黨羽既衆，內中頗多能者，幾乎吃了大虧所謀未遂，後經一個，現被敵人收服的同道之友，出頭和息，他對敵人本已壞有戒心，而敵人也知他難惹，防不勝防，均願把話說明，從此兩不相擾，方始罷休，他也把姪孫召回，仍令還鄉守業，延他家中宗嗣，此人性情剛愎，睚眦必報，無論相隔多年，那怕些須嫌

隙，也決不忘情，事情雖了，依然忿恨不消，同來三友，是他患難恩交，因友及友，對我也頗看重，我知此人最重禮貌過節，先前二友又是爲了我們之事而來，故此把開山典禮移後，給他一個好面子，和我們到是相處甚善，祇是此人二十年前，曾受過令五叔郝子美一場大笑落，又幾乎被令尊斷去一臂，引爲奇恥大恨，立誓不肯干休，無如川東五老雖是異姓弟兄，情逾骨肉，人多勢衆，又得峨眉嫡傳，法力高強，飛劍神妙，以前失挫，便爲輕敵自恃吃了大虧，如何還敢造次，這多年來，空自懷恨，不敢忘動，加以五老自葉川東故居，久已無人得知踪跡，他又連年有事，無暇及此，初意煉好可以尅敵制勝之寶，再尋上幾個好幫手，訪查出令尊等下落，再行下手，這次來路途中，遇見當年代他和息的敵黨，無意之間，得知五老在此隱居，立即勾起舊日深仇，意欲乘機尋仇，終覺勢孤力薄，同來兩友，對他復仇一節早有明言，雙方都是朋友，決不左袒，勸他既不聽，也不再勸，他和天山冷魂峪老怪，以前原是同門師兄弟，乃師峨眉後山兵解之後，老怪雖另拜人爲師，彼此老交情仍在，適對我說，不特令尊和郝五兄，是他仇人，近年五老子姪門人，在外行道，又曾傷了他好幾個同道親交和故人之子，此仇非報不可，我和五老交情，也不瞞他，表面和同來二友一樣，無所偏重，適才二位賢姪女到來，我恐上樓相見，引起爭執，故此有屈少候，聽此人行時口氣，是往冷魂峽訪老怪物，約其相助，老怪前和令三叔打賭，取那冰窟藏珍，本是陰謀毒計，不過老怪物皮氣，雖是極怪，說話還能算數，祇不使他有所藉口，去的門人後輩，至多白費心力，不能下手，除非去的人自不量力，未奉師命貪功獨往，獨動埋伏，無力抵禦，老怪決不致於出手傷害來人，

此人一去，老怪有了藉口，無須如何出手，祇作不管閑事，任憑雙方自了仇怨，那去的人，是否不吃他虧，就難料了，令尊等五老弟兄，自不放在心上，派去的人，却須慎選，既要胆大心細，法力劍術，必須高強，又須持有護身法寶，和抵禦千萬年凝積玄陰酷寒之氣的靈藥，才可前往，尤其夜長夢多，三月之內，必須下手，日月如久，老怪邪法煉成，黨羽日衆，再籍故把臉一破，就更難辦了。固然五老弟兄妙算如神，但是事隔多年，久已冷却的事，未必能想得到此人會來，有勞賢姪女回莊，將我所說，稟告令尊和諸位令叔父母，早爲之計，取實之事，能够早日觀成最好，孫寶玲按口說，遁廝名姓，叔父可能說麼，周澄道，二位賢姪女回去，祇將我話一說，令尊弟兄自然明白，此時尚有礙難，不宜明言，齊令賢正在尋思，聞言猛的想起前年三叔李清苕，年初占卦所說之事，不禁驚喜，料知周澄不將名姓說出，必有原因，見還要想問，便以目示意止住，周澄隨道，此外石老前輩，有一封信，託賢姪女與令三叙父帶去，石鐵華隨向袖中取出一信遞與齊令賢道，我知令三叔李清苕，手邊藏有幾種靈藥，此信便是向他求的，另外還談有沈老父子之事，以他爲人，定必慨然相贈聞五老弟兄日內要來，請他帶來好了，齊令賢一一應諾，隨起告辭回莊，並約淳于姊妹同往，淳于芳本和二女交厚，當日元旦，知二女莊中還要祭神祭祖，許多閒事和禮節，難再換留，又欲一看花燈之盛，周澄已然點頭，便即應諾，向衆辭別，准定初二夜裏回來，周澄笑道，國亡家破，那有什心腸做壽，祇爲諸好友，和靖兒等力勸，我想全山人等，這多年來，終歲勤勞力作，以有今日，借着新春休暇，與大家暢飲三日，也好，因此不再堅持，名爲暖壽，實則仍是借題飲食，

大漢莊花燈新奇，飲食精美，你們諸姊妹又極相得，年青人多喜聚不喜散，你率性初三早上，陪了諸位賢姪女同回來，也是一樣，齊令賢接口答道，多謝叔父盛意，便姪女也是定在明晚，來與叔父預祝暖壽呢，周澄笑道，那不敢當，如願與芳兒姊妹先來小聚也好，隨你們的便吧，說罷起身先走，衆人同送出去，齊孫淳于四女，重向衆人作別起身，同駕遁光，往大漢莊飛去，馬玄子笑道，飯東走了，我們還在這裏作什，另換一處東道吧，絳霞紫雲兩慧婢同聲說道，家主人雖走，二小姐置辦的年菜點心和好酒還有不少，絳霞紫雲也還能做幾樣，別處多是官中酒食，恐不合諸位口味，好在一日夜的功夫，別處遊樂無妨，晚間酒飯，仍請在這裏來用吧，馬玄子笑道，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主人好客，連所用女鬟也是如此，我們先陪王獅兒遊玩湖山景物，就便去往後山諸老家中辭年看望，回來仍就在此聚會，擾他主僕何如，衆人俱都稱善，柳春也想隨往，丁良暗使眼色止住，一面向陸萍恭身說道，老山主允給柳師弟在後山備一靜室，他新到此不熟，弟子意欲領他去往各處走上一回，再往後山相看住處，不知可否，陸萍微笑點頭，丁柳二人隨向諸師長拜別，過了溪前小橋，便與衆人背道而行，沿着山脚往湖邊無人之處走去，行約半里，回願諸師長已然隔遠，丁良笑對柳春道，師弟知我喚你同行心意麼，柳春答說小弟不知，丁良道，我一則見你聰明至誠，與我性情相合，一見如故，這裏法令甚嚴，現值新春元旦，全山同樂，還不怎顯，平日一步也走錯不得，你新到此，周二師叔，正與各位師長歡聚，你來得突然，無暇指教，所以我相趁着眼前閒空，分別指明，以免無知誤犯，諒不致有什大礙，後日便是老山主壽辰，到底早日知道的好，二則這

裏一般同們師兄弟，能常在各位師長側隨侍的，均長識見，得益不少，但是本山尊卑之分素嚴，第一資質心性要好，方能得到各位師長格外垂青，能有這等恩遇的並無幾個，天下事都是積久成習，你正好借新來爲由，乘着新春形跡脫略，去與各位師長接近，你已蒙各位師長器重，祇要逐處留心，隨侍上幾日，像二位淳于師叔和我師父馬師伯都最愛才，因你此次大漠莊之行，胸中先有好的成見，就着這十幾天新春，常時在側無形之中，自比別的同門親近，祇內中有一兩位對你看重，或是開口許你隨時前往請教，此後便可得益不少，所以適才觀操，我明知淳于師叔眼尖，已然看見我們，故意涎臉當他面繞路迎上前去，試探一下，看許我們隨侍不許，便是如此，現我看出各位師長，對你器重，你又得大漠莊李太師伯垂青，請老山主特准你一人後山獨居，無須再入經武堂隨衆習武，以後不特成就遠大，並可速成三則不久有奇功一件，師父和我本早暗中商計，背人前往，不過此事尚少一個能手，始能成行，我看今日師父與小周山主，說笑情景，頗有前往之意，此事別人不行，我知此事，非再有一人不可，師父心高好勝，胆大多謀，想到就做，我却代他老人家擔心，自家人無須客氣，論你現在功夫比我還差，並且去那地方十分凶險，事前非有準備不可，你尚一無所知，如何同往，但你此次大漠莊之行，必有所得，又是特許可以隨意出入本山之人，好些方便，我知五老如有傳授，必然不宣告人，我此時也無須向你探詢，事却非你同行不可，五老乃峨眉嫡派傳人，他那玄門正宗傳授，說難極難，說易極易，一經領悟，一通百通，你天資既好，又肯下苦，以我所知，不消多日勤習，必能貫通，你雖入門，一切信符表冊，以及衣物用俱，尙未

領取、現值新年，本無須如此亟亟，爲了這件奇功，最好今日，便由我領你去往後山，看好佳處，再由我代你向本山司會器用糾查等處報到，領取各物，使你今晚便可入居用功，不必在周二師叔家中借住，如能速成，豈非絕妙之事，不過師父性傲，暫時不可使他知道，須聽我言，相機行事，師弟心意如何。

第十回

午夜響寒潮志決心堅荒山臥雪
青春迷姹女危臨夢醒魔窟沈丹

冷 神 略

柳春自是感慰，隨照所說，同往各主管處報到，領了信符表冊，再去後山，相好地勢，臥具應用各物，也經執事人役，隨後運到，柳春見後山一帶，峯崖高峻，形勢隱僻，除遙望側面山崖之中，有幾處華美房舍，林木還繞，似頗幽勝外，到處都是冰封雪蓋，登高四望，不是山雜沓便是雪漠平野渺無人烟，景色甚是荒寒，休說得天堂與淳子姊妹所居山中諸勝處，便與前山環湖一帶比較，也相去天地，上下崖洞，却有三四處，爲想鍛鍊體力，并示不畏寒苦，特意選了崖腰背陰一處，崖勢十分險峭，離地二三十丈，上下攀援，已甚艱難，洞大祇得方丈，常日對着，沙漠裡吹來的朔風，洞外冰雪，常受風力猛吹重壓，有的中空虛陷，有的嵯峨亂列，堅利如刀祇是個人，休說日居夜臥，洞口稍立，便氣透不轉，凍倒在地，丁良因當地，乃本門領有上乘心法的門人，練成後照例入居練功之所，自己去年居此二日，尙且難當，柳春雖得五老垂青，畢竟未得本門真傳，就五老有什傳授，共祇一二日光陰，又值禦敵渡歲，忙亂當兒，也無如此快法，本心想領柳春，看完當地形勢，擇一避風所在，日後功力精進，再移往高寒之處，見他堅執，甘冒寒苦，一勞永逸，挺立洞口寒風中，並無畏容，與樹穴初見情景，大不相同，不知柳春仙緣遇合，曾在大漠莊，服了一粒小還丹，後入定室，發現白陽圖解，如法勤習，藥力運行，真氣，充沛全身，不特體力大強，靈智也今非昔此，丁良心雖稍放，良友關心，恐他少年好勝，欲速不達，反生害處，便勸他道，

你我同門至交，一見如故，不作客套，這裏夜來奇冷勝此十倍，洞又當風，你晚飯後，便來此獨居，無人相伴，地理不熟，一旦凍倒，如何是好，還是另換一處吧，柳春本是少年勇氣，不知自己能否勝任，聞言一想，丁良入門雖稍遲數月，但他前朝忠烈遺孤，與山主各位師長，多有淵源，陸師伯又極鐘愛，已傳上乘法髓，勝我得多，塞外雪風凜冽，素所深知，此時祇覺風大，雖不甚冷，許是白天原故，夜來定必難當，如再堅執不聽，等支持不住，或是病倒，反到丟人，心念一動，有點氣餒，方說多謝師弟指教，話未說完，忽聽丁良笑指道，師父來了，必有話說，等問過再定吧，隨見一條人影，沿着崖腰，由前山一面，飛馳而至，果是陸萍趕到，二人連忙施禮，陸萍見二人，所選崖洞，意似驚奇，後朝柳春細看了看略一握手，立轉笑容喜道，是你自己要住此洞麼，柳春因未定局，答語稍遲，丁良知師父精細，不喜人本領不濟偏要好大喜功，已先代答道，柳師兄初來，不知此洞風烈奇冷，本爲鍛鍊體力着想，現經弟子一說，正想移往崖下那洞呢，陸萍笑道，你以爲精靈呢，祇知你去年住此三月，算還得過真傳，所居崖洞，又是向陽避風所在，前半尚且難禁，何況柳春，也不想此是本山煉功最難之處，夜間不說，常人到此，便這是日裏，也難立足，你們正當風口，你運用真氣禦寒，尙自覺冷，豈可稍爲勉強，他未得心法，如何禁受，居然行所無事，是何原故，分明此行，得益不少，他性行誠厚，先在前山，幾次想說經過，我因此事，祇淳于、周、馬，有限幾位可行，不宜人多，不令出口，適才淳于兄妹接待遠客，我知你心急，情熱，必引他當日移居，特意抽空，來此詢問，先見你二人，正對冷魂峪怎面當風而立，雖然子午寒潮，到此已成強弩之

末，終是利害，你還勉強，他竟能當，到後見你，正在運氣，他到神色自如，連手心都不冷，昨晚本就覺他，二目神光，有異尋常，早來更盛，多神奇的傳授，一日夜間，也無此境界，五老傳授之外，必有恩賜無疑，他本人也許還不知道呢，隨令柳春，略說前事，並告以雙方情如一家，事情適已有人，告知大概，無如事須謹秘，丁良本定同行，也可與聞，祇對別人，不奉山主五老師長之命，切忌再提，賜什傳授，乃是各人緣福，丁良常去大漠莊，並與諸小俠，交好在先，怎未傳授，可知珍秘，非可倖致，此節連我和你師父，也無須詳陳練法，叙事便了，柳春問言，益發放心，便將前事詳說，陸萍聽他曾服小還丹，已自驚奇，又聽說定室之中，所觀白陽圖解，並非五老親傳，不禁大喜，對丁良道，怪不得李六叔送客時，那等說法，適陪草衣道長來此，行時又囑我，暗詢柳春，自知究裏，經此一來，約期以前，成功無疑，大約此事，柳春自作一路，不與我們同行，我看你二人，甚是莫逆，也許可以隨同前往，須等四明來後，才可定局，如與我一道，所得就差得多，且看你有無此種緣福吧，丁良慨然道，弟子早就請命，祇爲感念師恩效力，並不想得什好處，來時曾與柳師兄說他所行與傳授，我並不問，到時冷魂峰，却須同往，既是分頭下手，弟子自然隨定師父一路，陸萍笑道，癡娃兒，如真有難，你同我一路，便能免麼，並且這事，也由不得你，也非沒有化解，我向來雖然胆大，事早算計周詳，身經百險，終未敗過，何況此事，已成大舉，你還愁他作什，柳春見丁良，義形於色，聞言未答，正暗贊他忠義知勇，猛想起除夕赴宴前，隨侍五老的一個少年，會暗中遞過一個紙團，一直無暇觀看，忙補說了，取出一看，上寫冷

魂嶠事，關係至大，四明爲了洩機，二次犯規，本應重責，幸其胆大機智，元旦參謁時，犯險向三太公求說，自告奮勇，李太夫人，又爲講情，特賜恩寬記罰，許其將功折罪，但執法人，已下逐出之命，家規犯過，不能全免，到日必來尋找柳春，老周山主，必已早知細底，詳情當面再說，祇此事尚須一個聰明靈秀的少年伴侶，到時同往，同去的人，雖犯奇險，必有奇福，足償所苦，但須心性強毅，不畏艱險，能共患難的同門至交，一毫勉強不得，限期不遠，務請期前，先爲物色，暗中結納，勿使局外人知，看完燒去等語，並未具名，丁良還無表示，陸柳二人俱知道丁良補缺最好，俱都大喜，略爲商說，柳春仍居洞內，陸萍對他，自是期愛，因昨夜未眠，第一日入居，這等冰山風窟，也須早歸，令二人部置完後，速去淳于家中，等夜宴後，便即歸臥，雖服靈丹，初經奇寒，終是難耐，尤其子時利害，命將洞口前人後半期撤去的石門，掘出安上，就這樣，丁良因當晚還須睡眠，不能用功，仍不放心，陸萍走後，又勸柳春不可大意，好在備有炊具，令將爐火升起，再去前山，柳春雖聽陸萍說起小還丹的靈效，到底初次經歷，又聽丁良詳說，去年身經之苦，那還是在崖下避風之處，循序漸進，自較穩妥，況是良友關切盛意，便稱謝照辦，等到一切停當，時已不早，趕到前山，已是到處燈火照耀，笙歌鞭炮之聲，合成一片繁喧，熱鬧非常，到了淳于家中一看，人數甚多，除本門師伯叔，和王獅叟，馬玄子外，尚有男女三個外客，陸萍，周謙，令二人先朝上，行了公禮，再向來客引見，才知來人，乃草衣道長的門人，華太青，和他好友衛飛，呂芳芸夫婦，因往北天訪友，聞得乃師被石鐵華，約往白馬山，特意趕來拜見，並

向本山老少諸俠叙談，剛到不久，乃師正與老周山主，和雁山六友，商計獨臂老俠沈昭，與番僧訂約復仇之事，好些機密，暫時不便預聞，退了出來，與平輩諸友叙闊，本山小輩盟友中的第一位忠孝仙人方端又自雲南奉了，雲龍山主王人武的密命，突然趕回，事出意外，大家高興，三人與本山諸俠多年知交，便由淳于兄妹作主，爲這幾人接風，周陸諸俠，因新春元旦，照例無事，可以通融，方端不能久留，好弟兄難得相見，便和淳于震商量，派了幾個得力門人，把奉命各地輪值的，同盟兄弟，也全替換回來，恰巧芒碭三俠，本山會操，攻陣失陷，無顏久居，推說要往北天山，去謁狄梁公，堅辭別去，所以一盟二十七友，除奉派未歸者餘均在坐，加上淳于兄妹，素日期愛的幾個後輩，竟坐了四桌之多，二八年幼，柳春更是入門日淺，事前曾有陸萍囑付，不問自不敢開口，來客主人，祇管談笑風生，除說起沈氏父子，已與番僧對面，約定三月之內北天山冷魂峪，白骨台，一決勝負，聞得番僧，仗左崑崙那佐父子之力，已用三寶密勅，代約到兩個能手，所幸冷魂峪老怪物，雖與老邢有交，老怪物却因他受人收買，看他不起，祇允借地比鬥，曾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言，許不會出手而外，別的多是互相叙闊，或提說一些舊話，無關宏旨，淳于荻自在廚房，監製佳肴，時來時往，陸萍自今早起，便不再和他鬥口，馬玄子又和方端密談，心似有事，席間祇方端和來客，見二人咨稟特佳，互相誇獎，隨同敬謝應答了幾句，柳春偷覷師父周謙，不時目視自己，面現喜容，雖料五師伯，必將自己所說轉告，終想得便面陳，偏無談話機會，一會席散，散坐上茶，見師父獨坐一旁，便端了一碗茶過去，方想此時說話仍是不便，又不敢請往外面陳說，周謙已先笑道，你

早移居用功也好，你十五叔，憐你性行誠毅，年紀又青，適和我說，賜你不少食物，少時帶了走吧，淳于荻也趕過說道，那是我製的年下菜肴和一些糖菓年糕，省你不會做吃的，往返前山，又誤用功，好在備有鍋爐用具，一熱就吃，有的冷吃也行，現製兩籃，放在屋外，預計够你一月之用，吃完我會命人送去，你仍不免往前山來，向我要也行，我很喜你誠敬，無須客氣，柳春連忙拜謝，周謙隨道，你早回後山，補足睡眠，率性明日起用功，有事我會喚你，令尊已早命人告知，明日我還便道往訪，自有話說，不會懸念，後日大漠莊老少仙俠與北天山狄老前輩父子，相繼來此，如要見你，也必相召，否則，不必再到前山，什話都無庸我說，可向在坐尊長拜別，後山黑暗險滑，又帶有不少東西，仍由丁良送你回去吧，柳春心敬恩師，不敢多說，當向衆人拜辭，同了丁良，走出一看，淳于荻所贈之物，共有兩大提籃，暗付這裏許多美味，父母全未吃過，本想向十五叔學做幾樣，回家奉親，不料給了這多，正對心思，便和丁良分提，過了溪橋，便即放下，喊住丁良道，我求師弟一點事，不知有法想麼，丁良笑問，師兄何事，值得說求，柳春道，家父母年邁，平日無什甘旨之奉，十五叔所做肴點，美味無比，從未嚐過，我雖獨居後山，食物用具，全都不缺，年青人得飽已足，意欲送往家中，一則人地生疎，又正用功，不能回去，想請賢弟設法，轉託便人，帶交家父，感謝不盡，丁良略爲尋思，答道，本山祇師父一輩，可以隨意出入，山規甚嚴，尤其携物外出，此本難題，但事情甚小，又是出於孝思，你且交我，明早稟告師父，爲你設法一辦便了，柳春見他面有難色，仍肯爲己盡力，知非易事，自從一見，便承關注，又以瑣事相煩，好生不安，

有心收回前請，又想父母從未吃過這好美味，紅着一張臉答道：師弟你真使我感激無地，你太好了，如真礙難，我留到走時，送去也好，淳于狄忽然走來，問道：你一人怎不往後山，在此等陸矮子麼？丁良方要回答，淳于狄笑道：不要你多口，你和你師父一樣惹厭，我祇問他這老實人，柳春不好意思說，方一沈吟，淳于狄氣道：你也跟他學壞，想瞞我麼？我因你十四叔，已同齊孫二位姊姊，往大漠莊，本想事完趕去，不料來了外客，他們起鬪，人數又多好容易忙完，我見你陸師伯，今天忽改常度，放心不下，適才他又推說兩夜未眠，想睡先走，我疑他又是一意孤行，也許與你有關，暗中窺探，休看我喜和他說笑，彼此仍是情若骨肉，原本爲好，料定有事，他偏真個睡去，歸途見你二人在此，疑他本有約會，看出我在尾隨，故意去睡，少時仍要尋去，是否如此，你須實說，不可騙我，柳春早看出陸萍，背着淳于狄行事，聞言先顫發慌，聽完方始心安，便把心意說出，陸師伯並無約會，如有虛言，甘受重責，淳于狄笑道：我原信你，既然如此，東西你仍帶回後山自己吃，也無須再託別人，我必成全你的孝心，明早我往大漠莊接姊姊，自會另裝兩籃繞住你師父店內，命人與你父母帶去，就說你師父所贈便了，柳春大喜拜謝，重又辭別，路上直說十五叔可感，諸位師長相待如此恩厚，永世不忘，丁良也隨口應和，把淳于姊妹，說得各有長處，並世所稀，柳春漸覺他語不由衷，忽聽崖頂冰雪微響，回顧無跡，人已行抵峯下，便與謝別，丁良執意送入洞內助他升火再走，柳春方想說，火早升好，丁良已提籃搶先上去，祇得罷了，剛到崖頂，覺出風力甚強，寒氣侵肌，比日裏要冷得多，石門附有滑槽機括，封閉嚴秘，洞中火爐正旺，按說

洞小火大，風又擋住，理應溫暖，可是洞中並無暖意，祇比洞外強些而已，柳春先祇覺出洞外風大，比日間冷，因已具有耐寒之能，還不知當地，冷得出奇。見時尚早，便留了良小坐，丁良笑指壁間冰粒笑道，這便是冰壺嚙裏，冒出的熱氣，到了壁上，轉眼成冰，你看爐火多旺，燒的又是特製的煤和炭團，火力極大，又極耐燒，不過在門微一開動，便成這樣，如是常人，在加兩個大火盆，也不能在此久留，這還是寒潮未起的當兒，再待一會，雖因門閉時久，冷氣稍減，一到子時，你就覺出利害了，本來我想陪你，過了子時再走，一則師父和周二師叔，命你早睡，不應違背，二則子夜寒潮，難道遠來餘波，仍極利害，那冷氣得隙即入可穿金石，雖仗石門是獨臂老俠監工特製，石質甚堅，上下槽口平滑如玉，嚴絲合縫，邊沿更有厚氈擋護，仍不免被他透進，那時爐火無溫，火成灰色，非到三個時晨過去，此門微露小隙，便成寒冰地獄，我先原是因你初次經歷，不甚放心，隨來看你應付，到底能禁也未，不料十五叔、恐師父負氣涉險，背了大家，暗中監防，却不知師父爲人，向不冒失，就管小周山主行事也必有算計，今日聽你一說，更知事情闊大，爲顧大局，祇管勤習少陽神功，已把前念打消，心中自仍不快，十五叔不知究竟裏，雖聽你說，未與師父定約，仍恐你人忠厚，預受指教，又有我在側，暗中跟來，恰巧你感激他，我再一附和，適又堅不令我送上，方始相信回去，經此一來，他更高興，對你更好了。休看他生得醜，人又天真愛鬧，但極熱心義氣，心更靈秀機智，有時真是成心裝駭，我聽孫小師叔和我說，李老夫人，很憐愛他，將來成就，還在十四叔之上哩。此洞我曾隨師父，來過兩次，均未久停，深知利害，適見你上山時，那等冷法，

面未改色，竟比我還能忍，好固是好，功還未用，何必多找罪受，好在這新正十天左右，如不奉命他出，還能來此看你；等我代你，把火添上，日間所運冰雪，另灌一壺備用，我走你睡，養好精神，明日用功也好，隨說，隨即妬言行事，柳春他見，情意慇懃，爲自己前後忙了一整天，甚是過意不去，攔勸不住，祇得幫同搶做，彼此年歲心志相若，又是第一個交到的同門好友，由此友情，日益深厚，成了患難骨肉之交不提，丁良心靈手快，一會將事做完，便起告辭，柳春開門送他時，覺着寒風小了許多，閉門上牀，盤算了一陣，又把白陽圖解，從頭默記，是會熟讀的，全未遺忘，好生歡喜，望着對面，爐火態態，水已大沸，壺口熱氣亂噴，沸聲盈耳，比初進來時，又似暖意加增，心想此時必已交子，丁良決非言過其實，定是小還丹的靈效，故無所覺，本打算當夜起用功，繼思恩師命我，補足睡眠，如何暗中違背，陸師伯既會少陽神功，不知是否同一家數，師父是否也習此法，丁良走得太急，也忘了問，念頭一轉，便閉目安臥，待不一會，已快入睡，微聞異聲，遠遠傳來，甚是淒厲，一會又聽濤鳴浪吼，狂潮怒嘯，宛如萬馬奔騰，由遠而近，昏夢中，覺着沙漠中，不會有這大水，許是子午寒潮，已然發動，怎未覺冷，那潮聲彷彿快到附近忽然轟的一聲過處，繁喧類歇，連先前洞外連吹不斷的狂風，也都靜止，方自奇怪，猛覺寒氣侵肌，當時機伶便是一個冷戰，跟着寒氣越來越甚，冷得再睡不住，先前丁良代領臥具時，連舖帶蓋，要得甚多，又并代舖陳好才走下面毛毯皮褥，上面更是重棉皮毯，自覺無須，良友好意，祇率聽之，臥時還自覺厚，此時冷如寒鐵，竟無一絲暖氣，再看對面爐火，果是灰色，昏燈憧憧，寒焰如豆，已將熄

滅，風聲已住，石門密閉，也不知那裏來的冷氣，就這微一探頭，前額已冷如冰雪，想起前言，未免胆怯，尙幸手足尙溫，還能勉強支持，連忙縮頭被內，剛把四面被蓋裹緊，適聞異聲，如潮又起，與先一樣，潮到近崖一帶便止，冷也較前加盛，似這樣接連好幾次過去，越覺奇冷難禁，因想每夜這等奇寒，尙難與抗，冷魂峪更冷百倍，寒潮遇上立死，共祇三月光陰，到時不能勝任，豈不誤人誤己，心中一急，猛然回憶少陽神功，本要循序漸進，峨眉心法最快，也須四十九日以上，但前半圖解，關於初修道人，抵禦雪風，和奇寒盛著，均有形勢圖說，註解甚詳，不特一學卽會，內有一種，恰是臥形，一經運用，便可生熱，自然入夢，便露宿深山雪地，也不受寒氣侵襲，正好試他一試，立即如法旋爲，本來手足冰涼，冷得直抖，及至真氣運行以後，覺着一段陽和之氣，順羊車穴（穴在腰部）起，逆行而上，直透十二重關，漸次行遍全身，竟是一處，暖和一處，一會交沛全身，暖適異常，試探首向外，雖也覺冷，已不是先前那等利害，埋首衾內，本是大忌，便把頭伸出在外，二次再試，一而按照圖解，返虛入渾，將氣機調和，連運行了十數次後，任其徐徐運轉，這一來，不特衾被生溫，連露出在外的頭頸等處，也均有了暖意，不再感受寒威，想不到圖解如此妙用，心中高興已極。同時，寒潮過去，洞外狂風又起，一會人也安然睡去，洞門緊閉，不透天光，睡得又極甜適，夢中聞人在外呼喚，才得驚醒，聽出是丁良口音，心疑天已不早，趕忙應聲，丁良已開門走進，先把門關好，便搶近前，按住柳春道，師兄怎這冒失，我當你早起和我去年住此一樣，受不過冷，在內用功呢，敲門時，聽出你未起，又耽心你凍病，後聽應聲，

便防你暴起，開門連忙走進，洞門當風，你不穿衣服，豈可下牀，說時，手已伸向被內，忽又驚喜道，你果有此耐寒本領，真太妙了！柳春問故，丁良道，那子午寒潮，平日祇能吹到離此五六百里外，無人沙漠之中，向空散去，這裏如非離地甚高，連那餘威，也未必波及，就這様，已冷不可當，每一達到了子午日干，寒潮最是猛烈，最利害時，散處相隔，不過百里，尋常道術之士，也難禁受，我昨夜回去，才想起昨日子夜，正是庚午日干，你雖有洞門擋風，總覺可慮，又不便來，祇得去求師父設法，師父力言無礙，直似連門有無，均在兩可，我實不放心，一起便來探看，聽你應聲，知未病倒，仍當強熬過來，現看出你面色甚好，身上溫暖，照此情形，祇能避開子午二時，現在前往，都似可能，真出意外呢！柳春便答，子時果是冷極，後照白陽圖解一練，便不覺冷，伸頭被外睡熟了，丁良道，你當容易，那少陽神功，我苦求師父傳授，也曾練過，聽說傳的人，雖非五老峨眉心法，也是玄門正宗，雖然未到功候，總比你剛學初練強吧，爲了急於看你，來得又過早些，就爲昨夜寒潮太兇，餘威猶未散盡，就叩門這一會，我還運氣相抗，凍得手足都快僵了，那似你這等自然，師兄福緣太好，異日仙業成就無疑了，柳春謙遜了兩句，穿好下牀，丁良又助他弄好飲水食物，便要走去，柳春堅留共飯，或是多談一會，丁良道，我實因師兄第一次經此酷寒，大不放心，否則，也不會來，既知無事，君子愛人以德，爲何阻你用功，不過求進不可太急，洞口石門，須要緩緩澈去我聽師父說，梁四明頗得李老太公與李六叔的期愛，又和你好，我很想交此朋友，同舟共濟，等他到了，我再來吧，柳春也覺用功要緊，祇得任其別去，洗漱飲食之後，自己排

好功課，略爲歇食，便照圖解，用功參悟勤習起來，初意初三日，五老與天山諸俠，少長咸集，許要傳喚往見，至夜無信，速孫李諸小俠，也未臨訪，祇得罷了，天分福緣，既極高厚，因連日悟出好些妙用，連飯也無心做，祇胡亂吃些淳子荻所贈現成食物，有時僅吃一頓，點飢便罷，打算做頓熱東西吃，剛把米淘好煮上，想起當日，已是十六，四明應該到來，忽聽洞外，有人言動，拉開門一張，正是丁良，陪了四明到來，手還持有一信，好生忻慰，連忙開門迎進，互相叙闊，四明仍以下人自謙，嗣經柳丁二人力說，由此結爲兄弟，方始改改口，結盟一層，仍是不肯，至少也須經過主人之命，二人祇得罷了，坐定，四明將信交過，再說來意，二人才知峨眉派，取才甚嚴，門人均須經經左元，右元，兩洞所設，考驗功力的，火宅蓮焰和十三限嚴關，通行過去，始允下山行道，所以門人極少失足，祇有一個叫焦頭的，人雖靈慧，夙孽太重，入門之始，便因師長礙於接引人的情面，又見他向道誠切，迥異恒流，勉爲其難，未始無望，便令在左元洞壁小洞之中，用功苦練，焦頭心高志大，求進太切，又善結交同門，恰巧同門師兄商風子，本來功力甚高，早可下山，祇爲感激同門至友周雲從恩義，向師長力請，情甘留山受苦自稽仙業，與同進退，因雲從偏不爭氣，始而不能通行，後來商風子見他思念九房父母和妻子，按着昔年開府，衆弟子結伴通行舊例，拼受苦危，以全力護他通過嚴關，不料初出茅廬又知師長憐他孝思與好友義氣，好些通融，下山以後，見男女諸同門，各有功業，一時急功好勝，自恃得有師傳法寶妄樹強敵，如非同門人多，應援

又快，或迷本性，犯規墮劫，經此一走，又經回山重煉，商風子自仍相伴不捨，恰在一處修爲，焦瑣得知經過，便向二人，傾心結納，左元洞嚴關，秘奧利害，首先探得，一面苦心修煉，這年恰值商周二入，二次下山，也相隨請命，仗着機智靈巧，和商周二入，同行互助之力，居然在千斤一髮之中，犯險而過，也是定數難移，教祖他出，輪值掌管的，恰又是他本身師父，見他竟能通行嚴關，以爲功力精進，還自期愛獎勉，賜了好幾件法寶，那知始基未固，事由微倖，功力定力，俱都不够，又仗着師傳法寶，樹下不少異派強敵，結局爲一魔女誘惑脅迫，失去真元，迷了本性，被拖下水，自知歸路已斷，率性倒行逆施起來，這時五老正奉教祖之令，往海外仙山就地採藥煉丹，數年未歸，爲了所煉各種靈藥，十分珍貴，擇地隱秘，四圍設有神幕禁制，煉丹期中，除五家男女十七人外，連同門也奉命不許往來，期前煉成，還在高興往一點點，沒想到焦瑣會叛道背師，投入邪教，同門先進，峨眉三英中的李英瓊奉乃師修元奇之命行誅，到處搜索，正在萬分惶急，欲謀補救，五老又不合見爲日尙早，師長尙未回山，意欲先四川東故居省墓，考查子孫學業，不曾直飛峨眉，吃他得知，和魔女商好詭計，連夜趕去，假傳師命，說五老欲速不達，所煉靈丹，尙欠火候，不許回山，罰往紫雲宮，煉一爐小還丹贖罪，先煉靈丹，連同煉時用來防禦外邪的，幾件靈藥，着交焦瑣帶回，候教祖回日加功煉過，定日賜服，焦瑣以前，最善結納，雙方情分本厚，峨眉門下，素無敗類，尤其教祖，道妙通玄，神目如電，誰也不敢背師行事，況是假傳師命，最巧是那些丹藥，本經五老夫妻，日夕通誠苦求，又經幾位師門至交，代向教祖力請，說五老今生，善功甚多，應加特

恩，許其少轉一切，即以今生，率同一些有根器的門人子女，同證仙業，妙一真人方始應允，准其先將靈丹，煉成備用，領命時節，曾示仙機，聞命即行，一般男女同門，均未在側，并無人知，焦瑄偏說得頭頭是道，所以連郝子美，那麼知機的人，俱都深信不疑，如言交付，託其轉呈，心還惶急，恐誤仙業，原爲夜連急飛紫雲宮，好在煉小還丹的靈藥，宮中盛產，極容易煉，四十九日，即可煉成，宮中三位女主人，本是同門先進，恰又同往靈嶠仙府，訪友未歸，這三人又均長厚，向在海宮清修，近年已不常往中土，知道此事不久，同門中有此敗類，認作痛心之事，未向門人宮衆宣揚，是知細底的幾個女弟子，也均隨往，直到小還丹煉成，歸途遇一同門，才知詳情教祖雖未下嚴命，昔日恩師修元奇收自己時，曾說以前收徒不慎，雖早爲我飛劍所誅，未造出什大孽，終我掃臉之事，本已不想收徒，一則本門教祖以次，各位師兄弟同門，均有嫡傳高弟，我獨缺如，固然同是一家，無分彼此，總想得一美質傳我衣鉢，又見你向道心誠，良友勸勉，始允入門，授以心法，偏生掌教師兄他往，未得先與商計，歸後聽他口風，你夙孽太重，本門覆蔭之下，如真向道誠毅，原非不可解免，祇是本門開府以來，日益發揚光大，門人個個修爲精進，休說無一敗類，連犯小過的，均極少見，你將來如若背師爲惡，便掌教師兄，加恩減免，我也容你不得，如犯重條，更是形神皆滅，事在人爲，你須謹慎等語，這次犯規，恰是師父值年期內，奉命誅戮的，恰又是李英瓊，此人嫉惡如仇，鐵面冰心，祇知奉命行事，不容寬縱，所至無人能敵，方今同門先進中，最有名的人物，分明師長痛恨，非令形神皆滅不可，爲此與魔女痛哭密計，早晚遇上，勢

必不免，爲想保全元神，以爲畢日轉劫重生之計，前聽師父說過，知道五老靈丹，專供娶妻生子，半路修爲的人，成道之用，恰可仗以轉劫，但承教師尊，法力無邊，念動即知，此事決非容易，身在魔宮，仗着地利，還可隱匿苟延，這一遠去川東，就許自投羅網，除此死中求活而外，更無他策，又想師父既然下令行誅，以李英瓊的法力，和照形之寶，事本容易，爲何向師父討限多日，如說念在同門之義，想等教祖回山求情，又不應由奉命之日起，便四處搜尋，逼得自己宛如喪家之犬，初意祇想逃回魔宮，與糾纏自己的夙孽愛妻，見上一面，便即等死，那知到沒數日，反到無事，不論好壞，想不出一個道理，時機又稍縱即逝，萬般無奈，祇得先和魔女，同向峨眉，遙拜通誠，哭求自知罪大，祇求教祖開恩，免其戮神之誅，仍許虔心改過自贖，一面在魔女暗中隱護之下，先去川東將丹騙取到手，因知當時服下，仍難免死，並無用處，夫妻二人，苦思多日，才想出一條計策，原來魔女姐娜，乃黑老翁千鵠之女，乃母波旬婆，和赤身教主鳩盤婆，是同胞姊妹，鳩盤婆成就較早，法力也較高，本來約定，姊妹二人同創赤身教，此時千鵠，也是旁門中人，愛波旬婆美貌，苦戀多年，百計千方，誓欲必得，鳩盤婆知道妹子一嫁人，便不能同習九子母天魔，無異去掉將來一條膀臂，先見妹子不理，赤身教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相愛並非惡意，雖然不快，尙未發作，後見妹子芳心，已漸被對方感動，不禁大怒，竟用魔法，將千鵠擒去，想要煉他生魂，千鵠眼看不能抗拒，危急萬分，幸而波旬婆，見狀不忍，暗中將他放走，千鵠幸得逃生元神仍受素制，雖經心上人，向乃姊力爭維護，婚姻一層，已是無望，祇一求婚必被擒去，重受煉

魂之慘，又看出心上人，有情於己，愛根愈深，如何放他得下，偏生鳩盤婆爲人，比自己還要怪僻，心腸歹毒，無法可以感動，正自情急無奈，巧遇前輩散仙，百禽道人公冶黃路過，二人原有一面之緣，便向求救，公冶黃道，自從家四九天劫將臨，正教固由此日益昌明，一般邪教，也須猖狂一時，鳩盤婆邪法，已極利害，尤其所煉九子母天魔更惡，也最難制，行法人稍爲疎忽，或是放出害人不成，必以倒戈，轉害主人，陰毒凶殘，無與倫比，必須兩人合煉，均有同等功力，方可由心運用，萬無一失，但煉此魔教大法的人才，最是難得，一部最神奇惡毒的，魔教第一秘籍血神經，又被血神子鄧隱盜去，未等煉成害人、師徒十多人，均爲長眉真人所誅，血神經也爲真火焚毀，難得你所愛的人，資質極好，同是魔教，又是他同胞妹子，再好沒有，自信此法煉成，並世無敵，所以看得甚重，但他認爲關係安危大局之事，他妹子一嫁人，便不能煉，如何容你妄想，你元神又受禁制，便女的與你同逃，也辦不到，豈非作夢，干鵠不知公冶黃，受一正教中長老指教而來，知道目前散仙中，祇他和大方真人乙休等，有限幾人，不畏鳩盤婆魔法，再四苦求設法，公冶黃道，法子也非沒有，一個是急速暗中改投正教，使元神脫出禁制，復體之後，再打主意，還有一條，比較可以早完心想，祇不知你事成之後，能否如約行事，干鵠想了想，答道，我因師門恩重，師長均爲正教中人所殺，若非恩師遺命，說仇人利害，如想復仇，無異以卵敵石，平白送死，他已自殺，不許蹈他覆轍，迫我允諾，方始化去，我必不干休，將來寧遭劫數，也決不反顏事仇此外，祇能使我如願，雖經百死，無不惟命，公冶黃才說自己先也旁門入道，幸遇長眉真人，與極樂真人

，連番指教，並贈道書修煉，始得兼有兩家之長，但是當初，欲以旁門證果，曾發宏願，日前算出，不到功行完滿，便要走火入魔，本在爲難。經你苦求，才想起赤身教，雖以上乘秘魔正宗相標榜，所煉魔鬼，均係所攝兇魂戾魄，再不，便是積年僵尸骷髏，和左道妖邪的生魂，輕易不害凡人，教規也極嚴厲，無如所煉魔鬼，陰毒凶殘，喜啖生魂，又賦奇毒之氣，中人立死，師徒多人，個個狂傲強橫，一言不合，立下毒手，禁忌又多，人不犯他他不犯人，兩句話，直如未說，定必造孽無窮，運數未終，除他反到激變，多害生靈，仍難如願，姊妹二人合煉天魔，一旦成功，實是將來大害，有了帮手，仗勢行凶，更無顧忌，門人十九極惡窮凶，不知要害多少道術之士，生靈遊魂，更不必說，我意欲借此少立善功，作一釜底抽薪之計，使他妹子嫁你，他雖仍要煉成，無人相輔爲用，凶威既減，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敢輕易施爲，那天魔煉成之後，便隨年時，與主人功力，日增威力，除非一開始，便是二人合煉，日後即便物色到人，也是各煉各，并無用處，多高法力，這最利害的子女天魔，也祇能煉一次，我使其無形中，少造好些罪惡，豈不也好，還有你不肯改投正教無妨，但須向我立誓，婚後會同你妻，覓地隱修，永不爲惡，我便助你成功如何，干鵠之師法力極高，乃左道中，有名人物，干鵠是他末次所收徒弟，因見前收門徒，心性皆惡，仗恃邪法，背師橫行，爲師門連樹強敵，造下不少罪孽，結局，多爲正教中人所殺，自己明知其非，早晚受累，無如多年盛名，面子難堪，一面把干鵠，認作衣鉢傳人，立意傳授之一面準備專事尋仇，未來之事已早算定所以死前，那等說法，干鵠出山不久，便遇波旬婆，驚爲天人，他本人雖是左

道，並無惡行，聞言立即允諾，發了重誓，公治黃來時，原有成算，一到，便在所居冷魂輪外，設下反五行大挪移法，把二人形聲隱去，以妨鳩盤日婆查出真相，另設干鵠爲想妹上人不能遂願，走火入魔幻相，至於鳩盤姊妹，一個知道干鵠，心不干休，看上他的生魂，想乘其捲土重來，立下毒手，使妹子無法挽回，一勞永逸，一個是心感對方深情，知他百折不回，惟恐又來自投羅網兩人各有心事，正在行法壹看，波旬婆愛根已固，如非情人元神受制，直恨不能，逃出魔宮，趕往相就。一見幻景，當時情急，和乃姊力爭，說干鵠法力頗高，走火入魔，由於元神受禁，他修爲多年，也非容易，師門仇敵又多，以後如何自保，你已應允，祇他永息求婚之念，便可撤去禁制，我說人的心念，如何能知，請以不來尋我爲限，你已應允，如今人已坐僵，身同木石，還有何說，鳩盤婆無言可答，剛將元神撤禁，波旬婆一見他景中元神復體以後，淚流不止，越心感動，執意趕往，用魔法封閉使其枯坐清修，免爲仇敵所害，鳩盤婆自信還深，以爲魔法傳真，千百里外，聲形如對，不曾料到人有暗算，早算好他煉法時刻，乘隙安排，又知妹子，也是生具特性，不容不往，波旬婆剛一趕到，未吃公治黃勸勉了幾句便即別去，二人當日結成夫婦，恩愛非常，事也真巧，波旬婆來到以後，鳩盤婆恰有好友來訪，客去再往魔壇查看，幻景中干鵠，仍是愁眉苦臉，好似妹子未去過的神氣，接連三日，妹子也未回宮大是奇怪公治黃去時，又用仙法跡，顛倒五行，峪外仙法未撤，推算不出影跡，正當開煉陣法之際，怎不又急又恨，最後還是仙法自撤，這才得知，也祇查見二人已然成婚，前半仍是茫然，大怒趕往，待下毒手，波旬婆早排有安，不特搶護在丈夫前面并使

魔教中，拚與敵人同盡的大法，七竅皆插金刀，手握火球相待，見面哭罵，你當初也有情人，祇爲中途變心，才拚以身殉魔，得有今日，各自遇人不同，如何強逼我隨你，我知你心很手毒，不念小時情義結婚當時，便和丈夫商量，各失真元，現已懷孕，便逼我回去，也無用處，如害我丈夫，我便和你拚命，鳩盤婆原生得比乃妹，還要美艷，祇爲情人，受一妖婦蠱惑，中途變心，復仇之後，憤急毀容，未出家前，又曾受繼母虐待，全仗妹子，關照求情，并放他逃入山去，才有今日成就，妹子所學，乃是想念自己，入山苦尋，另有遇合，并非自己授與，舊恩未報，反與爲仇，也覺問心不過，真元已失，魔法不能再煉，何苦恩將仇報，祇氣二人不過，也無法下台，便說你二人無非都生得美秀，才這等貪戀，自來男子無義，女子無情，如似我此時這等奇醜，還自恩愛，我便服你，以後決不爲難，遇事并還相助，不料二人患難夫妻，情深愛重，又得高人指教，早已防到，同聲答道，我夫妻地老天荒，恩愛不渝，各人美貌，也早享受，變多醜怪，仍是本人，恩愛祇有更深，決不如你所料，祇求你不再爲仇作對，已感盛情，相助一層，免勞照顧，現當你面毀容，誰有二心，由你慘殺如何，說時，已各用法術，將本來美容毀去，夫妻抱頭痛哭起來，鳩盤婆初意二人，少爲求告，便可善罷，不料如此剛強，反被鬧了個無趣，回去好生內咎，由此斷了往來，二人毀容以後，皮氣越來越怪，不久生下魔女娜姐，生得美艷無比，鳩盤婆本覺對妹子不起，時在魔宮中，行法查看，見生此女，甚是喜愛，又憐他生長冷魂峪，窮陰凝閉，奇寒之地，雖說父母均精法術，陽面一帶稍好，終非佳處，有心接往魔宮享受，就便深造，生父母怪僻，既有

昔年怨隙，又向不出山一步，先祇乾看着着急，後來魔女年長，不耐寒荒枯寂，常背父母，在附近走動，鳩盤婆愛徒鉄妹，體會師意前往隱伺，生與攀交，誘其自投魔宮，于氏夫妻，發覺下落，各以元神，登門索女，娜姐既貪魔宮量物享受，又因父母祇傳他防身隱遁之法外，別的均不肯傳，欲隨大姉姐，學習魔法。堅不肯歸，鳩盤婆對，于氏夫妻說，二人既不肯歸入正教，又禁女兒，學習道法，視此美艷，早晚受人欺害，連我也同丟人，我決不強留他，在我門下，祇稍盡心，傳他三五年法術，我便放歸便了，于氏夫妻，對娜姐道，你和姊姊一個願留，一個願教，暫時且由你們，祇是學成魔法，你如爲惡害人，你休回山見我，說完，一怒而去，娜姐在魔宮五年，雖以年淺，未能盡得鳩盤婆所傳，邪法也頗利害，行前每一起起故居荒寒，回去難耐，便自愁煩，鳩盤婆爲忿妹子，視他如仇惱羞成怒，又憐愛這姪女，再經門人慫恿，便在南天山仙人頂，金銀洞，爲他建下一座魔宮，並把快成氣候的靈秀鬼女，賜了幾名，以供役使，令其省親之後，各自移居，人情均喜安逸華美，娜姐生長魔窟，見慣金銀宮闈，服用豪侈，况又年青，早把父母故居，視若畏途，雖因骨肉天性，思念雙視，到家住不幾日，便自難耐，于鵲自受公冶黃指教與波旬婆完婚生女之後，夫妻苦修多年，功力大進，已經悟澈前因，祇夫妻二人，多是古怪皮氣，明知這等修爲，遲早必應劫數，依然倔強到底，自信平生，無什罪惡，立志欲以旁門成道，本想連愛女，一齊修煉，仗着冷魂峪，天時地利，又未與正教中人樹敵結怨，決可無事，不料鳩盤婆，憐愛娜姐，接往魔宮修煉，愛女耳濡目染，氣質已變，意思歸，等學成回家，住未數日，又要離去，移往新居，先

頗怒忿，欲加禁閉，無如愛妻波旬婆，憐愛兒女，再四勸說，祇得聽之，娜姐由此移居南天山，先還守着父親別時之誠，祇在厭宮修煉享受，有時出遊，也祇回家省親，或往探看姨母，和一些平交姊妹，並不任外事，比時鳩盤婆，仗恃魔法高強，異軍突起，無人能敵，又最憐愛美慧少女，自從受過長眉真人，一次警誡，清理門戶之後，已無一個男徒，所留下的俱是平日最愛的，一些貌美靈秀的女弟子，因此越發護犢，照例不受人欺，有事立即出面，每鬥必勝，門人多半氣焰高張，對方稍有忤犯，立下魔手，年時一久，鳩盤婆因吃過長眉真人的虧，又是師執尊長，曾在當面輸口服低，力誡門人，說我自學道以來，未逢敵手，對方祇真比我高，在我未能轉勝以前，決不再動他一草一木，長眉真人所論正大，和紅雲大師一樣，本是門人不好，不能怪人，何況又是我師叔，雖然無顏相見，此仇已無法報，此後你人在外，如與他門人相遇，非到有意相迫，無故生事，能避則避，不可動手，如違我誡，被我查知，決不寬恕，因此諸魔女除蛾眉派外，其他正邪各派，多半樹下仇怨，如非魔宮法嚴，輕易不許外出，樹敵更多，娜姐學了一身本領，從未施為，常聽諸魔女，與人鬥法情景，早就躍躍欲試，這一年，偶然獨自出遊，行抵縉雲山中，忽與摩訶尊者司空湛的愛龍養阿環叨利仙子方玉柔之妹，太真仙子方玉環相遇，二女全都美如天仙，一見投緣，成了朋友，娜姐雖是魔教，但鳩盤婆，所習魔法，專以邪魔，為攝取方對形神工具，一切皆是幻相，本身仍是全真，尤其教規嚴厲，門人一犯淫過，立即處死并受煉魂之慘，因干鵠夫妻，再三力說，不令學那九子母天魔攝魂吸陰之法，又看出娜姐，心志不堅，未加傳授，並對他道，休看魔法左道，為人志行，

最是堅強，所煉生魂神魔，皆是極惡窮凶，兩間凶毒之氣所萃，陰毒無比，我傳你法術，全爲骨肉之親，近日我靜中體查，你夙孽頗重，根本情關，恐難渡過；在我門下，便須守法，萬一犯戒行誅你父母本就痛恨必更視我如仇，我生平祇你母一人，同胞骨肉，他又有恩於我豈非難處，再者也捨不得下你毒手，爲此我不令你拜師，免受我法拘束，此法也不傳你，以免用時，自身把握不住，反爲天魔所害，就這樣，你仍隨時留意，如犯淫邪，雖不行法殺你，這理却不許你登門了，娜但平日交往，均係女予，一些不會在意，及至與方玉環訂交還在心喜，那知對方心機，又是著名妖邪，並與鉄妹結有仇怨，想打聽魔官虛實，不久方王柔便引進了幾個男女妖人，娜姐年青無識，又年青喜事，對方邪法又高，漸受誘惑，犯了色戒，可是九子母啖魂魔法方王柔也未探悉，娜但，事後想起鳩盤婆前言，不敢再往魔宮，便與妖女等同流合污，爲起惡來，鳩盤婆大弟子鉄妹，本與莫逆，怪他日久不見，前往探看，一到南天山，便見方玉環，同了男女三妖人，在外同求見，娜姐所居金銀洞，有鳩盤婆魔法封禁外人不得擅入，見這妖婦竟能引人，直抵洞前，料知往還已久，情知裏糟，當時也未發作，忙用魔法，隱身潛入，見娜姐正和兩人，對飲甚歡，跟着侍女，引了妖婦等入內，互相調笑，神態淫邪，不由大怒立將秘魔神光放起，現身喝罵，衆中除方玉環，持有防身法寶，人更機警，魔光一現立即穿地遁去，此外全數爲鉄妹魔光所殺，方向娜姐數說，錯已鑄成，魔官不能再往，從此絕交，並要收回前遣服役靈鬼，隨聽鳩盤婆，傳聲相告，說此事早在意中，現在此女非我門人，金銀洞魔宮，已早賜他，連服役靈鬼，均此無須收回，

祇禁宮中參謁，並不許再犯淫邪。限他一年以內，必須嫁人便了。鉄姝領諾，忿忿而去。娜姐知道鉄姝，遵奉魔教法令最嚴，人更乖張剛暴，反臉無情，再加出生以來從未受過折辱，當時愧忿交集，並未認錯挽留，由是絕交，斷了來往，起初還在顧忌，久便不耐孤寂，過不多日，先往冷魂嶺省親，才到嶺口，便遇乃母波旬婆，告以乃父爲干鵠，已知他近日行爲，大爲忿怒，最好暫時不與相見，便見也須等將來成婚之後，娜姐祇得泣別而去，隻身無聊交邪友，爲鉄姝所殺，無顏去尋方玉環，偶憶洞庭雲夢之勝前去遊玩，行自岳陽，恰值邊在湖行道救人，看出魔女可疑，事完跟踪查探，不料雙方夙孽糾纏，娜姐見他是個少年修士，親相英俊，又當奉命求偶之際，便不去理睬，也不肯放過這一尾隨，正合心意，焦瑣下山不久，無什經歷，那知利害，先在附近深山之中，鬥法三日，夜娜姐正要施展看家本領，擒他因問出是峨眉門下，知道對方同門甚多，一到危急，立用傳聲求救，強敵立時雲集，心雖驚恐，勢成騎虎，又難割捨，便用巧語相激，先使對方，不再求援，然後假意敗逃，時隱時現，將焦瑣引往南天山，方始下手，焦瑣也是命該遭劫，始而好勝喜事，明知魔女，不是易與，依然固執成見，不肯求人相助，鬥到後來，反因魔女，美豔如仙，丰神絕世，對敵三日，老是笑語輕盈，神態柔媚，一任自己喝罵，未以惡語相加，漸漸心軟，雖未起什邪念，却生奇想，以爲這等天生麗質，落在左道門下，未免可惜，打算迫使攻邪歸正，此念一生，吃娜姐看破魔頭，立即乘虛而入，竟被引到金銀洞，魔言以內，剛剛有些警覺，對方的姤女迷陽魔法，已然散動，當時爲魔法所迷，娜姐并不欺他，成婚後，便把魔法收去，哭說自己心願已遂，任憑處置一生爲惟命焦瑣，曾得峨眉真傳。

，雖中魔法，尙在半醒半醉之中，本就夙孽，一經交合，越發愛戀，再見魔女，玉體橫陳，裏啼宛轉，無限柔情，自然流露，如何忍心下手，再者，元真已失，也無法回去見師長，就這樣，長住魔宮，不過永絕師門，也未必便遭慘戮，偏生夙孽相尋，方玉環對身教虛實，雖無所得，却與娜姐成了深交，近日聽人說起，鳩盤婆因他犯戒不許入門之事立往相見焦瑣，那等人才又是峨嵋門下，先施邪媚引誘，欲與苟合，焦瑣終是正派出身一之爲甚自不肯再上圈套加夫妻情厚娜姐對於以前之事，早已明言方玉，柔枉負豔資，媚惑離間，兩無所施，反受對方奚落心中痛恨，頓生毒計，表面巧言認過

第十一回

冒霧上天山巧遇奇童獲異寶
衝寒行地竅忽生急智得神兵

實則匿怨相交，魔女忠厚柔和，無什機心，以爲丈夫，是美男子，自己尙且拚死求愛，何況這等淫女，既然認過，又未勾引，多兩個朋友，可免寂寞，何苦拒人太甚，方玉環又善巧辨，話一說開，雙方反更交厚，那知妖女，陰深很毒，一面百計誘激焦氏夫妻爲惡，一面散播流言，說峨眉長老，對於焦氏夫妻，將要行誅，此時焦瑣，連同門也不敢相見，本是日夕意中憂疑之事，妖女黨羽既多，做作又像，那得不信，由此中計欲以魔法邪術自保，魔女自更樂於傳授，爲煉魔法，已然不免爲惡況，又交了好些妖類黨，這妖邪，多受指使而來，有心惑弄，知道焦瑣，決不敢與師門樹敵，但他下山不久，其他各正派的門人，不識的多，正好播弄，先借一事，與西藏派教祖凌渾的門人結怨，訂約相會，到時再命一妖黨，將焦氏夫妻引去，焦瑣自練魔法後，日近羣邪，本性已迷到時，見對方勢盛，自覺朋友患難相助，又見愛妻，因方玉環，勢急求助，已在動手，對方恰又是個勁敵，也沒問對方來歷，便自冒失動手，後來還是對方，見他峨眉家法，自道來歷，驚奇喝問才知錯已鑄成，無如妖黨已有一人受傷，愛妻也發了一件法寶，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也不答話，一味咬牙應敵，後見對方爲首的，下凌渾愛徒諸平，法力甚高，妖黨弄巧成拙，傷折頗多，其勢不能善罷，忽然性起，一面施展師傳法寶，一面連合娜姐，把雙方互約，輕不使用的魔法，施展出來，諸平等幾乎吃了大虧，幸而同來五人中，有一散仙蘇寶星，便是日前來，訪山主五老善吹鉄笛的，那位草衣道長，看出焦瑣，

峨眉嫡傳家法，鬥時不肯吐露姓名，知道峨眉教規至嚴，向無敗類，怎會與妖邪魔女一起，疑有原故，爲防節外生枝，意欲探詢明了此人名姓來歷，再作計較，知對方方法寶神物，魔法又凶，反正難勝，便施法力，護了衆人退走，時值峨眉二次閉關期中，但是兩派師長深交，雙方同門，多半都有交往，當日便查詢出焦瑣來歷，一般先進同門，萬沒想到，會有此敗類，俱都忿激，不等請示師長，相約搜尋，內有兩位長厚的，還想尋到以後，誠勸挽救，不料焦瑣，陷溺已深，始而自知闖禍，隱匿官嗣，不敢出面，中因峨眉三英，不願有此害羣之馬，姑辱師門，因魔宮隱秘，并有魔法隱蔽，鑑形之寶，藏在仙府，暫時不能使用，竟同尋到鳩盤門的上，本意所用魔法相同，金銀二妹，又是相識，可以探詢，不料鉄姝，外冷內熱，對於娜姐，心中仍是愛護，早用魔法傳真，得知經過，恐兩妹子洩機，先約了兩同門，在途中等候，意欲阻入魔宮，雙方言語失和，正要動手，此時峨眉三英七矮個個法力高強，否則，也不會輕往魔宮，鉄姝如與動手，內中李英瓊，持有定珠，和新用木魃腦中元丹煉成的青靈珠，魔法所不能侵，鉄姝必敗無疑，總算鳩盤婆，大劫將臨，不願樹此強敵，來人不是峨眉之秀，訪友探詢，并非尋事，一經發覺，立用千里傳聲，將門人召回，并告三英，焦氏夫妻地址，和此中因果，託李英瓊，將來奉途行誅時，務請網開一面，但是事前，不可洩露，雙方均有益處，魔法神妙，三英法力差不多，這末幾句話，嚴人英，余英男，竟未聽到，三英隨即趕經金銀洞，指名索見，休道焦氏夫妻，便坐在一干妖邪，全都震於三英威名，無一敢出，仗着魔法掩蔽，英瓊心有成算，略爲警告，便各回去，焦瑣知事已洩，愁急些日，連經妖邪慫恿魔頭反應，率性倒

行逆施起來，情急無奈，竟想改投到別的妖邪門下，以求護庇，無如對方，都畏峨眉聲威，知是禍水，連去兩處閉門不納，歸途又遇到兩個先進同門，因均剛直嫉惡，使其難堪，當時動武不算，并用師傳法寶，和魔法，將兩同門困住，正要加害，幸值七矮中的阮徵，路過發現，上前相助，焦瑣見勢不佳，忙用魔法遁走，這一來，激起公憤，羣起搜索聲討，不消多日，所交往的妖邪，先後爲他伏誅，如非魔法隱遁神速焦氏夫妻已早不免，眼看情勢日非，這日娜姐想起鳩盤婆，雖加決絕，不許登門，以前終是愛已，又是骨肉之親，急難相投，也許可以求助，這時魔宮，已爲諸同門所毀，幸是內層深居山腹以下千百丈，隱秘非常，魔法變幻神妙，來人見宮中，地域廣大，陳設華美，窮極鬼工，倉卒中，祇說已盡於此，祇把服役女鬼除去，便各回轉，二人才得幸免，心念一動，立即隱形趕往，以爲這等走法，人決不見，那知離山不遠，便吃百禽道人公冶黃，破去隱形法喚住，焦瑣見是師執至交，娜姐也聽父母說過，知不能抗，又看出不似惡意，忙同拜哭求救，公冶黃說婉女迷陽之法，乃專一收攝敵人形神所用，娜姐求婚時，因見焦瑣難制不合妄用此法，焦瑣固然受制，可是夫妻二人同受魔頭潛侵，否則，娜姐怎會同失元陰，此是夙孽定數能各保得元神，已是萬幸，看你二人運氣吧，鳩盤婆決不見你，徒自取辱，不必去了，隨施法力解去二人魔頭飛走，二人本是時喜時憂，終日胡思亂想，胆大妄爲，魔解清醒以後，想起前事，神魂震悸，那裡還敢似前妄自走動，回宮抱頭痛哭了一陣，料定大禍將臨苦無善策，娜姐情深，又想丈夫，原是好好的，全在自己身上，悔恨交集把心一橫，竟想自往峨眉投到，陳情替死李英瓊又尋上門來，說奉命行誅，隱藏無用，如在當

地，可速出見，祇未有什動作，說完自去聽那口氣決無通融，知道娜姐去也無用，於心也自不忍，要死也在一齊，何苦白送，終日盤算，打不起主意，急得娜姐，終日通誠哭求，祇求娥眉教祖，憐鑒恩寬，饒恕丈夫一命，再不也祇斬他肉身，免却形神全誅，一切罪刑，皆由自己承當，百死無恨，正無奈間，鐵姝忽又來到，娜姐跪求解救，鐵姝冷笑了笑，放下一面晶牌，便即逃走，娜姐知那晶牌，乃鳩盤照形至寶，能隨心念所至，查見數千里內景物，有此一物，對頭來到，即可前知，預防隱避，忙用魔法，試查一看，祇現出五老全家，煉丹將成，似在準備起身情景，跟着現出父母，愁顏相何，似在商計什事，忽然想起父親會許最後一面，但須婚後，因恐嗔怪，一直想去，欲行又止，此寶所現，全非此時心念，必是姨母，特意指點，心中一動，試再行法查看，又現出五老丹成歸家，和丈夫盜丹情景越發省悟，忙同丈夫，趕往冷魂峪，見了父母，哭說經過，干鵲不理，後來波旬婆說，你姨母已示先機，事應第三日不先準備，求我何益，再如延誤，連元神也保不住了，二人知難免死，祇得拜辭，回去設法，行時，波旬婆告以當地會由公治真人，轉告諸正派長老，干氏夫妻，本人決不出山，從邪爲惡，但也不願有法力的外人入內，已得過諸正教長老允許，庇護你們，結局必致兩誤，後山風穴，如要藏什物事，以備他年轉世之用，却可辦到，二人原因李英瓊法寶飛劍威力至大，一爲所教，即便手下留情，元神也受重創，轉世決難修煉，照此情勢，分明令將五老所煉靈藥，盜來藏起，以備轉劫之用，回宮議定下手方策，便即冒險起身，本想祇取兩粒，下餘仍就設法歸還，以免結怨越多，爲異日之害，那知剛到手回宮，李英瓊便跟踪趕

到，上來未與娜姐爲難，祇向焦瑣進攻，焦瑣知道絕望，見娜姐還在跪哭哀求，所盜靈藥，也全在身上，忙用魔法傳聲，令其速往冷魂峪，將丹藏入風穴，就在岳家藏避，千萬不可殉難，娜姐久問李英瓊，冰心鐵面，又見求告無用，聞言警覺，立即飛走，逃到冷魂峪，一尋父母全都不見，知是故意如此，祇得把丹藥，藏入風穴深處，風吹不到之地，另在當地行法，以備少時，攝取二人隨身法寶之用，隨即趕回，見丈夫已然力竭勢窮，身受重傷，還在拚命迎敵，因料他必不聽勸，事完還要趕回，難得對頭等未遽下殺手，立向李英瓊哭求，容他夫妻訣別，並見一面，李英瓊剛剛允諾停手，不禁心如刀割，也不畏紫郢劍光威力，猛撲上去，抱頭痛哭了一陣，娜姐哭求，代夫一死，李英瓊喝道，本門法令尊嚴，如何敢違，念你受人愚弄，惡跡無多，夫妻情重，哭得可憐，又未奉命同戮，我不傷你快自逃走，免受波及，娜姐哀聲哭喊，夫死我不獨生，祇求李仙姑，恩施格外，容我丈夫轉世便了，說時，焦瑣已然停手，不再防禦，方自抱持哭勸，娜姐看出丈夫，已無活意，忙把身子掙脫，一面發動魔法，將二人飛劍法寶，全數攝走，令其飛往風穴，一面施展全力，往劍光上硬撞，李英瓊雖將二人用劍光，齊圈住，本心不想傷他，見他如此心烈情重，越生憐念，忙把劍光一撤，已自無及，娜姐首先身死，因此一撤，娜姐固未傷及要害，焦瑣也乘機兵解外人祇知紫郢劍下，形神皆滅；實則，二人元神，雙雙逃走，此事李英瓊，連向同門，也未說起，等五老回轉峨眉，認罪，妙一真人，也未斥責，祇說此丹中有藍田玉實，天府靈藥，一同配製，得之不易，我證果在即，你已無法再煉，以你五人功力和本門至寶，進入風穴，並非難事，無如本門與人爲善，前

經公治道長，代于氏夫妻求說，曾經允諾，不可反悔，此是你五人世緣未淨方有此失，時至自得，我不預示時日，此丹重得，便你五人功行完滿之日，但本門弟子，不許擅入峪內，也不許另約有法力的道友，相助代往，自己相機，審慎而行便了，不久，真人和諸先邁弟子，道成飛行，五老因昔年當道一訪，又經多年潛心推算，和真人遺倡，備知一切前因後果，大漠莊，恰隣近冷魂峪，於是全家移來，住了些年，均無機會，後由兩老怪物相識人口中，得知近數十年，于鵠時常神遊，并還在三十年前轉世一次，破例收了兩個徒弟，對於前事也會說過，大意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知峨眉，決不背信恃強，靈藥非我自取，乃別人自行存入，來人祇耐得住子午寒潮，深入穴底，休說靈藥，我頻年取藏的，奇珍異寶，均可任意取携，決不食言，爲了這幾句話，傳說出去，引起不少旁門中人垂涎，百計謀取，有那深知主人利害，和古怪性情，不敢輕往招惹的，祇訓練了一兩個徒弟，裝作常人入內試探，結局遇上子午寒潮，雖然葬送，本人還可無事，有那心凶胆大的，仗恃法力，暗中行險，無一不是命喪風穴內外，最近兩年，來者更多，兩老怪已然嫌煩，二徒又愛侮弄來人，除非去的，真是常人，照例不許欺侮，遇上老怪物高興時，許被送出谷口，或能免死外，休想活命。梁四明本得老少主人期受，祇爲年前，雪夜塔平湖送信，歸值黎明，途遇由三道嶺逃出的使女小春，凍倒雪中，忽發惻隱，將人救轉，一時無處安排，離莊已近，急於覆命，再經小春哀泣苦求，說什麼不放，爲救人要緊也恐被莊中守門發現，一時情急無知竟帶小春，私入禁地，乘人未覺，由莊外越牆而入，本想覺地起藏，求好李同夫妻，再覓令出現，到後想起，老少主人，

神目如電，如何能隱，事前一被查知，連犯大禁，豈非死數，怎會一時心軟，作此糊塗之事自行檢舉，比較稍好，又恐這頓責打難禁，正自愁急心慌，去向好友小三兒求救，事已敗露，本是死法，姑念三代相從，李同夫妻，又爲力說，方定逐出三年之罰，此時小三兒日侍五老，得知冷魂峪事，暗中指點，令其立功自贖，正愁不會神功，難耐寒潮奇冷，柳春忍在定室，巧窺圖解，又允耗助，當晚夜祭，便告奮勇，自向三老請命，竟獲允准，料知因禍得福，過了十五，照規逐出，李同夫妻，早知此中因果，特准許他來尋柳春，一同用功，還有別的指示，也由四明代達，丁良也說起師父陸萍，與侄徒結怨經過，乃是去冬，陸萍，周謙淳于芳馬玄子等四人，天山行獵，歸途遇見怪徒張武程剛，強奪四人所獵白熊，雙方動手，怪徒因老怪物，不肯多傳，祇會防身魔法，本領有限，誤把四人當作尋常獵戶，恃強欺人，不料飛叉才一出手，便被淳于芳飛劍所斷，不敢戀戰，一面放出魔光護身，一面自追來歷，說乃師法嚴不許我出，是好的，可往峪中一行，休說動手，祇耐得住子午寒潮，我二人便認罪服輸，再敢進入風穴深處，連穴中所藏，靈藥異寶，均可任憑取携，決不阻攔，四人早知風穴利害，方自尋思，如何回答，忽聽耳側，有人低語，令其應諾，陸萍機智，知有異人暗助，立時答話，訂好約會，怪徒一走，異人也自現身，便是那有名散仙草衣道長蘇寶心，隨將四人，引往然左近巖洞中，說子午寒潮十分利害，風穴更甚，穴中藏珍，共分前後兩處，後層所藏另有主人，前層乃干氏夫妻，昔年所存法寶靈丹，並不祭人往取，如能得到，大有用處，本來道術之士，不許入內，難得怪往驕狂，自己吐口，而你四人，雖會劍術，飛劍祇

有一口，不會什法術，老怪物決不好意思出手，祇把少陽神功練成，有了耐冷之力，即可一試，不過，陸萍，淳于芳，一個面有晦色，一個飛劍稍強，反到吃虧，易啓敵視，最好有一不去，爭臨到時，另有遇合，必須小心應付，才可無害，我這少陽神功，不似峨眉派速成，務須勤習，方可有用，再約上兩人也可，最好所約，是個靈慧童子，人也不宜太多，說完傳了口而去，四人拜送回山，淳于荻問知前事，堅欲同往，丁良忠於乃師，向再四求說，於是把二人也添上，一同練功，陸萍本想獨自先往一探，因聽柳春一說，大漠莊覆命經過，李同又暗中力阻，現已改作等柳春四明，練好神功，再分途下手等語三人看完書信，各說前事，暢談了一陣，丁良知柳梁二人，用功五勤，不便久留，先自辭去，四明後又說，前些年老怪物有一友人往見五老莊主說近年風穴，威力越大，便是道術之士也難禁此奇寒，莫如雙方言和，一同下手取出，各得一半，免得長此相持，彼此不便，三老莊主因大還丹共是一十九粒，富餘無多，事有定數，時至自成，勉強無益，又看出來人用意，婉言相拒，令其轉告老怪物，師命尊嚴，我老弟兄五人，雖然手到取來，決不自往，到了取時，也不另約其他道術之士代往，就有人去，也憑他各人緣福，決不以本門防身法寶相借，祇請主人如約便了，來人原想於中取利，好容易費進口舌，將女怪物說動，男的還未答應，便來遊說，問言目是不快，想要挑攪生事，不料老怪物聽了，不但不怒，反說老老莊主理對來人乃成名多年的散仙楊笠子，當時羞惱成怒，便去雲南，向三老莊王夙仇，虎尊者朱護，激將慫恿，此人與雁山六友，周老山主，也是舊識，法力頗高，爲報前仇，還煉有兩種法寶，元旦那日，與楊笠子到此地，想來報前仇

到後面說老怪物，借地方與人鬥，雖是山陽，不在冷魂峪禁地之內，是破例反常之事，未免奇怪，自尋老怪物，也不知說些什麼，便自走去，不見回轉，此人懷仇多年，既尋到此，必有後文。他又探知風穴藏丹之事，我們此行，老怪物或者無妨，此人却是大害，我二人又無什法力，必須留意呢，說罷，二人隨同用功，均覺所經艱危，勤奮非常，柳春見他並未向已討教，因守李同之誠，來書未提，不便私傳，也不知是否同一傳授，日子一久，漸漸覺出，路道不同，自己功力大進，到了午夜，寒潮起時，已能去至洞外，當戶而立，毫無所苦，四明却是不能幾次相隨試探，都幾受凍僵倒，看神氣，又似不以為意，其勢不敢私自傳授，並且日限將近，也來不及，心中，代他憂急，夫免現於形色，四明看出他關心甚切，苦笑道，你見我寒潮餘波，尚難禁受，如何深入風穴麼，此行全仗運數，寒潮威力至大，風穴之中，尤為利害，你如非服過一粒小還外，便有少陽神功，遇上最利害時，恐也難當，休看陸，周，淳，于諸位，練時較久，又是行家，因非峨眉心法，到時定不好受，風穴前後兩穴，外面二穴並行到內，始分他們是往前穴比較要好得多罷了，我來時，已有打算，拜見老周山主以前，曾遇一位前輩仙長，又蒙草衣道長恩憐指教，你無須代我憂急受苦自所難免，並不在我心上，不過我們三人是另一路，時機一至，說走就走，你連山主師長，也無須稟告，這一層，已先有三老莊主，來信通知，丁兄想必知道，此事重在我們三人，一來也爲了陸五爺，性情太剛，我們早去三數日，他便減少苦難，我祇聽說，詳情尚不深知，盛意心感，你請用功不要管我吧，柳春聽出他已另有準備，略爲放心，光陰易過，一晃便是三月中旬，四明見柳春，已將神功練成，

大出意料，好生忻慰，柳春也自心喜，用功越勤這日丁良忽來說起，妖僧鬥法之事，已改四月初一，周陸淳于馬玄子諸人，已然約定，廿九寒潮最弱之時前往，周靖本欲同行，爲淳于姊妹力阻，令其相助妖僧鬥法之事，復經草衣道長作主。說這一面，小輩中飛劍無多，連姊妹也不他令去祇由周陸馬三人同往，丁良聽其自便，三人神功早成，爲了前路艱危，迭經高人誥誡，又想事完，參與初一之會，現在各居靜室，閉門勤習神功等情，四明便把期前起身之言告知，丁良本定隨師同行，當日委決不下，各道改日再議，便自別去，到了英夜柳梁二人，用功完畢，正在商說，日期已近，李同明說期前起身，怎無音信，丁良忽帶乾糧寒具匆匆趕來，進門便道，我們快走，現有飛行甲馬在此趕到地頭，正好黎明，我們路上再說吧，二人見他忽然好變計，甲馬又非大漠莊之物，料有原故，不及細問，當時帶了寒具結束起身，好在山口守人，早奉密令，祇把丁良，喚向一旁，問了幾句，立即放行，三人一出口，便即行法飛駛，這時三人功力，均非昔比，邊走邊說，才知丁良昨晚，正由室中，用完功走出，忽見草衣道長，由外飛回，見面便說，你三人如不先行，非僅誤事，連你師父，命都難保了，丁良大驚，草衣道長，隨賜甲馬三付，略示機宜立令速行，丁良方始變計，因此行有關陸萍安危，事須慎秘，奉命即行，誰也不會稟告，三人迎着午夜寒風一路急駛，不到天明，便趕到冷魂峪附近山溝之中，溝深數十丈寬約十丈高高下下，平地突起，乃是長約十餘里的，兩條山嶺，橫亘天山前面，沙漠之中，盡頭處，斜對冷魂峪口，日受寒潮侵襲，氣候奇冷，人跡之所不至，景知荒寒已極，雖當三月底邊，依然冰封雪鏹，三人因有物高人預示先機，知道妖僧與邢氏父子

所約黨羽，多半旁門中人，俱知風穴藏丹，如能得到，就以邪正殊途服法各異，至少可抵兩三甲子修爲之力，以前不是不知細底，便爲主人利害不敢招惹，此次既借地方，必有情而樂得乘機一試，因有法力之人入內，主人師徒保不出頭作梗，一成敵對，事更艱險，有的暗命徒黨，預服避寒藥物，暗藏護身法寶，裝作常人，前往下手，有的知道主人，索喜聰慧幼童，竟不怕造孽，於這三兩月內，到處物色秀美少年童子，略爲傳受一點內功，便驅往犯險嘗試，以圖微倖，近日正在各用心機，驅人送死，主使人不放心，又防去人胆小退回，多半尾隨在後，監看接應，柳春等三人，不會法術，又無飛劍法寶防身，如與路遇，難免生事，但是老怪物禁地照列不許外人隨意行動除却自身凍倒，有他人作梗，老怪物立時出現，將動手欺人的擒去，就決不輕恕，祇一進口便無妨了，草衣道長蘇寶心，與五老中的李清茗，多年至交，早知前後因果，特意來此暗助徐向梁丁二人，分別預示機宜外，當晚並向丁良叮囑務由這條路走，明前必到飛行甲馬本極神速，三人近日精進，不畏劈面寒風，又防誤事，走得更快，不料這一趕，却趕向頭裡，以爲早到無妨，仍就前馳，并未停緩，等把山溝走完殘月曉星，與積雪交映之下北天山脚，已然在望，地勢也逐漸高起，冷魂峪，三人未到過，祇知與溝斜對，出口正遇大霧三兩步外，不能見人，這一帶，山形壁立，冰雪路滑，無不攀升，便沿山脚尋去，少年心急，也未解去甲馬，行約二里，方覺天氣越冷，忽在濃霧影裡，發現右側，似有山口，趕將過去一看，兩崖對峙，一經中通：因在霧中，天又未明，看不出內中景物，祇覺入口一帶，形勢十分險惡，算來祇有此口，與來路山溝斜對，沿途未見別的谷口，再

往前去便遠，估計不差，便同聚精會神，往裡走進，山徑曲折，地勢越走越高，後來路越崎嶇險滑，歧徑更多，仗着足底甲馬，未覺難行，一會走出霧層之上天已黎明，柳春忽然失聲道峪中形勢，二位賢弟可曾聽說過麼先在口外一帶，還覺天氣奇冷，祇說要到，怎走入這長一段，比起外面到差，聞說峪中冷不可當，我每夜立在洞外，寒潮餘威，尙且利害，身臨其地，反不覺冷，莫是走錯了吧。丁梁二人閒言，全都警覺，互說峪中詳情，雖然不知，但聽師長主人說過，風穴相隔入口并不甚遠，順路尋去，即可到達，祇是太冷，雖然寒潮也有強弱之時，常人決所難當，更有種種奇事，有時對面說話，全聽不見，這等情勢，分明不對，我們帶有甲馬，祇願急行，不會在意，這裡地形，又是斜坡的多，此時分明已在半山之上少說也有三十多里必是霧中走錯無疑，三人因天已大亮，雖然甲馬仍可應用，已違草衣之誡冷魂峪未到却把路走迷惟恐誤事，全都愁急，略一商說，立往回趕，來時爲霧所迷，祇知順着腳底山徑前馳，未甚覺意，這一面走，漸漸日出霧退，才看出山形奇險，所行之處，雖是登山斜坡，再望前途，便入險境右側危峯刺天，更有高嶺當前，壁立千丈，冰雪包沒，寒日照在上面，祇是淡淡一層，灰白色的影子，時有時無，也分不出是雪色，是日影，風是一點都沒有，走着走着，微聞身後，冰裂之聲，隨聽的一响，大塊冰崖，倒將下來，緊跟着，迅雷爆發也似，轟隆大震，斷崖由高下墜，落在中途山角上面，冰塵高湧飛舞半天，連同奔雪碎冰，一齊往下墜落，有的順勢滾墜深壑之中，砰訇之聲，震撼天地，四山皆起回應轟轟盈耳，半晌不絕，左近高峯橫嶺，也似搖搖欲墜三人走得稍慢一些，差點沒被壓在下面，左側又是一條，

其深莫測的冰溝，最仄處相隔脚底，不足二尺，形勢奇險，先前竟不知怎麼麼過來的，總算仄路，祇五六丈長一小段，再過去，峯迴路轉，便入坦途，恐冰山再倒，不敢停崖向行剛剛飛馳過去，斷冰餘波，尙還未息，巨聲時作，四山猶在震撼之中，回想驚心，方自暗幸，忽聽有人喝道何方小賊，來此惹厭，聲到人到，由來路峯角一個極仄的山口中，飛也似，馳來兩個，身着羊皮衣褲，手持兵刃的壯漢，同時，前面坡下，又跑上五人，都是一色打扮，神態野悍，其勢汹汹，兩下一合，便將兩頭堵住，三人心有急事，雖想分說，一則少年氣盛，祇柳春人較和平，丁梁二人，一個是藝高胆大，向未吃虧，一個是身懷絕技，初出茅廬，又見來勢蠻橫，恃衆逞強，未免有氣丁良先把手一擺，一同閃向，路側空曠之處，然後含笑上前說道，我弟兄入山尋人，霧中迷路，誤走此地，適才發現，正往回走，沒礙你們的事，路作什，休看你們，人多勢衆，我弟兄也不是爲欺的，不過此時有事，無什閒暇，真要講打，另約時地，我三人准定奉陪就是，來人中爲首的，是個胖子，先聽三人，入山迷路，并非有意來此，又正回走，神態已較緩和，及聽到末兩句，不禁怒起，喝道，我這裏一向不許外人，來此窺探，念你事出無知，祇肯認錯，本可放走，既說大話，又推有事想溜，沒那麼容易，我看你們年紀雖青，手脚似還滑溜，想必身後還有師長，你沒我們人多，我祇派三人，與你一對一，打得過，放你過去，否則，便留下一人作押，好實約會，連你師長大人一同搬來，決個勝負便了，話未說完，丁梁二人，全被激怒，同喝你既蠻橫無理不值與你多說，祇說話算好了，胖子也是驕敵，又在坡下，聞警趕上祇覺三人，脚底滑溜，似個會家，沒看

出深淺，以爲小小年紀，能有多大本領，一時大意，再見對方，詞色甚傲，怒火一旺，也未思索，想把三人擒住，問出身後的人，自己還不屑上前，口喝你們祇上三人，看這小賊，有什麼來歷本領，敢來這裏撒野，丁良平時，本極靈警，也爲心有急事，着忙將人打倒上路，知道當地雖穿雲頂尚遠，天山地域廣大，內中隱居的英傑，與五老，和諸師長相識，門人決不如此蠻野，當地雖冷魂峪較近，恐是敵黨，互問來歷，難免洩機，連姓名也未問，便動手了手，柳春先想正事要緊，所帶飛行甲馬，又與上次，隨陸萍回山時不同，可以隨心進止，如若乘機溜去，決追不上，一進冷魂峪，立可無事，心正尋思，如何示意溜去，丁梁一人已然上前，祇得隨同動手，三人爲了方便，和免主人誤會，所帶全是隨身密藏的軟兵器，胖子見狀，才知不是易與，無如人已派出，說不上不算來內中一個壯漢，先吃了良，一練子掣纏倒，丁良也不傷人，往側一縱，笑道，你們已然敗了一個，再看別位的吧，胖子正在急惱不得偏巧四明對敵的，是個能手，少年好勝，急於脫身，見了良先勝不耐久戰，右手長春藤一纏對方蛇矛，乘着敵人撤矛還攻，賣個破綻，一個怪蟒翻身，腰間三指箭，早到了手中，二次揚藤，往敵人打去，對方早看出他，身法輕靈，所用兵器，能剛能柔，通體像根酒杯粗細的山藤，祇稍頭上，有一精光耀眼，長約三寸的金筆尖，解數精奇，早就想要破他，一見當頭打到，正合心意，忙將手中矛，用足全力，一撥籐稍，盪向一旁，跟手一緊蛇矛，金龍點頭，照准咽喉便刺，不料上了大當，四明這一下，原是虛招，早料敵人，有此一手，一見矛到，兩足丁字形立地不動，身子一矮，往右一偏，左手三指箭，就勢反手打出，此是四明練就絕技，形如竹

著，百發百中，未發時，緊貼手腕之間，隱藏極巧，不易看出，又當雙方動手，正急之際，敵人面前，毫未覺查，一下打中在持矛的手腕上，雖仗皮衣厚實，四明手下留情，未用大力，也是不輕，猛覺骨痛欲裂，矛便把握不住，同時，四明右手長籐，也隨着翻折之勢，往下三路掃到，纏向腿上，祇一抖，當時矛飛人倒，不能再打，四明也和丁良一樣，不再下手，直喊柳兄，快將這人打發好走，胖子自更難堪，餘黨也各忿極，又見四明，暗器傷人，不由羞惱成怒，乘機怒喝，大胆小狗，敢放冷箭，今日想逃出迴雁嶺去，真是作夢，說罷一擺手中刀，照准四明，迎頭便斫，餘人也一擁齊上，丁梁二人，方自笑罵，無恥毛賊說話不算，再動手，我們便不留情了，柳春本意，不想傷人，一見丁梁二人得勝，敵人食言反臉，正想一不作，二不休，率性打了出去，及聽末句，忽想起大漠莊所遇姓史幼童，別時曾有迴雁嶺相訪之言，此人已是劍仙一流，如是他家徒黨，一經成仇，便是大害，忙喝諸位兄台，且慢動手，我們是來尋黃眼睛小爺，史二先生的，說時已聽破空之聲，起自山半，正往當地飛落，胖子和諸壯漢面上，均現喜容，聲勢越猛，正在亂罵小賊小狗，死在眼前，聞言，全都縱出圈外，丁梁二人，本不想打，也自停手，胖子戟指喝向，你們真是尋訪小爺的麼，如何相識，先怎不說，柳春躬手道，我們霧中迷路，身有要事，祇圖上路，沒想動手，諸位再三相迫，出於無奈，後聽兄台說起迴雁嶺，方始想起，我和史二先生，祇在大漠莊，見過一面，論我本領，怎配和他相交，因見他飛仙劍俠一流人物，十分仰慕，承他不棄，別時曾約來訪，并允遇事相助，我這人，心口如一，今日實是另有要事并非專為尋，他因兄台提起前言，惟恐雙

方，無心失和，故將他大名提出，請看二先生情面，先放我們走去，等拜見過二先生，再行登門認罪何如，胖子想了想，怒道，你原來與他，無什交情麼，想放你們，也可，但是適才破空之聲，好像是他，但未降落，不知是否去往別處，要放，也須等我們尋到他，問過再說，否則，休想，柳春方欲婉言理論，忽聽一聲斷唱，不要臉的東西，跟着叭的一聲，胖子臉上，早中了一掌，當時腫起老高，面前現出一個，虎面金睛，形貌醜怪的小孩，正是元夜大漢莊，所遇史姓幼童，現身打了胖子一喝，便戟指喝罵道，我史厲向來講理，說話算數，人家已然提我，怎還要留難，他們三人，無心迷路，已然說好得勝放走，自家本事不濟，被人打倒，還要倚衆逞強真個丟人，便沒我朋友在內，我也不會幫你，等我問完柳兄，再要你們好看，說時，一班敵黨，竟如鬥敗公鴨，垂頭喪氣，做聲不得，柳春上前施禮，方想代了梁二人引見，史厲已笑喚柳兄，請這裏來，隨問來意，柳春本不想說，纔一想此人，不問如何對已甚好，此時斷無作梗之理，還是瞞他不得，便把來意，大概說出，祇把練功，和五老使命等，前段之事隱起，史厲性本粗直，匆忙中，並未細問笑道，你真誠實，胆子又大，竟敢往冷魂歸去麼，我最喜你這樣人，近日各方趕來，相助番僧鬥法的，都在生心，也不想事如容易，怎會留到今天，其實，我到能勉強一試，偏不喜檢這現成便宜，你已會法術，同行三人，年紀都輕，許對主人心思，祇有法子耐寒，便可去得，上次我曾答應幫你，現有兩粒雷珠原從別處討來，想對付彭老二的，連我母親，都已說好，想乘父親，今春出門之便，約到我家，決一勝負，不料他竟不赴起約，我父親又中途折回，遇見蘇寶心這牛鼻子，說了我好些

壞話，父親耳軟，回家罵了我一頓，彭老二不來，總算怕我，此事權且作罷，我想在番僧鬥法時，趁個熱鬧，幫那一面雖還未定，此珠乃魔教陰雷所煉，起因專爲破彭老二飛劍法寶之用，現被牛鼻子揭穿，我未認帳，一用，父親必然大怒，反正不能出手，現送與你，此去奇冷，還在其次，最利害是穴中黑風柱，遇時，多利害的飛劍法寶，也難免不吃虧，何況常人，祇有此珠能破，不過事要隱秘，先被人知道，幫你反害你了，冷魂峪入口在你們來路，懸崖之上，你們來時，祇沿山麓而走，又值大霧，以致錯過，入口離地，祇三四丈，你們上去容易，此時必有人往裏走進，身後全有能人尾隨，見你三人入內，必要攔路盤詰，一聽與大漢莊有關，必是麻煩，你三人也非對手，待我親送你去，就無妨了，柳春不料他如此慷慨重友，再四稱謝，就便又代胖子等，求情解說，史厲點頭，柳春忙喊丁梁二人，上前相見，略說前事，俱都幸慰因看出史厲好高，丁良一恭維，越發投緣，史厲問知三人，帶有甲馬，便命胖子等回去，從寬免罰，隨同步行飛駛，快到半路山口，史厲道，此時我也不惹他們，隱身去吧，隨令三人，攜手并立，取出一面，三角晶鏡，照着同行，三人當即隱去，彼此不能相見，回看祇史厲一人在後，到了外面，沿着山麓，行約二里，忽覺冷氣侵人，微向身後低語道，地頭已到，上面便是入口，果然外面有人窺伺，這類無恥之輩，我看了就生氣，還是大漢莊那些人，有點意思，偏爲了彭老二，祇孫孝一人，肯和我好，三人聽出他，還是想和五老子弟結交，祇爲性情，剛愎寡合，照此情勢，祇要有人勸說，仍可言歸於好，因聽已到，朝上一看，離地三四丈，削壁之上，果有一六角形的崖洞斜對面土坡上，站着僧道五人，形貌衣着，

均極詭異，正指自己這面談說，史厲低語道，禿駝可惡，竟敢說我，等先送你們上去再說，說罷，手指處三人立被一片光華擁起，直上入口，越覺冷氣逼人，周身直打寒戰，忙往口內縱入一面運用神功，探頭回看，史厲已縱遁光。向那夥人飛去，隨聽雙方喝罵之聲。這時，四明不會神功，冷得直抖，剛從身畔，取了一粒丹藥抖着手，塞入口內，顫聲說道，正事要緊，我們愛莫能助，看他作什，還不快解甲馬入內，柳丁二人，應聲解去甲馬，各把皮套戴頭上，并肩前行，一看當地景物，甚是奇特，從未見過，原來那入口，大祇方丈，外面堅冰密佈，日久年深，已成暗藍色，稍為接近，便覺冷氣逼人，內裏是一條外大內小，長約三十來里的深谷，和外口一樣，通體作六角形，看去石質堅硬如鐵，與別處山石，迥乎不同。常年風潮侵襲，剝蝕之痕，密如鱗片，但甚整齊，寒霜甚多，到處密佈，柳春不知那是積年寒精所積，見是粒粒圓整，翠墨晶瑩，映着口外積雪，閃閃生光，覺着可愛好玩，略動童心，試用手摸以爲這類霜氣積成的微物，自必隨手而落，不料那霜粒，緊附壁上，比鐵還堅，尤其冷不可當，手戴皮套，還覺奇冷浸骨，宛如切割，要是空手再無神功防寒，手指直非凍落不可，才知果然利害，嚇了一跳，等把洞逕走完，地勢也自展開，但不甚大，祇有十多丈寬廣，成半個葫蘆形，兩邊冰崖環抱，其高際天，上面灰濛濛籠着一片寒霧，仰望不見崖頂，地勢也領平坦，祇是滿佈先前所見霜粒，人行其上，凍得腳底生疼，此外并未有什冰雪影子，一眼望過去，昏沉沉的，也不是霧鬼離身一丈以外便不能見，幽寂陰森宛如孔域，那冷更是出奇，三人對於防寒的皮衣面具，雖然早有準備，又均練就神功，或服靈丹，一路運氣前行，仍是冷不可當，因身

急抖，齒牙皆戰，先沒想到，即此前段，已非生物，所能生活，如非神功靈丹之力，走完谷逕，已自倒斃，再往前行，除似三人這樣，還能勉強通行，否則，就有法術護身，也失靈效，非死不可了，三人年青好強，奇冷原在意中，并未覺異，因知一到逕，入口洞進，便入禁地，恐犯禁忌，驚動怪徒作梗，又知速行不宜，均未開口問答，一味買勇，勉力前行，走了一段，方覺出越往前越難走，明是一片平地，但是奇冷之外，另具一種，潛在壓力，步法稍快，便被迫得氣透不轉，因是身痛如割，寒氣攻心，似被埋浸冰雪之中，骨髓皆要凍凝神氣，總算純陽之體，功夫又純，一有警兆，立即站定，強行振作，把氣機調勻，使陽和之氣，流轉全身，然後再進，可是再往前去，脚底越發沉重，想走快些，也辦不到了，除柳春曾服小還丹，所煉神功，又是峨眉心法，比較稍好，丁梁二人，均是兩三次遇險，幾乎凍倒，知道當時一個支持不住，心靈失馭微一迷忽，身子立時僵臥而死，那裏還敢大意，三人原是并肩抱臂而行，互相防護，柳春居中丁良在右走上一段，便略歇息，緩氣，再進，正走之間，丁良隱忖，寒潮未起之前，尚有這等利害，聽草衣道長口氣，好似還有數日耽延，等師父到來，才竟全功，這數日中要連經過好幾次寒潮侵襲，怎能禁受，死活無關，此行關係太大，誤事怎好，心中一急，忙一拉柳春，三人同時立定，就着緩氣之便，先把純陽運足，俟身冷稍減，然後湊向柳春耳旁問道，柳師兄你工夫較好，可受得住這冷麼，連問數聲，柳春也把頭湊近，看着自己，就見面具裏面，嘴在亂動，一點也聽不出，初意彼此語聲太低之故，試把聲音，逐漸提高，仍是無用，連自己所說也不聞一字，才知聲一出口，便爲寒氣凍凝，多高聲音，也

聽不出，柳春也自覺查，方各失驚住口，所戴又溫又軟，用天山特產靈雀窠特製的皮套面具，本早凍成硬殼，套在頭上，已是難受，近口鼻處，早該結冰，因三人靈慧，知道皮套特製，專爲此行之用，由頭籠下，連頭上皮領，直籠到前胸，更有皮帶，緊緊雙肩，以防寒侵口鼻，通沒透氣之處，入口發覺奇冷，便用神功，使本身純陽真氣，在體內循環流轉，有時立定緩氣，也祇做調和功夫，不令熱氣，由口鼻透出，就這樣，皮套已是又冷又硬，如非內外功，均得真傳，換個常人，臉早割破，這一說話，熱氣隨口噴出，立被凍凝成冰，堅附面具裏層之上，雖然極薄一片，但是其堅如鐵，休想碎落，同時，身又顫抖，僵痛起來，這一驚，真非小可，不敢冒失伸手，祇得重運神功，穩住頭部，不令與面具磨擦，耐着心性再走，前行不遠，忽見地下，倒着兩人，看神氣，似是兩個十七八道童死時身形，并未灣屈，不知怎的，竟會縮成二三尺長短，內中一個，背着一個尺許長的朱紅葫蘆，已被凍裂兩半，因身上霜佈滿，前面還有一人，背向自己，手持一劍，當路而立，身形也不甚高，恐是怪徒和敵黨，又未見怎動作，試探着，過去一看，乃是一個道裝少年，另一手還持有一片上繪火焰的，黃麻布符錄，嘴上突起一截寸許長的，空心冰段，五官等縮，連人帶劍，均作前摸之勢，神態醜怪可怕，已然倒斃，丁良看出那劍，宛如一泓秋水，精光四射，少年通身玄霜堅冰佈滿，頭部更多，劍獨晶瑩放光，連劍柄通沒一點微知是神物利器，暗忖師父劍術早成，祇爲當年對敵將劍失去，至今物色不到一口好劍，這厮想非良善，何不向主人祝告說幾句，試探着，將劍取下，獻與師父也不枉教養深恩，心念一動，忙把柳梁二人止住。先朝主人恭身默念弟子

丁良，爲報師恩，欲取此劍獻師，如蒙允許，感謝不盡，寶山奇冷難當，弟子等三人，除略能耐寒外，毫無法辦，爲防凍倒，不敢跪拜，並望大度包容，如不獲充，弟子取劍時，敬乞稍現警兆，便當知難而退，不敢強求，說罷，走近少年身側，以爲少年緊握劍柄，手凍甚堅，自己又不敢妄摘手套，取必費事，主人允否，也尙難知，初意不過一試，那知手剛拿着劍柄，似有碧色光影一閃，少年所持符籙，忽發烈火，冒起丈許高下一幢，身上立爲一暖，三人原是聯肩進止，始終不曾分開，變生意外，全都大驚，剛剛縱避一旁，隨聽有人嘆道，我此來曾打招呼，禮已盡到，依然如此狠毒固執，縱令今日拚你，不過，我煉就三尸元神，終能遁走，我師徒早晚必復此仇，跟着一聲哈哈，語聲就在少年近身之處，少年口被冰封，此外並不見人，笑聲却遠，像是老年人所發，那幢火光，仍罩在少年身上未滅，光中現出三個赤身小人，與少年形貌相似，正在火中，衝突掙扎，神情惶劇已極，無如被火圍緊，衝逃不出，晃眼由濃面淡，逐漸消滅無迹，全境本是暗沉沉似霧非霧的，寒霧飛浮，靜得一點風也沒有，火光一現，立化作無數大片灰白色的，寒雲冷霧，狂濤雲崩，疾如奔馬，往四外湧去，三人身上立時溫暖了許多，那口寶劍，也被丁良，容易易，在退避時，順手取下，人影一滅，火光一閃不見，三人細一尋思，所說口氣，少年必是旁門道術之士，不知以何淵源，來向主人求情，往風穴中，取那靈藥藏珍，主人未允，自持邪法異寶，冒失入內，不料犯了禁忌，連遭失控，不合負氣，口發狂言，未及以全力相拼，先爲寒潮所殺，那些話，便是少年所說，被寒氣凍凝在此，火光一起，將寒氣融化，重又發聲，先禁少年，三尸元神，也吃化去，想到這裏，丁良頓

獨靈機，重又躬身求告道，多謝主人恩兄，賜此寶劍，感謝不盡，請連劍匣一同賜下吧，說時，語聲清朗，與先前迥乎不同，面具內薄冰也自融化，祇是稍爲有點濕陰陰的，丁良說完了話，重又向前，見少年火滅之後，仍是原形，立在當地，劍匣也懸腰間，身上玄霜，已然化淨，再見四外散去的，寒雲冷霧，正往當地，緩緩湧來，寒意漸生，料知一會，便復原狀，想早把劍匣取下佩好，伸手一摘，用力稍猛，無心中，碰了少年一下，死尸着手，立似崩雪般散成一灘粹粉，寒氣也漸逼人而來，柳梁二人，自然代他喜幸，方各運氣，待要上路，偶一回看，身後馳來兩個小和尚，都光着頭，赤着上身，胸背均畫有符籙另四外畫着大小火焰，左右兩手，各有一個火字，一個頭上，釘着三枝，寸許長的小金叉，揚手疾駛而來，其行如飛，轉瞬臨近，明見三人在前，竟如無覩，一味猛進疾駛，三人見他，來勢凶橫，貌相瘳惡，一行緩步而進，尙難耐冷，他却赤身急馳，又是那等詭異神態，知是邪教一流，主人倒規，雖不容人放肆，在此傷人，事終難測，萬一發難，不會法術，仍要吃這現虧，不等到達，忙自避讓，剛往旁一閃，讓他過去，內中一個跑得最快，勢子最猛，兩下相隔約有三丈，剛越向三人前面，兩丈遠近，微聞一聲哈哈，忽然翻身跌倒，緊跟着，雙手緊抱胸前，作出狂笑之狀，也未立起，也未再聽笑聲，見眼身子僵縮，不再動彈，前人一倒，後一小和尚，似知不妙，一面伸手，向來路揮了一下，回頭把口張了幾張，未聞語聲，一面趕向前去，右手往胸前一按，往外一揚，立有一片火雲飛出，前人已自僵死，火雲眼看蓋將上去，倏地隱滅，小和尚見狀大驚，不敢再進，又不願退，雙手向胸背等處，連拍帶按，立發烈火，籠罩全身，

待了一會，見他無異，又試探着前進，一面怒目側視三人，咬牙切齒，好似憤怒已極，三人料他誤認自己，是主人門下，心疑前人爲己所殺，方自暗中戒備，防他發難，果然小和尚，走近死人身前，低頭看了看，面色越發猙獰，橫眉往上一豎，伸手一指，額上所釘三叉，立化爲三溜焰形血光飛起，三人知道邪法難當，方自作忙，飛叉血光，本向三人飛射，不知怎的，倏地撥頭，往前面暗影中，電射而去，一閃不見，小和尚見狀惶急，正在揚手連招，想要將叉收回，忽然將嘴一裂，仍作狂笑之狀，倒地僵死，三人看出前行處境越凶險，所有來人，多在這前面三五丈內送命，好似暗中，設有禁制埋伏，又無後退之理，天氣又復了原狀，說話已不能出聲聽聞，料知前行更冷，俱各提心吊胆試探着，緩步前進，那知走出十來丈，毫無警兆發生，路上僵斃的死尸，却不下十餘具之多，有的滋牙咧嘴，仰翻地上，有的揚手作勢，挺立無異木偶，身子五官，多半暴縮，口却作出狂笑之狀，形態各殊，備諸醜怪，均是少年幼童，無一成年人，三人順路走去，前途昏暗，一眼望不到底，天氣越冷，步履也更沉重，行動艱難，逼得時走時歇，天色分不出早晚，老是那愁慘陰冷，不見日影天光，也沒有風，回頭來路，一樣迷濛，祇記路是直的，初進時，兩崖懷抱並不甚寬，此時四外全看不遠，柳梁二人已走得十分疲乏，算不出走了多少里路，記得入口日色，當在辰巳之間，照此情形，至少未末申初，午潮當已過去，雖比子夜潮，粗去懸遣，但是午潮勢緩而濃，自吐自吞，到口即自收回，不似子潮外發人與相遇，如何能當，怎未覺得，便已過去，照日前經歷，除身疲力令外，冷還可當，但盼早入風穴，不要加冷，能在寒潮發動以前成功，便是天幸。

，又想，蘇道長，囑令先來，陸萍等二十九起身，必在這裏，留上數日正不知如何禁受，三人差不多的心思，各自猜疑，却不想身心疲乏，正是寒毒潛侵，漸漸昏然欲睡，倒地便難活命，總算五行有救，福緣巧合，眼看危機明息之際，四明雖然未煉神功，一則平日所練，也五老子弟，各自秘傳的，峨眉口訣，用功又勤，根基已固，稟性又好，這三月來，再一加功練習，越發精進，本來耐冷還差，幸在往塔平湖路上，巧遇峨眉劍仙商風子，福至心靈，看出異人，禮拜求援，得了一粒靈丹，並可保得七日寒毒不侵，在短時日內，反比柳丁二人，還能耐冷時正生出靈效看出二人疲乏，愁容滿面，暗忖二人，俱都練就少陽神功，怎會如此力乏神散；還不如我，莫是中了寒毒，却非小可，有心警告，令其振作

第十二回

黑廳肆狂威邪火無功婦大化
立冰森冷煜陰雷一擊奏殊功

冷 曉 晴

無如彼此說話，全聽不出，頭被面具套住，祇眼前兩方密嵌的風鏡，暗影昏茫中，景物自看不真，急得無法，忙將二人止住，用手連扯連推，朝頭上各拍了兩下，然後挺胸，作出昂藏之狀，柳丁二人，已是神倦欲眠，雖然真氣尚在運用未斷，已不似先前，精純自如本均機智靈敏見狀立即警覺，忙自振作，加功運用，方始發現，身已冷如冰雪，先前竟不自知，不敢冒失再進，立在當地，直到氣機重又精純充沛全身，精力重振，方始上路這時精神，雖然好些，可是走了一段，又有倦意，總算先已警覺，此是危機，一見不好，便互相戒備，才未受害，三人由昨夜起，一路奔馳跋涉，水米不沾，又在當地，冒着奇寒，走了一整天，這時，天已戌末亥初，外間早已入夜，仗着少年氣盛，資稟又好，一見寒氣，厭力太大，步履艱難，比起平時行路，要慢十倍，峪中天時，不辨早暮，惟恐到晚誤事，面具不能摘下，雖然腹飢，也沒法取食，準備走到地頭，再作計較，又走一陣，眼看前路迷茫，老是一眼望不到底，算計天時必已不早，萬一到時寒潮發動，豈不白送性命，正自互相愁急，忽見前面，似乎有霧，越往前霧氣越濃，一會便走入霧中，覺着冷氣減了許多，三人不知那是寒潮將起以前景象，一路平坦，並無阻礙，已然走慣，又見寒氣壓力，全都減退好多，不似先前，又冷又吃力，身略鬆快正準備再走一段如無警兆，便乘這冷氣減小時取出乾糧，吃飽再走，不料前面不遠脚底便是風穴，走着走着，霧氣越濃，不能相見，柳春見大家，脚底加快，想起小時霧中行路，曾經

跌傷過一次，濃霧迷路，知道前面是什境地，真一風穴就在對面。或是有什危礙，這等走法，豈不撞上，正想手拉左右二人，將勢子改緩，試探前進，倏把脚底一虛，三人到有兩個踏空，柳春也被帶落下去，那風穴深達二十多丈，由上而下，勢絕陡斜，滿是玄色堅冰滑溜已極，一任三人，身法輕靈，驟出意外，也難挽救，幸而臨變機警，正對穴口這面，勢稍傾斜，一覺不好，互相提氣，穩住身形，往後面冰壁一仰，依然連肩把臂順壁而下，滑落才祇一半，就這瞬息之向，濃霧忽退，眼前景物，歷歷可辨，除寒冷未增外，又回復了先前景色一異及地，見當地乃是一個方廣百餘丈的深穴，對面一座危崖，上矗天半，左右兩面，冰柱交錯佈滿壁間，可似攀援上去，來路一面，却是一片極平瑩堅滑的冰壁，地面密佈霜粒到也平坦，危巖傾前，將穴底蓋去大半，似欲崩塌形甚險要光景昏黑，近底一面，往凹進更深，暗影昏茫中，似有兩個丈許大洞，左右并列，心疑風穴，便是此地，忙趕進前一看，洞在壁上，全是六角形，黑黑的，看去甚深，此外壁間孔竅甚多，形勢不一，最大的，寬僅四五尺，深不及丈，知已到達，那風穴，表面并列，實則一前一後，由左走入，便達後洞，祇奇怪這寒潮黑風，出發之所，怎如此安靜，不特徵風不揚，連冷也比上面要差得多，試再低聲問答，竟和尋常差不多，疑是主人默佑，好生心喜，因是腹飢難耐，略一商計，雖然主人暗助，事情決無如此順手，趁此時機，吃飽爲是，三人中，柳春最是志誠恭謹，覺着不問如何，此間總是主人地方，五老和諸師長，尙且不會輕視，何況自己後輩，難得一路行來，並無絲毫敵意，如與途中死人比較，縱未暗助，決未作梗，理應通誠致謝才是，便朝丁梁二人，示意說

道，我弟兄三人，末學後輩，毫無法力，如非千老仙翁，默佑恩憐，怎得到此，吃完再謝，有失敬意，現已時機緊迫，老仙翁素對後輩仁慈，決不坐視入險，我們拜謝完了，再吃吧，丁梁二人，聞言會意，同聲答道，此時寒冷大減，定是仙翁仙婆，恩憐默佑，載了面具，失敬意，正想取了下來，和你一同拜謝再吃呢，說時，似見洞口，有兩個怪裝束的人影一閃，三人祇作未見，率姓做作，連糧袋一齊取下，祇恭恭敬敬數數拜倒在地通誠祝告，求老仙翁仙婆垂憐默佑，許其入穴取寶，剛剛拜祝完畢忽聽哈哈一笑，先前途中取劍，火化少年時，也有這類的笑聲，估計不出，是凶是吉，事已如此，祇率認命前行，也是三人，該有福緣，又是上好根骨貌相，正對主人心思，內中一人，更有夙因，敵意早已化除，眼看危機將臨，丁良正取食物時，瞥見左側洞中，黑影理，似在閃動，忽想起現在不知何時，這理正對着風穴自來天變，是先熱後涼，此老時天氣毫不覺冷大出意外，方才祝告，並無回應，笑聲難知主人心意，萬一寒潮黑風，突自洞內衝出，如何禁受，壁間好些現成穴穴，均可容身，正好背風就有不測，互相擁擠抱持，等寒潮過去，再打主意入內，豈不穩妥，心念一動，提起糧袋用具，把手一揮，同到巖下，擇一較大洞穴，三人縱身入內，那洞外觀祇容一人出入，深僅四五尺，橫裏竟達丈許。內理還有兩根斷石柱，可供坐起，這一來，自較放心食物已取出，全都凍硬，少年志力堅強，又當腹飢之際，正吃得甜頭上，三人料有數日耽延，所帶食物，除乾脯外皆淳于荻所賜留存備用的餅餌甜吃之類，為數甚多，為防雪水太寒，丁良又帶了一葫蘆酒來，丁良坐處，正傍門側，糧袋也放在石筭之上，爲了起身方便，均由丁良分配，隨吃

隨取，這時正取了三片去骨風鷄肺，取開葫蘆蓋，說此酒十五叔特製，能禦奇寒毒氣，又免口渴方勸柳梁二人，各飲兩口，忽聽隔壁有人道，你聞，好香的酒，不知那裏好買，問這娃兒二聲如何，另一人答道，你沒聽說是特製的藥，就有地方買。師父不許遠出，也是無用，可恨妖道，空吹大氣，還不到來，累我們在此枯守，你看冰壁，已現冰珠，再如來晚，放時風力更大，我們再封閉不住，在牛鼻子到前放出，師父又說我們廢物了，前一人道，幾時我們，也弄點好酒好菜，吃上一頓，如何，丁良聽出是兩個怪徒，猛觸靈機，不俟另一人答言，忙接口道，酒菜我們帶有不少，二位長道如不嫌棄，賞光如何，連問兩聲，不聽回應，丁良因乃師曾說兩怪徒隨主人隱居這等寒冰地獄，甚是清苦，上次天山打獵，遇兩怪徒，尙是第一次出山，此時曾見兩怪徒，正在烤吃山羊，料聞酒肉香味，動了饞吻，祇不好意思索取，立把酒葫蘆，連同醃風食物，各取了些，剛剛縱出洞外，口喚道長何在，這點微物，望乞笑納，邊說着話，待往風穴送去，忽聽大喝，今夜寒潮黑風，相繼而起，較那一天都利害，已快發作，你這娃兒既敢同人來此，怎一點不知利害，丁良心靈胆大，聽出對面師徒，決無惡意，聞言雖然暗自吃驚，並不就退，仍舉酒食，說道長請用，忽然一隻又黑又瘦的怪手，平空出現，將酒食接了過去道，我已收你東西，快回原處去吧，你們率性盡量吃飽，在上面等着，那地方藏身最好，不等黑風回穴，千萬出來不得，丁良聞言喜謝，趕即縱回，隨聽隔壁二人，埋怨爭論之聲，聽不真切，知道難發在即，心知何時，方能進食，互吃了十成飽，匆匆收拾停當，剛把頭往外一探，便見兩點，其紅如火的流星，自來路空中，飛瀉下來，落地現出兩人，一個

頭戴捲邊寬大弱笠，貌相清瘦，面帶詭笑，一個大頭紅臉，濃眉如漆，目射黃光，身材矮胖，俱都身穿道服，赤芒鞋，背插長劍，腰繫革囊，胖的一個，肩上也斜掛着一個，長約二尺，茶杯粗細，深紅色形似竹筒之物，丁良好奇，元旦閱操時，聞有異人要來，暗中留意窺伺，後來山主送客，恰巧遇上，偷看了一眼，後由陸萍說起來客來歷姓名，記在心裏，來人一落地，便認出是欲向五老尋仇的，楊笠子，和虎尊者朱護，俱是旁門散仙中有名人物，當地禁制周密，不問是誰，到此也須由入口走進，來路所遇左道妖邪，也頗有兩個道術之士，大都連風穴影子，都未見到，便送了命，這兩人竟敢衝破上面禁網，自空飛落，可知利害，再聽先前怪徒口氣，分明早知二人要來，埋伏相待，轉眼必有惡鬥，出去正好撞上，忙打手式，令柳梁二人禁聲，靜心觀變，不可言動，三人剛將身伏好，便聽楊笠子道，老怪物一點不講交情，別時口氣，似有用意，這裏又如此安靜，與以往形勢不同，發必利害，道兄還是審慎些好，朱護怒道，川東五矮，我恨之刺骨，早知他隱跡此間，祇爲他們，人多勢盛，法寶尚未煉成，強忍多年，這次本意尋他，拚個死活，因聽老怪物竟肯借他山陽之地，與人鬥法，來尋老怪物一問，才知風穴所藏竟有五矮夫妻，仗以成道的各種靈藥在內，心想五矮，雖是敵，周澄和雁山六友，沈氏父子，多是故交，他兩家又恰合在一起，與番僧對敵，周澄對我二人，又甚恭敬，其勢不能爲了五矮，連他八人，一起破臉，事前專尋五矮報仇，并非不可，偏生穿雲頂狄老兒，與他交厚，并且蘇商二人，和智和尚，均在這裏，五矮原非弱手，又有好些奧援，我所煉法寶，雖有極大威力，就此想要殺他報仇，決非容易，因而想到，穴中靈藥，

是仇人成道根本，他本人又不能自來取走，與其徒勞無功，不如將此靈藥毀去，使其空盼多年，結局無望，這等報仇，實是絕妙，祇是老怪物，性情乖張，喜怒無常，我早料難說話，果然上次和他一說，不但固執成見，還說出許多欺人之談，反到欲罷不能，我雖不知這裏風穴，與子午寒潮細底，一則，我自來行事，均有成算，已然豁出與老怪物夫妻破臉，法寶，已然借到，更無顧忌，二則，我志在毀滅靈藥，報復前仇，既不想據爲己有，自身已入風穴，便不怕老怪物，有什麼埋伏，稍有不合，率性連風穴，一齊倒轉，將老怪物，所仗天時地利，的老巢毀去，看他把我如何。此時寒潮未起，不知虛實深淺，且隨我暫候，祇等寒潮一起，看出來勢，便可反擊，自來耳聞不如眼見，平日魔法禁網，說得多凶適才經我略施法力，便連衝破他當空六層禁制，我們身入重地，這些話，必被聽去，老怪物不過借着自己不值伸手一句大話樂得藏頭遮羞而已，真有本領，早出來了，朱護神熊驕橫，楊笠子似覺當前景物，安靜得出奇，有點憂疑不安神氣，朱護話剛說完，便聽先前取酒人，暗中罵道，不要臉的牛鼻子狗道，大氣吹完了沒有，我師父自然不理你，可是沒提到我們，不算食言，實對你說我二人終年在此修煉，實在閒得難受，仗着師父，沒有囑咐，知道你們，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特意在你到前，將禁網撤去，換上虛景，你當是真的衝破了麼，真要衝破那麼利害的禁網，怎連一點反應跡象都無，你們枉自修煉多年，還煉法寶，尋人報仇，連這點都看不出，真個丟人，不信，你再往上看，現已深入死地，黑風寒潮，吃我二人閉住，正在蓄勢，等你們來享受，到要看你，如何倒轉風穴，就勢反擊，我師徒照例無論何事，言明在先，決無不教而

誅，如不罵我師父還可跪拜那輪爬退回去，看在先前相識分上，饒你一死，現你自己發狂找死已然無用，你須小心戒備，我話一完，便開穴出現了說時似見上空碧色光烟閃了一下，朱楊二人原是能手，上來那等驕狂，聞言同向上空，定睛一看，祇有朱護眉間隱含煞氣，並未插口還罵，依然聽了下去，祇把雙目注定發話之處，手指靈訣相待，似是氣在心裏，算計敵人隱藏穴內，祇等開穴出現，迎頭猛下毒手情景，那知發話人，早防到此，語聲才住，便聽穴底，悲風怒流，萬籟皆鳴之聲，隱隱傳出，緊跟着，一團灰白色的影子，由右穴下飛出，內裏夾着兩條人影，朱護早已蓄怒相待，口喝小孽障納命，揚手便是一個霹靂，夾着大團烈火，迎頭打去，白影立被擊破，漫散開來，人影立隱，當火發時，勢原猛烈，可是兩下一撞，灰團雖被撞散，雷火也似螢火一般，一閃即滅，滅時，火光甚是微弱，那雷也什威勢，聲甚悶啞，同時，左穴碧光略閃，隨見兩怪徒在上空現身，笑罵道，牛鼻子狗道，你上當了，那是我們關中無事，凝積的穴口一道潮頭，我二人法力有限，整天在風穴冰窟之內，這個却是行家，就這樣，對這兩間窮陰精氣，所聚之地，也祇躲在風穴入口，仗着天生地利，和師父近傳法力，略為啓閉操縱，不敢真個挨近他，更不敢深入穴底送死，因等你們不來，兩穴口全吃我閉住，第一次潮頭無路可出，自相凝結，恰好送你，當頓點心，你將他擊散，再好沒有，總算風出，還得一會，否則，你更快活了，我們難得有人，送了好酒好菜，要去一旁飲食，恕不奉陪，你們慢慢在此享受吧，朱楊二人發覺敵人，用幻影引誘自己，擊散寒魄精英，使其增長寒威，人却施展魔法逃走，知道上當，又聽笑罵刻毒，全被激怒，不等說完，一面行法護身，一面各

將肩背一搖，立有兩道紅光，朝上飛去，兩怪徒懸立風穴上空，並不甚高，紅光電掣飛上，竟似被什東西阻住，不住衝突亂竄，不能近身，兩怪徒也未還手，說完，便狂笑而去，三人藏身隱伏壁洞以內，祇就石隙外望，那裏還敢略現形聲，先聽雙方笑罵之聲，越來越低，怪徒走時，祇是面現大笑，聲已不能入耳，下面二人，也是祇見憤急口動，聲息皆無，白影氣團，先似淡雲慘霧，順來路冰壁，散漫開來，緊跟着右穴便有一股灰白色的冷氣，衝將出來，勢絕猛迅，撞到冰壁上面，反捲回來，龍翔電舞般，接連兩三個急轉，倏地騰起，靈蛇也似，往四面射去，前面近百丈方圓的地面，灰濛濛立被佈滿，雖幸寒翔狂噴激射而出，勢子太急，一味朝前，急轉猛射，初出口這一段，又是聚而不散，近崖一帶未遭波及，那奇寒已比來路所經增高許多，總算此時，吃飯歇息，立處恰在洞，左角上便，地面沒有寒精結成的霜粒，寒朝在前，與之相背，又是站立不動，各自加緊運用真氣，還能勉強支持，否則，直無生理，再看，朱楊二人，先前驟不及防怪徒有心作對，寒潮恰是迎頭撞到，雖然防禦也快，此時全身俱在紅光圍護之下，更有一幢血色光華籠罩在外，不知怎的，竟難衝出險地，中間還吃寒潮白氣捲起，連人帶護身光華，裏定急流了兩下，才行掙脫，避開正面，躲向一角，看去身寒體戰，面容憤急之中，已帶愁苦，枉具那高法力，竟無所施，三人方覺快意忽想起壁上小洞甚多，皆可容身，這一帶，寒潮不會湧到，遲早必被發現，必來躲避，如若撞上，却是不好，心中愁急再仔細一看，原來朱楊二人，僅將正面潮頭，奮力避開，身外仍吃寒氣包沒，一任連用法力施為，仍是凝聚不散寒氣本是灰白色似烟非烟，似霧非霧，吃血烙紅光一映，彷彿濃霧之中，擁着一幢，

極大火炬，綉縠千重，頗爲奇彩，一想來路光景，方悟寒氣壓力極大，況是寒精所萃，妖道血焰紅光，定是火熱，陰陽相搏，寒熱互戰，彼此均有威力，互難消滅，氣勢相引，自然越附越密，糾結不開，人在其中，四面重如山岳，自然寸步難移了，再聽穴中，悲風怒嘯之聲反到較前隱微，想起塔平湖崖洞，半夜所聞，聲勢之猛，知爲寒氣所阻無疑，那狂風出穴，更不知是什光景，無心得此避寒，避風之所，真乃幸事，算計深入寶山，必在妖道敗亡，潮收風住以後，照此情勢，必可功效如願，便各耐心靜候下去，先後待有刻許功夫，子午寒潮，所發白氣，忽然由盛而衰，漸漸中止，不再冒起，兩妖人身外寒氣，雖然包沒不散，手足已能轉動，知這兩入，如能行動，便成大害，心正發愁，朱護倏地咬破舌尖，將口一張，立有一個血紅色火球，噴將出來，身外血焰，也自加強暴漲，將外層寒氣，撐大好些，跟着，手挽法訣一揚，一聲悶啞的雷聲過處，身外血焰倏地一收，火球隨同爆散，化爲無數星火，紛紛飛射，四外寒氣，立被震盪開去，揚笠子呈就顛着一雙手，想要施爲，一見同伴成功，回手法寶囊內，取出一物，揚手飛起一片青紅二色交織的光網，就勢將朱護，一同護住，冷似少減互相口說手比，彷彿上來失利，已知警誠，不敢冒失下手，正在商計之狀，那剛被震散的寒氣，似有靈性，也正由分而合，向朱楊二人湧去，急得二人，二次發出血焰紅光，迎上前去，這一來，二人身外，又添上一層光罩，奇光映照，越發好看，寒氣分佈一廣，自然較前薄落了一些，二人也不似先前，冷得亂抖，朱護隨由法寶囊中，取出一個，酒杯大小的，黃色晶珠，托向手上，覷准左穴，似有動作，忽聞異聲，起自穴底，聲並不大，聽去頗遠，但極淒厲十分刺耳，緊跟着，由左穴中

飛出一條黑氣，三人藏身壁洞以內，直到飛出丈許，方始發現，見那黑氣，祇有碗口粗細，真似一條黑蛇，蜿蜒而起，初出勢並不快，除去韌性頗強，像個有質之物外，並看不出有多大威力，兩妖道自從掙脫正面寒潮，一直立近左面，冰壁之下，相隔風穴頗遠，朱護本來一手持珠，一手回取身後竹筒形的法寶，待要發難，異聲，黑氣一起，被楊笠子拉住，面上同現憤急作難之容，那黑氣先未向人進攻，依然蜿蜒前飛，一晃相隔冰壁，約十多丈，漸漸掉頭向上，似要往空騰起，朱楊二人，方現出一點喜容，後見黑氣，似起不起，停滯當地，後面仍在突突亂冒，當頭一段，也漸漸粗大，祇是聚而不散，二人本是靜立當地，暗中戒備因身外寒氣，已被寶光撐大數倍，相隔黑氣，不過兩三丈，爲恐撞上，便向右壁移去，初意黑氣，乃地肺中罡煞之氣，所凝結的風母，當地奇寒初出，祇是黑氣一條，一到外面，微受天風鼓盪，或遇上些微阻礙，略爲一撞，立化狂風爆發，摧山奔岳，拔木掀石，威力之大異乎尋常，萬萬挨他不得，想躲遠一些，等風母完全出淨，乘機入穴，本來黑風發無定時，一同出穴之時甚少，可是每一遇上，必相吸引，終於凝合，助長威勢，寒潮已然，本可無事，偏生二人用了純陽之寶，本身真火禦寒，結局吃寒氣包圍，緊附身外不退，氣機相感，捷於影響，黑氣停滯不起，便由於寒氣吸引之故，況那身外寒氣，重如山岳，二人法力雖高，移動也頗費力，仍停不動，也許無事，這一往側移動，見那黑氣，忽然掉頭向下，朝身側趕來，心一發慌，更以全力移避，震撼之力一大，發難更速，黑氣前頭一停，後面仍出發不已，前面七八十丈一片地上，已被盤轉大半，直似一條百丈黑龍，凌空翔舞，一經發難，立似驚虹飛射，

電也以急，朝二人掉頭衝去，祇聽轟的一聲大震，初發時，還似巨聲，悶在鼓裏，未容一瞬，尾聲立轉洪厲，黑氣也似火炮一般爆散，朱楊二人，寶光外面的，灰白寒氣，覺被盪開，化爲片片烟雲，朝上空急湧而去，當頭黑烟一散，後面的也隨同分裂，當時黑烟激射，整個地面，全吃佈滿，洞外直成了一片黑海，耳聽狂風怒號，聲如萬千迅雷，互相擊撞，震耳欲聾，柳春等三人，雖在背風一面，但是前有冰壁回颯威勢甚大，存身壁洞也在搖撼，似要被風吹塌，先頗驚惶駭退，那敢當風而立，嗣見風勢雖然奇猛，冷却差不多，試冒狂風，閃向洞口一看，朱楊二人，身被寶光籠罩，在黑風中，不住搖晃，手上一珠，也發奇光，神情似比先前，抵禦寒潮時，還要好些，祇是風力猛烈異常，尤妙是齊向朱楊二人猛迫，先還形似黑雲湧向二人身側，便自散退，漸由分而合，化成無數箭形之物，攢射上去，寶光映處，箭如雨集，看得畢真，也不知二人用什方法，黑箭挨近光層，仍是一觸即散，轟隆砰訇之聲，宛如山崩地震，猛惡已極，看似無害，但是每經過這樣一次，黑氣定必增強，凝積成形之物，也越大一會便粗如人臂，聲勢益發浩大，二人漸覺形勢不妙，幾次奮力騰起，均爲當頂黑雲所阻，一路閃躲衝突，不覺挨近三人洞外黑風，似在捕捉逃人，接連幾個滾轉，化爲無數大小黑色風柱，根根矗立，電漩急轉，圍湧上來，將二人困在當中，不消半盞茶時，越生越多，俱做一大圈，密集光外，轉風車也似，急瀰不已，吼嘯之聲，反到減低了好幾倍，柳春立處，恰有兩寸來寬空隙，可以外望，見光中二人，手挽法訣，滿面悲憤之容，一面防禦，一面又在爭論，因敵人已然鄰近，不問是人是風，祇一侵入洞內，立是死數，寒潮不止一次，再如發動

，連黑風一齊進攻，休說被困兩妖道，連自己三人，也是凶多吉少，心中惶急，側耳一聽，先是朱護，怒罵老怪物可惡，少時風止，如若不能成功，脫身去，從此決不干休，楊笠子却怪他，那日分手，對方雖然不見相助，始終固執前言，不許道術之士，犯他禁地，但也并無惡意，便上次來時如若循例，由峪口入內，相機而行，也許無害，至多不能成功，何致如此危難，不合自恃法力，硬要衝破禁網，自空直落，到後，又不合心驕嘲罵，才將小怪物激怒，照此情勢，分明暗中主持，與我爲難，這萬千年，兩間窮陰之氣，與寒魄精英所萃，法寶多失靈效，所仗定風禦寒之寶，用時祇稍見效，等他散而復聚，威力更大，如今上有魔網，下有寒潮黑風之困，能保得全身，已是萬幸，不自合力，設法遁去，再說狠話，除將仇敵激怒，越發爲難，尙有何用，朱護厲聲怒答，我先前不過誤用法寶，方有此失，今已悟出此中機密，你看風柱環繞，形勢險惡，祇暫時不去惹他，仍有破法，我身後太陽神火彈，尙還未用，你這等愁急胆小作什，楊笠子道，道兄，你我多年至交，非我多口，你雖和我，多是旁門中人，以前和各派長幼兩輩，多半相識，本來不會有事，無如你近數十年，性太強傲，出口常時傷人，以致交遊日少，朋友生疎，有事全仗己力，無法向人求助，來時，我原想到，以毒攻毒，這窮陰凝寒，所積精英，仙凡所不能當，祇有陰雷可破，無知這類人物，近多遭劫，祇有兩人老早服低閉門，如今尙在，一個并己改歸正教，討來傷人，他固不肯，用以破這寒潮黑風，還可借口爲世除害，定必允諾，此外，還有一人，陰雷雖非自煉，却得了不少，起初也是朋友，本可向其求取，也都爲你得罪，連我都無法上門，否則，豈非絕妙，你以爲

純陽可制純陰，其實氣機相引，反而助長威焰，萬年蓄積凝煉的，罡煞之氣，如若法寶能制，五矮早就下手，不籍口師命，裝大方了，我因覺你，所練法寶，威力至大，一時踈忽，適才想起，百禽道人前在莽蒼山風穴，取冰蠶時所遇，此人法力，何等高強那裏風穴，因寒魄精英，已化冰蠶，成了氣候，照出地窟之外，每日不再呼吸吞吐，地氣已洩，風力隨之減小，如無峨眉異寶相助（事詳蜀山劍俠傳）尙難脫身，何況這裏比莽蒼山更加利害，風柱環繞不退氣勢加強，稍爲似前激動，立時暴發，我已自知無力，你那法寶，不知能否抵擋，真須留意呢，話剛說完，右穴悲風怒嘯之聲，又在隱隱傳來，比起先前，更加淒厲，朱楊二人，聞聲更見緊張，立各停口，不再爭論，朱護手持太陽火筒，欲發又止，好似吉凶莫卜，委決不下，柳春料知寒潮已起，大難將作，側顧丁果二人，雖和自己一樣，故爲鎮靜，也是面有愁容，人當萬分愁急之際，稍有一線生機，決不放棄，柳春先遇史厲，得那兩粒陰雷珠時，雖知是件異寶，因李同和師長同門，均說當地，法寶無功，不會道術的人，比較到好，此行全仗神功禦寒，見機行事，關係甚重，此寶如有用處，便五老李同不說，草衣道長，也必向丁良，預示先機，史厲又有不入穴，不可妄用之言，因此放在囊中，未怎在意，及聽楊笠子，說起陰雷妙用，正與史厲之言相合，暗忖雖未入穴，風柱已起，後洞正是左風窟，聞說黑風，聞日一出，每出定必回轉，日期又是不定，穴中除冷得稍好外，危機更多，反正身臨奇險，無事便罷，萬一黑風侵入，或是敵人，強躲進來，此外更無抵禦之物，反正是糟，祇牽仗此一試了，心念一動，不由手伸囊內，將珠握住，因記得時，雷珠大僅如豆，紫碧二色，相映閃

光，妖道行家，發現珠光，入內劫奪，反到引鬼入室，臨機忽然慎重，未敢取看，祇握了一粒在手內，靜待時機，自從妖道被困，寒潮退後，三人雖知說話，已可聽聞，惟恐對頭警覺，除偶然以目示意外，全未開口，柳春暗持陰雷，以備萬一，誰也不會得知，就這幾句話的功夫，第二次寒潮，已然湧出，這次威勢更大，出洞便是一股灰白色的冷氣，和先前黑風出洞情景相仿，祇是勢子較急，那黑色風柱，不下千百根，本在右洞之側環繞，朱楊二人寶光以外，互相急轉，中間各有一點空隙，層次分明，並不挨攏，兩洞相隔，二十來丈，起初風柱之外，尚有黑氣，漫漫波動，因朱楊二人，所到之處，成了中心，風柱之外，黑烟如潮，齊往上湧，隨着風柱轉動，黑烟逐漸減少，可是風柱也隨着加大增多，於是空出大片地面，寒潮出來，如若照直上升，並不致於撞上，無那兩件東西，氣機相引，寒潮剛突向前才兩三丈，倏地掉轉，驚虹急竄，逕向風柱叢中，猛撞上去，照例寒潮一起，羣響頓寂，連說話聲音，都吃凍住，不能入耳，這次却是不然，許是風力太強，人語雖未聽到，那驚風怒嘯之聲，却大得出奇，始而寒潮，與風柱一撞，潮頭灰白色的寒氣，便自散落，後面的立即狂湧激射而出，一齊擁到風柱中去，好似略為挨近，便被吸收了去，不見再起，可是風柱旋轉越急，漸漸長大挨攏，密壓壓環成一個大厚圈子，這吹寒潮出得勢猛，完得更快，一會，便自發完，不見一點影迹，所有風柱，却互相擠排盪，發出一片軋軋之聲，合爲巨閩，繁喧震耳，同時，黑烟滾滾，翻飛激射，左近地面上，矗立了數千百年，堅如精鋼的，水柱石笋，挨着便折，晃眼碎裂大半，三人存身的壁洞，幸在風後，黑風寒潮，又是環攻一處，祇看出風力奇

大，不曾受害，可是狂風怒號，越往後，勢越增強，附近風穴的壁洞，被風潮融合的黑烟，略爲掃中了一些，巖石便即碎裂，紛紛崩墜，斷石殘沙，立被黑風捲起，滿空飛舞，轉眼又成了大小風柱，互相急轉，沙石磨擦，發出千萬點的火星，明滅閃動，四下迸射，宛如大雨，看去越發駭人，朱楊二人，知道寒潮黑風，一遇先門，寒潮如盛，不被黑風吹盪開去，兩下立合一體，危險萬分，本想仗着法寶，奮力防護，挨到風勢自行減退，方有脫身之望，開頭未敢妄動，及見風與潮合，威力暴增不已，先前環繞風柱，勢愈加強，看出黑風，受了自己感應，萬無自退之意，並且越往後，形勢越險，風柱激撞不休，少時自行暴裂，防身寶光，一被震散，立成壘粉，朱護自信法寶威力，固是躍躍欲試，楊笠子也覺危機一瞬，除用法寶一試，死中求活外，別無善策，也不再勸阻，互相示意商計，立以全力施爲，一面準備防禦朱護手中神火筒，早就備好，先將火筒口，往外一指，三團酒杯大小，赤紅如火的精光，立由筒口飛出，隨着二人手指，由三層防身寶光，交替閃動中，飛向光層之外，此時朱護，也頗具戒心，行事審慎，上來不曾遽發，爲防震破風穴，引出鉅變，並還避開身後，特意轉向外面，等三粒太陽神雷穿將出去，緊附外層寶光之上，方始覷定前面，正在互相擠軋的，一排風柱，手挽靈訣，往外一揚，三粒神雷，方離光層飛起，朝前直射，相繼穿入風柱叢中，此寶原經朱護，採取日華陽精煉成，專爲抵禦賊眉派，太乙神雷之用，收發由心，威力至大一見穿入風柱之中，未被風力強行激發，以爲有了生機，神火先將風柱爆發，以火力消滅寒潮，總不能控制黑風，逼向外去，便有成功之望，心方略寬二次手挽靈訣，朝外一指，正

準備如法施爲，那知風柱擠軋，激盪已久，本就快要震裂，神雷再一穿入，爆發更速，恰巧同時發動，可是這等，風柱祇裂一面，結局雖仍一樣，柳春等三人，却佔了極大便宜，否則，再待一會，所有風柱，一齊爆發，單是新起風柱中，所裹碎石沙礫，那怕其小如豆，其力已能穿鉄貫石而有餘，大的更不必說，那一震之威，當地所有崖壁，全被黑風，摧毀崩裂，人也全成粉碎，尸骨無存了，三人先並不知有此利害，方覺黑風電滅，聲勢駭人，忽見妖道，偏身向外，發出三團火光，跟着第二次，把手往外一揚，便聽接連三聲悶雷過處，黑風柱中，火雨橫飛，星光震射，緊跟着天驚地裂，一聲從未聽到的巨震，雷火星飛中，前排風柱，忽然爆發震裂，黑氣似箭雨一般，四下激射，當前崖壁山石，中上便碎，一齊粉裂，前面，大片冰壁，也自震碎，崩倒下來，四山一齊搖撼，轟隆砰訇之聲，宛如天塌地陷耳幾震破，周身作痛欲裂存身小洞，也目搖晃不停，地皮也在波動，所坐石笋，已被震成三段，洞頂碎石粉落，各自還中了一兩下，如非武功精純，周身穿戴厚實，即此已非受傷不可了，那聲勢之惡，與處境之危，直非常人，所能夢見，三人全被嚇得紛紛倒退，此時欲逃無路，洞外更險，外出固無幸理，藏身洞內，休說少時黑風捲入，非死不可，時候久了，洞壁爲風崩塌，仍葬身在內無疑，柳春情急之下，心想反正難活，如發陰雷一試，終是一線生機，又恐破了黑風，爲妖道所害側顧了梁二人，正縮身洞角，招手作式，令與會合，意似情勢凶危，已令外視，要死也在一齊，這時，由頂至地，震撼更烈好似小舟遇風，正在隨波起伏狂風怒嘯一片崩山裂崖之聲，潮成一片巨閩，心被震得亂抖，正憂急間瞥見石隙外，光影連閃，心疑沃

柳春，道走近，忙即掙起湊向前去一看，原來前面風柱羣，震裂以後，一面是黑風如濤，崩山撼岳，任多堅硬的崖石玄冰，挨着便成粉碎，又受寶光感應，不肯就勢上升，一味就在當地狂吹急漩，加上無數崩碎冰石，重又捲起許多較前稍小的風柱各有二三十丈高下，互相摩擦激盪，發出千點火星，內中玄冰霜粒，吃風火摩盪，化爲冷霧，籠罩其上經此一來，於原有黑風柱外平添了許多烟籠霧，灼火柱，矗立黑風之中，奇光閃耀，壯麗無籌，有時吃黑風柱一撞，碎裂崩散，紛飛迸射，直似洒了一天火雨，勢更驚人，另一面，那些黑風柱，繼長增高本在互相排擠，前柱一倒，得隙即入，重又玩攻而前，將朱楊二人，困在當中，二人先發火彈，一擊未成，反受鉅震，防身寶光，幾被震散，因前面風柱，去了三分之一，二次合圍，相迫急緊，壓力更大，如非功力尙深，當已成粉碎，就這樣，

第十三回

苦志弭凶災瞬息成仁消浩劫
史荒尋樂土千秋遺憾泣孤臣

暫時雖然苟延殘喘，人也受傷不輕，料知危機一髮，祇得拚耗元神，連噴真氣，各施全力防身，強自掙扎，隨風滾轉，意欲掙向穴口，上面既不能逃，率性避入穴內，相機一拚，本來相隔便近，這一強掙，竟被掙離風穴十丈左近，黑風越刮越凶，即便二人不動，早晚也必吹入洞內，經此一來，形勢越險，雖仗藏身小洞，不當正面，橫裡相隔還遠，風尾過處，洞口一帶外壁，首先震裂倒塌，整片崖壁，立被黑風捲去無踪，總算那是風尾餘波，一掠即過，不曾深入洞內，柳春正看之間，猛覺眼前一暗，一般絕大吸力，似要將人吸走，趕即後退，再往外看，寶光映處，面前全空，洞壁已然不見，嚇得驚魂皆顫，寶光映處，發現光層中二妖道，滿面悲憤之容，一手挽訣，一手指着自已這面，嘴皮亂動，正往橫裡移來，知道身形已現，不論是風是人，均是殺星，反正難活，祇有一拚，如能徹倖，連妖道除去，豈不代五老，去了兩個強敵，不由雄心陡起，便把握珠的手取出，因想小小一珠，難道真有這大威力，不覺將手伸開想看，忽見二妖道，朝着自己，不住狂呼手搖，爲巨震繁喧所亂，一字不聞，看去似甚情急，楊笠子更帶哀求之容，往身前掙扎愈急，方想莫非二妖道，想與自己連合不成，心念才動，因朱楊二人，猛力前掙，四圍風柱，失了平均，排盪擠壓，更甚於前，一面發出極猛裂的軋軋之聲，似要衝盪爆發情景那未成形的黑風，又在推波助瀾，一路急湧過來，相隔不過數丈眼看便要往洞前捲到，先前受過廝驚，人差一點沒被黑風捲去，知道利害，當時

情急心忤，不加思索，揚手便把陰雷，朝前打去，百忙中，瞥見光層中妖人，四手齊搖，面色慘變，知有原故，陰雷已化爲一團碧瑩般的流光飛出，黑風也自捲到面前，隨同妖道扎掙旋轉的風柱，也正由側面移來，相去不足三丈，全洞也似大樹經風一般，正在連連搖撼，一片崩石墜裂之聲，起自身後，情知不妙，剛剛咬牙，橫心待斃，就這霎眼功夫，陰雷已由滾滾黑風中掣出，打向風柱之上，當時祇覺眼前，碧光電光，奇亮耀目，同時又是一聲地動山搖的巨震，全洞立即崩塌，身上一連中了好幾下重的，脚底一軟耳鳴目眩中，似見洞外大小風柱，爆發激射，黑烟白霧，宛如驚濤駭浪，突崩落然，整座冰壁環崖，一齊震裂倒塌，齊向當中地面壓倒青紅色的寶光夾着無數血焰紅光，紛飛雨射，也未及看清二妖道的形影，人已往下降落，上面洞頂也自倒塌，當頭下壓，情知不妙，剛急喊得一聲，二位賢弟，底下話未出口，猛覺頭上受了一下重擊，立即暈死過去，待了些時，凍醒過來，聞得耳旁，有人急喚師兄，忙睜眼一看，正是丁梁二人，丁良手中劍已拔出，劍光強烈照得兩丈以內，甚是清晰，同伏身側，正在大聲呼喚，記得先前崖崩地震，頭受重擊，陷入地底，可是身側不見一點碎石沙礫，那地方從未到過，環身左右，大小晶柱，矗列如林，吃劍光一映，流光散綺，幻爲麗彩，耀眼欲花，回憶前情，直似一場噩焚，連忙應聲躍起，覺着周身，到處酸痛，用手一摸，頭上腫起一個大包，背腿等處，也受了好幾處硬傷，但不甚重，仍能行動，一問前情，才知丁梁二人，見洞壁爲黑風捲走，難於隱跡，方自愁思，忽見朱楊二人，朝着自己這面，搖手急叫，意似求助，知在山中見過，必被認出，但是一行三人，均無法力，怎會有這求援情景，不料

突然楊手，陰雷暴發，大片碧光迸射，風柱立被擊散，往四外激捲上去，聲勢較前更猛十倍，朱楊二人，護身寶光，吃新擊碎的風柱，祇一排盪，便自震散，本就難於活命，又吃陰雷擊中了兩下，不知怎的，神火筒也在此時發生，巨震爆烈，霹靂連聲，二人全身震碎，再吃黑風一捲，連同新爆發的，大片烈火，全數往上捲走，火光一閃即滅，人也無踪，寶光震散以後，也是略閃即隱，祇剩陰雷碧光，還自連珠爆發，二人立在洞角，先未陷落，看得畢真，不料外面山崩地震，洞內地層，也自下陷，偶一側顧，瞥見柳春，陷入地底，當頭一片洞頂，同時倒塌，正往柳春頭上壓下，丁良一着急，不問青紅皂白，縱身往前撲救，四明知道這樣平白送命，於事無補，百忙中，剛伸手將他强行拉住，欲待地震過去，再作打算，誰知柳春立處地層一隱，洞角一帶，也連帶下陷，方覺脚底一軟，人往下沈，身後一片洞壁，已貼着二人脊背，倒壓下來，隨同墜入地底，暈死過去，過了好些時候，忽然同時回醒，一摸身上祇背腿等處，略受磕傷，並無妨害，當地頗似一條，形似甬道的洞逕，一頭是個斜坡，地上堆着不少砂礫碎石。大石塊却未見，相隔上面頗高，四壁滿是新震裂的縫隙，上面似有大石，蓋住多半，隱隱透見灰濛濛的光影，近頂缺口有好幾個，後來認出上面乃是來路，當地便是石穴，寒潮發生之地，因先前小洞，緊傍石穴，本不相通，地震之後，形勢變易，震出幾條裂口，與右穴洞逕相通，二人陷落時恰好墜入洞，中山石堅厚，地皆石質，一時受震倒塌裂口不大，洞壁自後下壓，吃裂口橫住，不會壓向身上，因而得生，驚魂乍定，覺着柳春陷落時，洞頂似未壓中頭上，人已入地，當時雖未看清，彼此情景相同，想必命也保住，喊了兩聲未

應。覺着又冷又餓，雖是風穴深處，那冷却比初經寒潮時好得多，再一便自用功，和暖，四明服過禦寒靈丹，更如無事，餓却難當，糧袋寶劍，幸未失落，祇得取些出來，胡亂吃些，邊吃邊找，行進十來丈，地勢仍是向前傾斜，到處都有大小晶柱遇上，先當是石鐘乳，隔着皮套一摸，奇寒浸骨，方辨出寒潮精氣結成的冰柱，洞中昏黑，全憑着這些五色十色的冰柱在暗中閃光，依稀可以辨路，惟恐有失，丁良試拔新得寶劍，竟煥奇光，遠射十步以外，比初到手，光更精強，立即用以照路，又進數丈，方想柳春下落，不會這遠，連喚無應，遍尋無跡，多半不妙，好生焦急，想往回找，四明見他悲急嘆氣，力說老少主人，妙算前知，既看重柳兄，決可無妨，先前形勢，那等凶危，我獨不急，便由自信之故，丁良間言，心雖略寬，終是難過，正商量重往回路細找，忽見劍光照處，左洞壁間，似有一條裂口，心疑人由此口下落，忙趕過去，用劍光照看，那裂口比自己落處，更要彎曲傾斜，劍光祇照出三數丈，便吃擋住，再一回顧，柳春僵臥在裂口對面，相隔三丈，一根冰柱之下，伸手一摸，通體冰涼，胸頭猶有餘溫，知是緊貼冰柱，上臥之故，忙即移向空地，用內家按摩之法施救，一面同聲呼喚。經了好一會，方始救轉，料知此行，先後歷時不少，必已餓極，一問果然，重又陪同吃飽，略一商計，便同前進，因不甚冷，先還拿不准，是否右洞，後見洞逕寬大，冰柱如林，滿壁霜粒，奇冷難近，地形老是向前斜傾，又深又長，先前小洞隔壁又正是右洞，估計不差，益發買勇前探，穿行冰柱林中，約有十里之遙，三人不知歷時已是三日，所遇雖險，般般湊巧，此時恰是寒潮出淨，又當陰極陽生，全月中寒潮最弱之時。並且這次黑風，勢最猛烈，先吃朱

楊二人，妄施法術法寶，相持震盪，鬱怒莫宣，並被最猛烈的陰雷一擊，風母由此震裂，兩座風穴，同被震塌，風穴更甚，事完不久，鉅變暴發，二穴真氣全洩，地穴也自封閉，永絕後患，已煞因禍得福，又走不遠，前面忽現出一個，六角形的暗洞，人未近前，便覺寒氣甚重，與初入穴口，情景相似，語聲也低了許多，非大聲急呼難於聽見，來路本是一個地勢傾斜，上下冰柱棋布星羅的深長冰洞，由離穴口里許，地勢逐漸往中心收縮，收到盡頭，成一丈許大的深穴，三人因穴中不似沿途，有冰柱迴光反應，不用寶劍照路，也能辨認，內裏陰黑異常，上下四外，霜粒稠密佈，又細又勻，色如翠墨，地更滑溜向下，料是寒潮發生之地，藏珍所在，有了希望，精神一振，不敢大意，忙各調氣用功，將備就的套索，分別取出，繫向腰間，聯在一起，每人相隔兩丈，魚貫而行，以防不測，及至入穴一看，除寒冷較來路加增，沿途空無一物，劍光不能及遠而外，並無他異，覺着無礙，便把腰索收短，仍由丁良，持劍照路，並肩順勢，往下面緩緩溜去，走過一段，穴又由小而大了兩次，那形勢直似一個，斜立着的三節葫蘆，到了末一節，由小轉大時，地勢越發下斜，三人生長邊荒冰雪之區，滑雪原本拿手，又走了老長一段，並無險阻，全都不曾在意，寒潮深穴，本是一個六角形的大葫蘆，先走兩段，寬處僅三數丈，長却幾達十倍以上，三人微覺地勢，時有高低，不會看出，這末節，正是葫蘆底部，下面地勢廣大，呈扁圓形，寒氣迷漫，劍光祇照十步左近，不能再遠，三人先還順着地勢，試探前行半走半溜，及至走慣無奇，看出前面，空曠無物，急於早達穴底，各自施展滑雪絕技，往前溜去，溜着溜着不覺到了底部入口邊緣，剛瞥見前面暗影中

，奇光閃閃，心中一喜，脚底地形忽成垂直，互相失驚，想要收勢，已自無及，人早順勢下落，知道不妙趕忙施展輕功，往後一輩，意欲貼壁滑下，那知中間十餘丈，地勢回凹，雖仗應變機智，武功精純，地勢又是漸漸往裏深凹，始終貼着佈滿霜鱗的冰壁滑下，不曾凌空飛墮，墮入穴底寒焰之中，送了性命，這一驚，也非小可，尤其那霜粒，乃寒精所結，任穿了多厚，挨上也是透骨生寒，何況人在上面，擦行這長一段，凍得三人，周身僵硬，連氣都透不轉，人又不能飛身縱起，祇好聽之，晃眼滑落下去三十來丈，覺着寒光耀目，全洞明逾白晝，地勢也漸由凹而凸，重變斜坡，同時瞥見那發光之所，乃是穴底，寬達四五十丈，正中心約有十多丈方廣一片六角形的盆地上，冒起一堆青白二色的寒光冷焰，精色射目，不可逼視，料知此是寒潮所發之地，如若衝入光中，立時凍斃，想要奮起收勢，無如四肢凍僵麻木，血脉皆凝，不能自制，方自惶急，猛又瞥見當中冒起薄薄一片翠綠色的光華，籠向寒焰之上，隨有一股陽和之氣，迎頭罩到，當時奇冷全消，身上有一點暖意，人也順坡而下，到底了部平地之上，來勢太猛，本來還要前溜，再溜出十多丈，便是那堆寒焰，幸是手足已能轉動，才一到地，不約而同，全都縱身起立，試探着往前走了幾步，冷又加增，不敢冒失，細一查看，那大堆冷光寒焰也和沿途地形一樣，作六角形，看去似冰非冰，似火非火，精芒上射，宛如晶箭，又勁又直，時高時低，森森耀目，再吃那層翠色光華一籠，越加奇麗，下面似是一個六角大洞，光焰由此冒出地上，四外洞壁晶瑩堅滑，通體渾成，繞行一周，更見不到別的洞穴，心疑靈藥藏珍，必在其下，有這等利害奇冷的，寒光冷焰當住，如何能下，柳春一急，忽想起此行經歷，妖道那高法

力，尙且送命，別的敵黨，更連風穴也未到，便即凍斃，自己一行，毫無法力，居然平安到達，如不成功李同怎會令四明前來求助，五老也不會密函山主，付此重任，蘇道長更不會密令先來，爲諸位師長開路了，結局固是可望成功，主人也必在暗中默佑，何不再以虔心通誠，求他一求，想到這裏，知丁良二人，均極機智，不用點醒，便領頭恭身，祝告道，弟子等此行，全仗干老仙翁仙婆，憐念我等，向道堅誠，人小力微，暗中默佑，才得深入寶山風穴重地，無如冰火寒焰阻隔，無力再進，伏望仙翁仙婆恩憐，默佑成功，感謝不盡，說時，三人一同拜倒，伏地不起，待了一會，先聽一老人口音，說了聲孽障，緊接着，一幢碧光突自寒焰中心冒起，光中現一老人，生得猿臂鳶肩白髮如銀，面黑如漆，加上好些紫紅斑，面貌雖然奇醜，但吃兩道秀眉，滿頭白髮一襯，身材又極挺秀，看去英偉異常，不類老年，一現身，便指三人道，你們快將面具取下，起來相見，我不喜見這樣兒，你三人中，又有一個，與我尙有最後一面之緣，想看他今生根骨如何，省我行法查看費事，三人一見，便知是冷魂齡主人干鵠，既然應聲出現，相助無疑，俱都驚喜交集，出於望外，那還再顧寒冷，同聲禮拜，謝應起立，除去面具，老人朝三人，細看了看，微笑道，此門寒潮風穴，原是兩個地窟本，是千萬年來蘊積的窮陰之氣，與寒魄精英所萃，利害非常，自我夫妻，昔年受了百禽道人指點，隱居在此，立志欲以旁成道門，如無定約在先，不願出山，外功難於修積，日久悟出玄機，不特本身，終須兵解，轉世以後，仍非改習正宗玄門，不能有大成就，生性雖強，話已出口，不肯改悔，曾借神遊，試往轉世，欲以化身修積，那知發願太宏，歷時近三十年，相差尙遠

，老妻又在催歸，祇收了兩個徒弟回來，俱是前生同道，歷劫多生，已成凡人，如不遇我，竟此轉入輪迴，這還是他二人，雖在旁門無什惡跡，否則，早已不免，歸後與老婦商量，因知此間本是一個不透天日的，山腹巨洞，深長約二百里，寒潮黑風，本在地底山腹之中，互相收發吞吐，與世無害，去今千三百年前，忽值日日同蝕，五星逆行，天時地氣，令受反應，風潮自相激盪搏擊，離地較近的數十里山腹，日受風潮侵蝕，歷時萬年，早被淘空，再經鉅變，立生地震，將頂揭去成了一條山谷，僅留峪口一洞，由此爲害，雖因大漠窮荒，人跡無多，但是子午寒潮，出發尙不甚遠，黑風一出，少說也在千里以外，再將途中驚沙旋起，沙石摩盪，發出無量火星，真似一座火山，人畜遇上，均無幸免，每年不知傷害多少生命，更凶是風潮威力，日漸加增，再不事前消滅，必起空前浩劫，此是兩間千萬年蓄積的威力，誰也難於破去，本就處心積慮想要建此功德，後又閱讀公冶道長留書備知究竟因此事奇險雖然早拚身殉，但是難關重重事前須用好些惡人神魂，解破煞氣，結局更須有四個道術之士應劫方可如願，時機未至，祇率靜候，經我頻年苦心推算，祇我夫妻，本門魔法，拚捨兩具肉身，外加兩粒子母陰雷，事前再得三個能耐穴中奇寒的，靈慧童男相助，這場浩劫方能避免，恰巧我女娜姐，將女婿焦瑣，所盜靈丹，藏入仙凡所不能近的，兩穴交界之處，我昔年所用法寶靈藥，也藏在內，初意來此盜寶的，無故謀取他人珍物，必非善類，意欲用此爲餌，借他形神，消滅難關，又不願不殺而誅，於是訂下禁約，這多年來，果有不少左道中人，各用心機，來此窺伺，都是又貪又狠，極惡窮凶之流，爲借他們，挽此未來災劫，自然無所顧惜。

我因居此多年，不到時機，風潮雖不能破，已能因勢運用，來人祇一犯禁，無一幸免，有的更是才一入口，便爲寒潮所殺，近日算知不久又要地震，大劫將臨，巧值番僧借地門法，他們本心，想引我出場，我却想引這夥凶頑左道，一口答應，實則早有安排，可笑這些蠢物，法力不濟，又想不勞不獲，見我固執前言，毫無通融，不是命他門下孽徒，仗着符寶護身，來此偷竊，便是自恃邪法，親身犯險，後來死人一多，表面不說，暗中對我却恨極，竟想在門法事完，不問勝敗，合力移山換岳，震穿地肺，將方圓三千里內，化爲火海，連大漠莊，白馬山，一齊毀去，以圖洩忿，並敗五矮仙業，那知這場浩劫，本就應在七日之內發生，沒有他們一樣發作，此舉造孽無窮，我已準備多年，欲以身殉道，建此功德，但是寒潮，雖吃我消滅大半，殘餘之氣，閉入地竅，非經萬年以上，不能爲害，地震餘波，仍是強烈，大漠莊白馬山兩地，恰與這裏，地脉相通，仍難保全，五矮全家隱此，本爲取回靈丹之故，到時，決不肯以力，制壓地強震，損人利己，更留異日之害勢，必事前遷走，白馬山隱居的，都是前明遺老，忠烈之士經營多年，必不捨此根本重地，我無法開導，去冬才命門人，借肴口角，引他門下來此欲加開導，上月才知，此事已被一位與他們有淵源的道友，無意之中占算出來，因我魔法禁閉，災害雖然算出，我夫妻用意，仍是莫測，祇料我不致遭天而行罷了，他和五矮，又是深交，忙即先飛雲龍山，和玉人武說好，令方端來向你們山主周澄父子告警，令其護了朱成基率領全山人衆，全數離開，祇等門法事完，便同移往婁南，與玉人武同隱，一面約了五矮的同門至交，於除夕前後，相繼趕往大漠莊，告以機宜，因他們都是高

明之士，不肯食言，憑着法力強取，總算時機成熟，你們有此奇緣遇合，不特正是三個有根器的童男，來時，並還巧得了兩粒陰雷，首將風母擊破，滅却大半威力，所剩一粒，正可用來消滅寒魄精氣，省我不少心力顧慮，來意我已盡知，有心助你成功，便不求告，少停也必出見，嗣因你們，再四誠求，又想少時也許無暇詳言，方始冒寒出見，等我退下，準備停當，祇等穴中風雷交作，寒焰一退，可速尾隨同下，我已行法暗護，仍是奇冷難禁，不可胆怯，隨定我元神之後，到了地竅前面，乘着寒焰，被我逼入地竅的，一會功夫，丁梁二人速向左右兩旁冰穴取丹，柳春手持陰雷，以防寒焰力大寒潮突回難於制伏，此時連我語聲也是極低，祇聽一個發字，速將陰雷發出，自有妙用，我夫妻元神，往上一壓，你們速由右側繞過，便與左穴取寶諸人會合，前穴已受地震崩塌，形勢大變，上去容易，事完，速往前山門法之處，自有人來，護了你們出險，四明前生，是我女婿，自遭兵解，已歷兩世所救使女小春，乃我女娜姐，地竅之內，有你夫妻，兩生以前法寶，五矮道友，所煉大還丹，共十九粒，別的靈藥尚多，現已備悉前因，必有獎贈，他們不久飛升，見後無須隨去，可與柳丁二人，帶了小春，同往雲龍山暫住，等前生靈智法力回復，再出修積，以消前孽便了，三人驚喜交集，四明原聽李同說過，魔女風穴藏丹之事，祇爲歷劫兩生，夙因已昧下沒想到自己竟是焦瓊轉世，正隨衆拜謝間，忽想起主人法力高強，又是岳父，雖然夫妻難滿，重修仙業，法力靈慧，尙未復原，便對前生之事，也是茫然，岳父已拼以身殉道，祇此一面之緣，難得遇到，這千載一時的良機，怎不請求指點，心念一動，方開口喊了聲岳父，碧光忽収，人已隱去，中心寒

焰，重又湧起，祇得罷了，約待有片刻時光，先聽寒焰之下，悲嘯淒厲，隱隱傳來，與初到所聞相似，一會，又聽風雷排盪之聲，聲不甚巨，勢却猛烈，知道風雷過處，寒焰一退，便應相隨同下，寒輝電射，冷氣森森，看去甚是怕人，又不知下面，穴有多深，如何隨同下去，適才竟忘請問，未免憂疑，柳春見了梁二人，面色畏怯疑慮，便道，我們現蒙于老仙翁仙婆，大力相助，如命而行，當無差錯，大功將成，不可疏忽，還是拚耐寒冷，走近些好，真氣却須勤爲運，用以防禁受不住，二人聞言，心情一壯，剛同湊向前去，忽聽下面，又起爆音，密如貫珠，那形如奇峯森列寒的光冷焰，非祇不退，反突發出千萬道精芒，往上湧起，心疑于氏夫妻法力，制他不住，又生鉅變，方自驚惶却步，寒焰加高了兩三文，倏地下沈，眼看頂端焰芒，平齊地面，六角穴口，已自現出，重又向上冒起，地底風雷轟轟，夾着大片爆音，也更洪厲，似這樣接連起落了六次，那和小山差不多的，大幢寒光冷焰，忽向穴中沈落，地底繁喧立止，三人連忙縱向前去，臨穴一看，下面好似一條角道，對面穴壁平直，下面往來路凹進深入，寒焰正順角道，往來路一方，緩緩前移，因知利害，防他突然須起，略爲遲疑，便聽一女子口音喝道，你們還不快下，要誤事了，語聲甚低，却似近在耳邊，三人聞聲警覺，數丈高下，原不在心，立同縱落，覺着一片紅光，迎面閃過，身外似有浮力托住，降勢却快；晃眼及地一看，那角道長約數十丈大約五六丈，也是六角形，迎面兩朵，大約丈許，質如冰玉的青蓮，分列地上上坐一男一女，都穿着一身白衣道裝赤足跌坐，男的便是先見白鬚老人于鵠，女的是個老婆婆，雖然面容枯瘠，又黑又乾，貌相奇醜，但是白髮如霜，

披拂兩肩，日頭以下，玉也似白尤其那一雙，底平指斂的雙足，更是蹉跎疊研，其白如霜，體態也極妙娜，不看頭面，真似一個玉骨冰肌的，絕代佳人，四明知是岳母波旬婆，首先下拜，高呼岳母恩憐，乞賜教誨，二老雙目垂簾，似在入定，並無應聲，柳丁二人，早看見二老身後寒焰，仍自緩緩前移，其勢甚緩，祇比在上面，減小得多，大祇方丈，却更加加強烈，幾次欲前又却，似要往來路退回，均吃一蓬白光擋住，剛想起干鵠先前所說的話，寒焰忽然回退丈許，看去潛力絕大，同時瞥見二老頭上，各飛起一片，深碧光華，光中現出兩個赤身小人，與二老形態相似，祇是貌相俊美，與原身不啻天淵，真是一雙金童玉女，在碧光現擁環下，電也似急，朝前飛去，兩下才一接觸，寒焰重又易退為進，向前移動，柳春因先前四明，張口急呼不會聽出，知道說話無用，忙打手式招呼，二人忙即，當先追隨下去，見光中小人，手指當前碧光，將寒焰包沒，一同前進，雖不再往後退，仍似吃力非常，行約刻許，尚未走到，小人四手同伸，朝前一指，立有二十道，紅綠二色，形如火焰的精光，各由指尖上發出，齊射寒焰之上，終此一來，方快了許多，三人隨在後面，先是冷得發抖，齒牙震震有聲，因先前干鵠老人一說，皮面具又未再戴，四明服過專禦奇寒靈藥還能勉強支持，柳春也能忍受，丁良已被凍得面無人色，總算寒氣雖重，因有主人暗助，無什壓力，不似先前真氣，稍失調勻，便要昏迷僵例，又以成功在即，少年好勝，祇管難支，誰也不肯示弱，各自強運真氣，拚命尾隨下去，又過有頓飯光景，地上忽又現出一圈深約三丈的盆地，當前一個大僅，二尺的暗穴，一老到了穴前，便即止住，意似迫令寒焰入穴，寒焰偏似不肯就範，強要湧起，穴並不

大，可是精光照處，下面仍是暗影沈沈，看去又深又黑，不可窺測，千鵲意似憤急，將口張了兩張，也未聞聲，紅綠二色的焰光一閃，連人一齊隱去，碧光倏地增強加厚，竟似成了有形有質之物，猛力下壓，寒焰不敵，立往穴中擠入，祇剩一幢濃碧精光，鎮壓穴上，冷似稍減知道碧光，乃二老元神所化，已將寒潮制住，時機洵息，立照所說行事，沿途所見，無論山谷洞逕，全是六角形，獨這一片盆地，形勢獨長，前圓後尖，暗影中兩邊似有岐經，地竅就在前頭不遠，丁梁二人，立分左右兩面，繞向前去，柳春剛剛繞出光幢之前，忽聽穴中轟轟發發之聲，響成一片，地皮也自相隨震撼，同時又聽悲風，怒嘯，萬馬奔騰之聲，由上面來路，隱隱下傳，淒厲刺耳，與在山中煉功時，所聞異聲相似，料是子午寒潮回穴，當地大聲說話，俱難入耳，竟有這等猛烈的吼嘯，可知利害心中一驚，忙即回立相待方想主人身形已隱，不知還能發現不能，那子午寒潮，回時勢更神速，祇見怒吼繁喧中，一條又勁又急，灰白色的寒氣，由那六角井形穴口猛射下來，好似具有靈性，不等及地便即掉頭向內，凌空駛來，地竅下面風雷之聲更急，兩下似相應和，說時遲那時快寒潮駛抵盆地前頭，祇聽耳旁有人低唱，柳春速退，待我發令，聲才入耳赶忙縱退時，轟的一聲巨響，先前寒光冷焰重又冒起碧光一閃，即向身前飛來，寒潮便往焰光中投入，兩下直似磁石引針，水乳交融，晃眼之間，百多丈長，形如龍蛇的，寒潮精氣，全投入焰光之中不見，寒焰立時繼長增高，精芒如電，森森上射，柳春面前，雖有碧光擋住，仍覺奇冷難支，周身如被水凍，肌肉欲裂，祇管冷痛交加，依然咬緊牙關，戰抖着一條左膀，準備一聽號令，將雷發出，眼看寒焰已復六角

形體，上衝洞頂，暗忖再待一會，冷得四肢，全失效用，如何是好，心正愁急，耳聽一聲發字，忙將陰雷，照寒焰中擲去，祇聽波的一下，氣泡漲裂之聲，並不甚響，陰雷剛化為無數暗紫陰碧二色的火星，在寒焰中，四下飛射，就在這子母陰雷要發未發，時機不容一瞬之際，二老元神，所化碧光，早電也似急，罩將上去，連寒焰帶陰雷，一齊籠住，面前立現奇景，那六角形的寒焰，本就青中帶白，其明若電，這粒陰雷，又是紫碧二色，一發便化千萬，紛紛爆發，靈焰兩射，彩火星飛，外面再吃碧色精光一罩，連陰雷一齊制住，又全轟然爆發，於是變成千萬點，紫綠火星，在寒光冷焰之中，不住上下翻飛，明滅閃變，偶然一聲激震過處，便射出一條焰雨彩星，外層環光，相與輝映，越覺霞輝幻彩，奇震無倫，端的好看已極，不消半盞茶時，寒冷隨着陰雷，連珠爆發，火星逆射，與碧光壓制之下，重又縮小，沈入穴底，方覺這一次，陰雷相繼震裂，聲并不大，較前安靜，冷也不甚，前見兩朵青蓮，忽然飛來，始而一同爭先，到地合而為一，二老并坐其上，面朝外，壓向地窟之上，隨聽丁良，急呼師兄，聲低而急，料有什事，連忙趕去一看，那地方乃是盆地尾部的，一條歧徑，地勢傾斜，右側有一小洞，丁良手入其內，尙未取出，人已凍倒，面如土色，連忙扶起，將手代為拉出，見是空手，知是藏丹之所，試伸手入內一摸，覺有一物似是革囊，穴中奇冷，當時身便凍木了半邊，慌不迭隨手取出，果是一個革囊，囊口密封甚因，手又凍木，無法開看，忙運神功屏除寒氣，右手才能活動，丁良也自復原，連說好險，柳春開故，才知丁良初到冰穴時，已覺奇冷難耐，寒潮恰又歸穴，因想事關重大，惟恐延深，勉強鼓着勇氣

伸手入穴，忽聽穴中，有一少女嬌叱道：「此是我夫妻兵解前所藏法寶靈丹，已有法力禁制，妄動者死，心方一驚，猛瞥見碧光一閃，隨覺一股冷氣，由左手直貫全身，痛如刀割，疑爲禁法所傷，心中一急喊得一句師兄，人即僵倒，幾失知覺，驚惶中隱聞人言，我女禁法已解，無須害怕，柳春便即趕到，寒潮冷氣又退，吃柳春扶起，強運真氣，跟着復原，知那革囊，定是四明之物，先前主人，原命由右繞行，取時四明忽然向左，變作左右分進，照此情勢，靈丹必被四明取出，丁良謹細，心疑主人或向四明暗中指點，忙拉柳春，提了革囊，趕去一看，那藏丹之處，竟是尾端一個洞穴，比起右穴要深得多，所有丹藥，均藏在一個尺許長的，晶瓶之內，外面書有恭呈恩師監察，下具五老姓名，和丹藥種類粒數，四明并未開視，正捧玉瓶，跪地痛哭，原來四明行前，曾聽耳旁，有人低語，合其繞右繞行，尋到當地，見那地穴，又深又黑，祇有尺許方圓，不知能否容人出入，正在着急，也是瞥見一片碧光飛來，迎頭一照，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覺着神智清靈，前兩生的經歷，立上心頭，當時警悟，知那碧光，乃波旬婆元神分化，特意相助，剛剛拜倒，便聽說道：「我夫妻爲挽浩劫，就要尸解，我因你和我女，靈智未復，取回法寶，不能使用，異日修爲不易，爲此與你岳父爭執，於百忙中，分化元神，犯險相助，穴中大還丹，本有富餘，到手以後，可乘同伴未來，先行取服一粒，五老與你，本是同門，念你遭遇可憐，必無話說，此舉非你岳父所喜，他皮氣古怪，服後遠離此地，前面晝頭，便是出口，瓶口有我女兒法力封禁，我已代你解去，伸手即得，你岳父正以全力，鎮壓地竅，我暫時不與合力，他便難於兼顧，一到前穴，便不致與爲難你了，四明略一

尋思，忙將手二次伸入穴內，果有一物上撞，取看出一，正是前生巧騙到手的丹瓶，回意兩經歷，愧悔交集，又想起身受之慘，不由觸動悲懷，立即跪謝哭訴，說自己鑄錯於先，難得師恩寬減，微倖轉機，居然夫妻重逢，又蒙岳父母恩憐，暗中相助，始有重修仙業之望，大還舟雖能脫胎換骨有益功力一則五老前生，雖是同門，今生却蒙他恩養成全，始有今日，中途巧取，忘恩負義，於理不合，二則，令愛爲我而死，今雖重逢，已成凡人，就五老恩賜，也應先與他服，如何背他獨享，何況岳父，又不願小婿作此背人之事，岳母深恩，永世難忘，此舉却難從命，說完，又向前生諸師長同門，通誠祝告，從此回頭，虔心向道，伏望寬宥前愆，許其自新等語，二人門他故哭得傷心，四明不便實說，拭淚，起立，答以成功之後，忽然想起心事，此時無暇明言，改日自知，速往前穴去吧，隨將丹瓶，交與柳春將革囊換過，柳丁二人原知浩劫，將臨，時機緊迫，忙同起身，走出盆地，走到晝頭，果有一條洞逕斜行向上，這時寒冷大減，行動自如，路又平闊，一路向前飛駛，約有四五里路，忽發現到處洞壁崩倒，碎石滿地，有的地方，竟被堵塞，但可設法通行，知是地震所致，又行里許，地忽中裂，寬約兩丈，并有黑水冒起，腥臭難聞過了裂口，對面又是大片崩崖，將路填滿不能通行，丁良一着急，揮劍斫去，那劍竟是鋒利異常，擊石如粉，劍光落處，立被研開丈計長，一道裂在火星飛中，再一查看，那崩崖似由地震時，自上下壓，將洞頂壓塌，同塌下來，將路阻住，也看不出有多厚，丁良新得寶劍雖是神物，不會劍術，祇照尋常研法，劍道石裂，并未透穿，裂口寬處，不到一尺，中心還是實質，如何通過，丁良無奈，正朝前亂研，想借劍力猛攻

終有透穿之時，忽見四明手中革囊開處，由囊中取出一個月牙小刀，和一件形似風車之物，對二人道，囊中所有，皆是前兩生的故物，先前本是茫然，後取丹瓶，仙婆忽用神光，照了我一下，方得警醒，因見崖石阻路，想起內中法寶，可以應用，無事隔隔兩生，用法多半遺忘，囊口又經法力封禁，難於取出，沒向二兄先說，及見開石費事，極力回憶以前用法，竟有這兩件，可以應用，姑照前生所學一試，囊口也能由心收閉，二兄請先退下，待我勉為其難如何，二人自從聽說他乃焦瑣轉世，早看出主人對他，另有關照，又將前生法寶靈舟得回，已代喜慰，不料魔法神奇，不可思議頃刻之間，竟將靈智回復，連前生法寶，也能使用，益發驚喜，正自退下，同聲稱賀，四明已面石而立，笑道，用法雖仗岳母之靈，微倖想起，但我墮劫世，根骨全非，無什功力，祇恐不能由心運用，好在是塊石頭，用以練習，不致傷人生事，事又正急否則，我真不敢妄用呢，說罷，手向前一揚，一灣新月形的碧光，忽然飛出，那大約十來丈，上節不見，下節深陷地內，將洞填得滿滿的整塊堅厚崖石，立被斬為兩半，四明將手一招，碧光重化小刀飛回，喜道，這兩件原是內人所有，祇通曉他本門法訣，便可運用，不計功力深淺，先還胆小，這就無妨了，本想斬斷全在，因風穴地竅，恐就在外，萬一有什差池，還是用這一件試試吧，隨又招訣，口誦魔呢，將那形似魚梭，前有六葉風車之物，往前一送，立化作五尺來長尺許粗一道碧色梭光，直向石上飛去，當前六葉風車，便急轉起來，緊跟着，發出千萬點碧螢，急瀉星飛，射向石上，崖石立似殘雪回火一般，挨着一點，便即消滅，晃眼開出一條，丈許大的石術，威力如此利害，偏沒一點聲息，也未見有碎石飛起，

二人同聲贊妙，四明也自高興，指定寶光，重又開去，復覺靈智初畢，功力太差，事隔兩生，祇知此寶，可以穿山入石，忘了他的來歷，實則先前那碧月神刀，足可開山通行，偏又初試胆怯，一心祇想此寶，熔金化石，開山最好，忘了禁忌，等到發覺，已無及了，崖在也是真厚，四明上來，也頗小心，手指法訣，試探着，往前開進，及將先裂之處開過，衝向整石，寶光忽自加強，勢更迅速，飛也似朝前衝去，所過之處，石化爲烟，三人一路急馳，竟難追上，晃眼相隔十丈以外，四明暗忖，並未行法催動怎會加速愛妻會說，此是魔官至寶莫要制他不住，心念才動，忽想起前生愛妻，傳授用法時，曾說此是鳩盤婆所賜，照例不許外人使用夫妻同用無妨，否則，必被收回，甚或傷人，都不一定，後來同門問罪，仗着此寶，逃脫了三次，比時夫妻恩愛，形影不離，聞言並未在意，愛妻不在，如何忘用，不禁大驚，忙即行法，想要回收，碧光過處，崖石已被攻穿，被壁而出，隨聽有人慘叫，與斷喝之聲，因料陸萍等，便在外面，料已傷人，一時情急，趕縱出去一看，外面立着三人內中一人飛劍剛正收回，地下還倒着兩具無首殘尸，當地也是一座，碎壁坍塌的，殘破洞穴，那道梭光，已朝對壁，斜穿上去，依稀瞥見一點碧影，在所穿裂的壁洞深處，一閃而逝，知被鳩盤婆，收了回去，悔之無及，丁柳二人也跟踪縱出，見那三人正是陸萍、周謙、馬玄子，均有祥光擋護，陸萍面色灰敗，似曾受傷，無首殘尸道裝赤足似是新死不久，四明隨同禮見之後，恐傷的是自己人，心中悔恨，正想如何說法，馬玄子已先笑道，碧光那裏來的，意會代你們開路，並將兩怪徒殺死，却又飛走，差一點沒毀了一口好劍，我們差一點全吃怪徒的虧，都難說

呢，丁良最關心陸萍安危，不等說完，早就趕將過去，柳春聽完前言，也向周謙身前，稟告經過，互相一說，原來馬周陸三人，自從忠孝仙人方端，和山主好友，草衣道長蘇寶心先後飛來，向山主告密報警，說天山左近，不久地震，雖然算出老怪物，于氏夫妻，欲踐前發宏願，挽救浩劫，但大漠莊，白馬山兩地，與天山氣脈相通，這次地震，又有殘存的千萬年窮陰之氣，就于氏夫妻，拚以身殉，祇能封閉冷魂峪地竅，使大劫代爲小災，以上兩地，仍要陸沈，使有宣洩方免後患雲龍山主王人武，屢次專函相勸，說山中膏腴沃野，地利無窮，更與南越相通，不似大漠窮荒，難於展布，如何來此會合，以待時會，這次爲了大劫又令方瑞，持函苦勸，並說山嵩山小主，總系宗交爲肯同往，自己情甘退讓，詞意十分誠切，老周山主初意，還想連合雁山六友，各以全力，保全當地基業，嗣經蘇道長，和五老諸人，再三苦助，並告以運數所限，祇有支如待時，不可強求，商計多日，上月方始決定，全山人家，一齊南遷，爲求慎秘，祇山主和周陸淳子等盟友得知，因番僧之約，不能不赴，便由山主密令全山人衆，分飾商農各色人等，照所發密令時地，舉家移徙，靜俟後命，嚴禁互相告語，當柳春等起身時，全山人家，已走了一半以上，因重要人，祇在沿途主持照料的，走了幾個，下餘都等事完同行，法令又極嚴秘，所以連丁良，都在鼓裏，這兩三日，人走更多，大漠莊那一面人較少，走起來，也更容易，到了月底，山中人已走光，後走的人，方始覺出事情嚴重，好在婦孺先行，各有詳細里程方向，並有能手，暗中往東防護，山口設有奇門禁制，是後走的，無一弱者，風聲毫未外洩，末了老山主全家，哭廟起身，祇雁山六友，和一班

同盟英俠，相助獨臂老俠，沈昭父子，往赴番僧之約，陸周馬三人行前，草衣道長蘇寶心，說怪徒不比乃師，未必言而有信，此行不可不防，好在你們，祇會劍術，飛劍還祇馬玄子煉有一口，不算真正道術之士，犯他禁忌，並且去時，正當月晦，老怪物必已乘這寒潮轉弱之時下手，無暇兼顧，現與你三人，防身靈符各一道，另將我門人寶劍，帶上兩口，此符專防魔光邪法侵害，就遇上老怪物，也有話說，三人拜謝領命，向華太青等借了寶劍，立即起身，行抵冷魂峪不遠，忽遇狄梁公之姪狄通，問了史厲，芒碭三俠，正往山陽走去，原來史厲年前，巧遇乃父好友，西藏派散仙熊血兒，說起昔年，蛾眉開府時，爲禦乃師藏靈子四九天劫，曾向蛾眉女劍仙向芳淑，求得五粒陰雷，後來用去三粒，因是魔教至寶，又經仙法煉過，威力至大，自己次日，便要坐化，須人護法，欲將他毀去，恐怕惹事，并防坐化以前要用等語，史厲忽想起彭若，有兩件純陽之寶，聞說陰雷可破，便告奮勇，願爲護法，那知血兒，早已算出因果，先就飛書乃父史龍，特意放他出遊，以便假手於他，使其轉賜柳春，助成這件大功德，史厲本祇想將用剩的一粒留下，及見血兒，安然坐化，並未用上，益發心喜，忙照所說，埋好法體，趕回山去，除夕往大漠莊，欲引彭若到家比併，不料彭若未理，乃父原說好出遊不回的，忽然回轉，見面便以嚴詞盤詰，並說自己近聽良友之勸，專事清修，你敢妄用邪法，和魔教中法寶，被我得知，立即處死，史厲最怕乃父法嚴，被查查出陰雷在手，責罰難當，如若毀掉，威力又大，當時便被發覺，藏了三月，近日乃父，忽又盤問，說熊伯父化前，你爲護法，此寶怎未提起如若交你，不會獻出，由我設法毀去，留神你皮，史厲

先前未說，那敢吐實，急得無法，第二日，正遇柳春，想起此寶專破地底陰煞之氣，父親偏不許往冷魂峪風穴窺探，此人甚好，又合他用，便即贈與，剛送柳春等三人進口，忽遇幾個觀觀靈藥的妖人，遙指自己，口出不遜，不由大怒，趕近前去，一言不合，立即動手，史厲雖然家學淵源，畢竟年青性暴，邪法利害，寡不敵衆，又不肯退，正在苦熬，恰巧彭若，王徽，李同，狄遁四人，由北天山穿雲頂，回大漠莊，中途相遇，上前相助，四人來前，受有梁公指教，一同困住妖人，故意把兩個較強的死在史厲手內，借以解去前隙，於是雙方釋嫌修好，後見史父，連狄氏父子前隙也都解去，芒錫三俠，由塔平湖走時，本是又愧又忿，及往天山，狄梁公本是三俠師伯，聞知前事，力加誥誡，勿因此事生心取辱，並說劉沛，面有晦色，最好回轉江南，三俠好勝喜事，聞說狄家諸小俠，要助沈氏父子出場，意欲同往，借此挽回一點頭面，梁公見三人，意甚堅決，略勸即止，祇令和狄遁後去，到時小心，路上又遇史厲，持了乃父的信，往勸舅父巫逢，告以主人借地另有用心，不可瀟蕩渾水，史厲看出乃父，這次回山，益發不喜旁門中人，對於五老和周氏父子，頗有好感，意存偏袒，行時不會語誠，如助沈氏父子這一面，決不怪責，再遇四人，益發高興，立與連合一路，三人早知他父，歸隱多年，難是旁門出身，人頗方正，與五老六友，也都相識，祇爲性傲多疑，以爲衆人，看他不起，心中不快，想不到竟會暗中出力，這一來，連三俠之怨也解，等狄遁背人，說完前事，又知番僧約人雖多，近日紛往風穴取丹，已然傷折不少，最快心是那日與史厲對敵的，便有舜魁邢文玉在內，本是想約史父加入，與羣邪路遇叙談，不料史厲性如烈火，出手傷人，不容

分說，等問出來歷，已成騎虎之勢，知他父母皮氣剛暴，家教雖嚴，最是護犢尤其乃母，是個女魔王，溺愛不明，人更蠻悍，回去一說，立成仇敵，無如妖人，已有一受傷，雙方火大，無法勸解，正自叫苦，彭李諸人飛來，竟自伏誅。老邪耗自悲痛，因尋邪全數畢命，共祇片刻，尸首也被化去，急切間竟不知仇人是誰，三人聞言，自是高興，朝史厲三俠敷衍了幾句，便即分途行事，入口以後，因黑風已在日前破去，又當寒潮最弱之時，已然潮過，三人功力本深，又習了少陽神功，能耐奇冷，一路之上並未遇什險阻，直到發見崖崩地裂，右穴被塵石壓塌，左穴也被震成一個，二十多丈巨穴，柳春等三人，雖未見到，必已成功，立即尋路走進，裡面雜亂不堪，到處亂石堆壓，牆塌壁倒，也費了些事，才得尋到，發生黑風的地窟。主人積存，留與有緣的法寶靈丹，分藏在兩個魚皮袋內，爲數甚多，黑風已破，又有高人預示，居然手到取出，知道魔教法寶，尙在其次，這多靈丹，足供山主，與同盟諸友之用方自互相稱幸，怪徒忽然出現，竟向三人強說，乃乃令其隨同以身殉道，成此功業，但不勉強，因知尸解以後，尸骨無存，爲了鎮壓地窟，元神尙須在此，苦守一十三年，黑風雖破，沒有後洞寒潮利害，師父又預爲安排，但是地窟中，餘氣未淨，日受陰風之厄，也是難熬，日內更有一次地震，一不小心，元神便要受傷，無如師父說完，不再開口，人也離去，適經兩次求告，不願從殉，意欲另行覓地修煉，未聽回答，但他先有不勉強的話，不算背師，我約你們來此，原說熬得四十九日奇寒，由你自行取寶，不加阻止，誰知師父，另有用意，我們正向師父求告，無人在此，以致們當日到手，那有這等便宜，曉事的，由我二人，挑選一半

，下餘仍歸你們取走，兩罷于戈，否則，休想活命，三人向不服低，先本想分些無地，及見對方詞色蠻橫，不禁有氣，陸萍正立穴口便與理論，一時疎忽，忘取靈符戒備，怪徒心狠手黑，一言不合，手指處，地窟中殘存的陰煞之氣，立朝三人，猛撲上來，本來馬周二人，一見怪徒神色不善，恰在此時取符戒備，揚手兩片祥光，擋向三人身前，陸萍似被掃中了一點，猛覺陰風寒勁，身如碎割，仗着行家，功力精強，忙把本身罡氣，往外一振，祥光已自纏身，邪毒雖未深入體內，苦痛已是不輕，三人大驚，各發劍光，正待動手，忽聽遠遠有人罵道，無知孽障，死在眼前，還敢違我法令，怪徒聞言大驚，一面縱退，搖手示意，口中急喚恩師，弟子等因師父有不勉強之言，才敢妄爲，今已知悔，情甘身殉，千乞師父師母憐宥，隨聽答道，你們不顧，當我的面，怎不明說，我藏珍留贈有緣，不論何人，能自取得，即爲所有，你二人却不許起貪心，早經誥誡，爲何違我禁約，本應聽你自取滅亡，姑念回頭尙早，前穴尙有用處，速將元神遁出，稍遲便受煉魂之慘了，徒聞閉言，越發驚惶，口答弟子遵命，一片碧光閃過，兩條人影，剛各離身飛起，猛瞥見左側壁上，悄沒聲飛出一蓬螢光電雨，後帶一道碧色梭光，勢疾若電，怪徒首常其衝，立時身首異處，馬玄子立得較近，又不知來歷，見狀大驚，飛劍一擋，竟被盪開，破壁飛去，一晃不見，穴中黑氣，雖爲符光所阻，始終不會歸穴，猶自向上冒起，停在穴口越聚越濃，衆人說時，似見怪徒人影，往穴口一壓，連元神帶地窟中陰煞之氣，全都隱退不見，料知大功已成，便向主人，禮拜致謝，尋路走出，陸萍仍是周身作痛，馬玄子道，五弟的災厄已應，不無妨了，隨取自帶丹藥，令其嚥下，少

時即愈，隨往山陽戰場趕去，兩地祇一片峭壁之隔，中有一洞相通，平日人畏寒潮禁網，無一敢由當地通行，這時因主人，已煞明示相助，風潮全破，無須由外繞越，相隔隔三兩里，一會便尋到洞前，入口並無掩閉，通往山陽的出口，却是石門緊合，未到門前，便聞外面喊殺之聲，忙用飛劍斬關而出，往前一看，雙方鬥法時已久，成了勢不兩立，祇見三數十道劍光寶光，縱橫飛舞，高祇數丈的，一片平崖，雙方鬥時已久，成了勢不兩立，祇見三數十道劍光寶光，縱橫飛舞，各自認定對手，殺了個難解難分，沈老父子二人合鬥番僧，和另一妖黨，正在相持不下，忽由斜刺裡，又飛來一個頭陀，穿着半截黑色袈裟，却把右半邊肩臂，現露在外，上面繪滿許多符篆火焰，和各類刀叉鏢箭戈戟之類，重發隆起，下穿黑麻短褲，腿足赤裸，也是上繪符篆並有風火二字，身材又矮又胖，頭大如斗，載一束髮金箍，稀落落被着一頭黃髮，濃眉獅鼻，廣額闊口，一雙極大豬眼碧光閃閃，直射凶焰，通身皮肉漆黑身上所繪符篆，却是各色俱備，又都隱蘊光華，五顏六色，襯得形體，越發醜怪瘳惡，祇握着兩個大黑拳頭，身無長物，看神氣似由別處，剛剛趕到，也未見什遁先突然出現，晃眼落在台上番僧一見，好似喜出望外，高喊師叔，怎這時才來，今日才知兩老怪物，暗中助敵，我們前後傷人不少，朱謹，楊笠子，二位道友，竟在事前，命喪風穴，總算大漠莊還守信約，請師叔快些出手吧頭陀厲聲喝道，這些鼠輩，何值我風火羅漢一擊，我祇問你，老鬼風穴藏珍，是否尚在，如在原處，等我取了，再除這羣鼠輩不晚，這時雙方已鬥到第二日下午，番僧這面漸漸漸力，有了不少傷亡，有幾個本非邪教，祇爲列名寶勅的，見勢不佳，故意尋找對方熟人動手，一面乘

隙，暗中示意令其引往遠地，就此溜走，留下的多是左道旁門之士，因這次邢氏父子，料知敵人勢大，又恐五老出手，不持把三寶密勅中人，全數約到，另外還和番僧，展轉請託，約出好些英僧妖道，人數是不少，並有好幾個能手在內邪法利害，一班盟友，小輩英俠，本非吃虧不可，仗着這面，是草衣道長蘇寶心，和雁山六友主特，事前防護周密，上來便把所約高人，分佈開來，事前看準，甘心媚敵，爲人爪牙的一夥敗類，祇一照面，便下殺手誅戮，對於那些迫於情勢，無可奈何，方始蒙垢落水的，却是放過，一面約束衆後輩英俠，不令輕出，就出去，也必有人，暗中策應，所以鬥到當日，後輩盟友門人中，祇淳于震，馬驢二人，一個中了邪毒，一個斷去一臂，另在開頭比試武功時，略有幾個門人受傷，均經蘇寶心治愈，到是外約的幾個散仙中，爲了氣盛貪功，重傷了兩人，死了一人，此外無什傷折，番僧不知大却將臨，地震不久即起，對方有意延挨，祇將他一人，留與沈老手刃弟仇外，特意借此消滅這些左道妖邪，並爲餘黨留路，迫使就範，在場人的去留，早在暗中，預有成算，那麼利害的局勢，宮門三傑中的碧眉愈天柱，鐵翅子奏賢，和鉄衛士副領班，鉄羽扇何開，無一傷亡，便由於此，風火頭陀一到，番僧知他邪法高強，法寶甚多，全都與身相合，運用神速，周身能發狂風烈火，與各種兵器，神妙無比，以爲立可轉敗爲勝，一聽說出這等驕敵之言，知他初來，敵人中，幾個有名能手，已然得勝，退作旁觀，未被看出，又防他先往風穴，方想發話點醒，不料沈老父子，久知頭陀利害，自他一來，便右暗中戒備聞言是還个怎樣，芒屨三俠，本和兩妖人交手得勝，忽聽蘇寶心，轉聲令回歇息，剛由左近回飛，不知頭陀來歷，來時應

敵正急，也未看到，見頭陀立在番僧身側，口發狂言，不由大怒，劉沛首先怒喝，無知賊頭陀納命，劍光到處，頭陀哈哈狂笑道，先除鼠輩，也是一樣，話未說完，右拳往外一揚，立有一個赤紅火團飛出，劉沛那知利害，忙指劍先，想將火團斬碎，忽聽蘇寶心二次急呼速退，心方一動，說時遲，那時快，劍光已將火團裏住，還未及絞，猛覺心神一震，火倏圍地暴脹，力大非常，方知不妙，趕題忙回收，己自無及，一聲大震，烈火星飛，化爲一蓬火網，向人撲到，劉沛人已受震昏迷，本極危險文徐二俠，見狀大驚，剛犯險上前槍救，忽聽身後大喝，陰火污穢，急速退下，人還未見，一道碧雲已由三俠頭上，飛向前去，迎着烈火祇一擋，那蓬火，立被擋退，激射回去，人也飛落當場，槍起劉沛，便往回飛，一看那人，正是史厲，因是幼承家學，一見頭陀，身有風火符篆，立即想起此人來歷，心方失驚，忽見劉沛出手，史厲人雖狂傲任性皮氣古怪，最愛朋友，因在路上，與三俠談投了機，知他此舉必敗，自己雖有母親暗賜的異寶，可以一試，終非其敵，一時激動俠腸，百忙中，捨了所敵妖黨，先發禦火之寶，跟踪救人，劉沛方免於難，可是連人帶劍，均已負傷，由文徐二俠接過，送回救治不提頭陀固出意外番僧先因自己，本非仇人之敵，所仗九寒沙又先失去，對方偏是苦苦相迫，話更刻毒，說我殺你，易如反掌，祇爲你是羣邪之首，必須在你伏誅以前，看看自用心機，苦苦求來的幫手，有什用處，我祇一人對付你，決不要人相助，到你惡滿數盡，然後親手將你形神，一齊消滅，你黨羽甚多，祇管喊來保你便了，衆目之下，不合氣盛心驕，也答以一對一，不須人助後一同黨看出不敵恰巧他子沈鑄見乃父門久意欲往在替，方變爲四人合

門，才得苟延殘喘，自從開始不會停歇，幾次危機臨頭，對方偏又放過，不知是何心意，頭陀到，沈氏父子，好似吃了一驚，立由囊中，取出一件法寶，作出戒備之勢，正暗罵老狗也有害怕之時，忽見頭陀揚手發火，斷定敵人不死即傷，頭陀性如烈火，祇一激怒，定必大肆凶殺，越發高興，妖火陰毒凶惡，專污該寶飛劍，中人立死，頭陀驕狂太甚，沒有在意，妖火與他，心神相連，冷不防受了一震，又驚又急，百忙中祇顧防禁自己，未及回收，大蓬火雨，竟自激射回來，番僧相隔最近，又與沈氏父子，鬥得正急，做夢也未想到，反火燒身，猛瞥見絲雲起處滿空火雨，電掣回飛，不由心驚胆戰，忙縱妖光遁退時，火網已自當頭罩到，沈氏父子，雖也出於意料，但早防到頭陀猛下毒手，預持法寶，暗中戒備，沈鱗關心老父，更是情切，瞥見妖火反攻，首先發出一片青霞，本是暫行抵禦，恰值火網下壓，將妖僧罩住，為妖僧，就此逃走，老父失望，一着急，將手連指，於是連人帶妖火，一齊裹住，此是專破邪法的至寶妖火吃青霞一盪，紛紛爆裂消滅，沈老防身法寶，已自發出，先化為一片紅光，連愛子一起護住，見壯將飛劍乘機飛入，雙雙一紋，番僧始而毒火攻心，重傷昏迷，妖火隨即爆散震得血肉紛飛，并吃寶光劍光一絞，竟運元神，也被消滅，另一妖黨，已早遁走，頭陀出手失利，又見番僧慘死，越發怒火上攻，大頭一晃，飛身而起，凌空怒喝道，你們這些廢物，快些退下，以免誤傷，待我一人，將這夥無知鼠輩，一網打淨，如留一活口，我風火羅漢永不見人了，話未說上一半，兩臂一振，周身先發烈火，成了一個火人，緊跟着，身上所繪各種法寶兵器，立化作數十百道光華，亂箭也似，由火光中，飛射出來，五光十色，滿空

飛舞，加上風火之聲，轟轟呼呼委實猛惡驚人，這時，衆仙俠已得諸主持人，傳聲暗示，祇各指定飛劍法寶對敵，人已分別後退，祇蘇實心，和雁山六友，各在寶光防護之下，追上前去，先與沈氏父子會合一起，敵黨中是知頭陀利害的，已各乘着對方後退之勢，遁向一旁，內有幾個，不知細底來歷的，雖忿頭陀，驕橫無禮，見此聲威，也各愧忿後退，頭陀本想先示凶威，等同黨退淨，再由單人施爲殺敵，所發烈火妖光，祇在當空飛舞，尙未進攻，看出這幾人，面色不快，退得又慢，不由激發，以往凶殘野性，恰值恰已說完，怒視後退諸人，獠笑了一聲，不等退完，雙手一揚，滿空百十道，各色刀劍戈矛的妖光，立朝前面，猛射出去，身上烈火，便似雨雹一般飛出，內中三妖黨，退得最慢，首被妖火射中，當時了帳，震成粉碎，同時，又厲聲喝道，自來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誰不服氣，祇管上來送死，等殺完這些鼠輩，再殺五矮全家，爲我師姪報仇，你們再隨我去，開回眼界，這時敵黨一退，衆仙俠法寶飛劍，恐爲邪污，也各乘機收回，頭陀一發妖光邪火，主持諸長老，剛合在一起，迎上前去，馬周陸柳丁梁六人，正由洞中走出，看出形勢不妙，方自驚疑，就在頭陀二次話未說完，快要發難，雙方相接之際，忽聽空中有人大笑道，你這妖賊，死在眼前，憑你也配吹這大氣，隨見，寬約十丈，其長無際的，一道銀光，宛如天紳倒掛，銀練懸空，由天半直垂下來，擋在妖光邪火的前面，光中現出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一個背插一鏑一劍，短衣赤足，身材不高的道人，一個鬚髮如銀，面色紅潤，身材高大的，黃衫老人，都是豐稟夷冲，英婆颯爽，一望而知是那神仙中人，頭陀一見大驚，無如先前話說太滿，不便示怯，祇得加功施爲，那百多

道各色各式的妖光，和那狂濤一般的，陰風邪火，立和加盛，朝前湧去，那知一到銀光前面，便自消滅，光中三人，依然神色自如，馬玄子等，對這來的三位前輩仙俠，雖不全識，各有遇合，互相低詢，才知一名岳雯，一名商風子，白髮老人，便是北天山穿雲頂主人，狄梁公，岳雯更是峨眉四大弟子之一，法力最高，先是追雲叟高弟，後來被雖乃師，引進到峨眉門下，爲報師恩，許下宏願，寧甘延遲仙業，所以至今尚在人間往來，六人正情聲問答間，忽聽商風子道，除惡務盡，率性一起，除去了吧，狄梁公道，話雖如此，終體上天好生之德，仍照李道兄之言，行事如何，商風子道，巨變將起，我還有事，如照李師弟之言，祇好請岳師兄與道兄，誥誡送走了，祇這賊頭陀，雖然輕不出山，出必多害生靈，却須斬草除根，留他不得，岳狄二人，方答當然，頭陀見自己用盡妖法，對方直如無覺，不由凶威盡斂，方想遁走，商風子忽將手中寶鏡一晃，立有百文紅光，耀起萬點金星，電射下來，連頭陀帶殘餘妖光邪火，一起罩進，金花電旋中立化烏有，頭陀一聲末發，便自無踪，跟着銀光略一掣動，商風子不知去問，衆敵黨先已胆寒，見此情勢，立時大亂，紛紛飛身欲逃，猛見四外天空中，現出一團明霞，電掣而來，將先逃逐人遁光阻住，無法衝出，隨聽狄梁公喝道，我二人不傷你們，逃却無望，聽我說完送走，方保無事，衆敵黨聞言，心中一放，立即下落，一同躬身請問，梁公便命俞秦何三人，近前說道，論你們的行爲，本應除去，因五老再三苦勸，爲想保全無辜，又因此次，事由番僧而起，迫於無奈，恰巧塔平湖大漠莊諸人，已因不久地震，移往深山無人之地，番僧伏誅，又折了多人，你們此行難以交代，他們一走，你們回去

，正可虛張聲勢，假說敵人利害，中途將人劫去，連番僧也爲所殺後將密敕中人調來，始得轉敗爲勝，連巢穴也用法火震成粉碎鷄犬不留，不特交差，又得重賞，還有不久地震將起，此與尋常不同，本來整座天山，俱要震倒，幸有人以身殉劫，成此絕大善功，目前黑風寒潮，已被破去，殘餘地底的陰煞之氣，仍極猛烈，現經此人，以本身元神，並商道友接應，將他送往兩天交界之處消滅，比時滿空煞氣激射，常人在下，雖然無害，你們空中從飛行，正當歸路，不知趨避，遇上多無幸理，由我行法護送出險，方可無害，祇望你們，從此洗心歸善，有的即早回頭，否則，此時雖得幸免，日後終嬰顯戮，何苦來呢，時已不早速立一齊，隨我二人走吧，衆敵黨方自歡呼稱謝，那高懸天空的銀光，略一閃動，立全捲走，隨聽破空之聲晃眼高出雲表，光影全無，馬玄子等六人，立同趕往台上，蘇寶心將五老丹瓶要過，對衆說道，此時地震將作，柳丁梁三人，建此奇功，五老山主，均有重獎，四明本焦道友轉劫，五老不久飛升，你前身妻子，已被帶往岷山，可和柳丁二人，借着送丹復命，隨我同往，見上一面，連你妻子，同去雲龍山暫居，好自修爲便了，主人留贈的靈丹法寶甚多你三人見過山主，必有所得，你們根骨性行都好，各自努力前修柳春家中已然密告，回時尙可就便回家一行，我們此時就走，下餘諸人，仍請雁山六老送往雲龍山，此非善地，不可久停，大家暫且分道而行，雲龍山見面再談吧，話未說完，隱聞隔山地底，震動之聲，隱隱傳來，跟着地皮，也似波浪一般，起伏不已，諸長老知將發難，分頭將人聚齊，喊一聲起，祇見十來道光華閃過，兩撥人同時破空入雲，往上飛起，剛飛出百多里，猛聽一聲大震，回看來路。

，黑烟上冲霄漢，跟着地裂山崩，狂風大作，砂石驚飛，天色立轉混沌，地底更是吼嘯不已，震聲四下都在應和，遙望白馬山，大漠莊兩地，所有山石樹木，亭台樓閣，全似雪崩一般，紛紛塌去，跟着烈焰上衝，黑水激射，晃眼陸沈下去，就有殘餘，也成了劫灰，三人正在指顧驚嘆，草衣道長蘇寶心道，人世間物，何足爲奇，何況五老子孫門人衆多，能成道者，共祇十人，此後仍須生活，他們法力高而喜事，不是五老發話，差點沒連房子運走，此時已出震圈以外了，你們前路光明，遠大着呢，全書完。



A541 212 0015 8265B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後傳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還珠樓主：冷魂峪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還珠樓主：黑孩兒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三 三 五 二 二 五 一 一 二 三 六 一 三 四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版

武俠長篇 冷 嶺 二 冊

基本定價金圓

著作 出版 總經售
 還珠樓主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特約發行地址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GO

西安興華書局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漢口興華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藜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KIN KWOK 71 MOTT STR. EET NEW YORK 13.N.Y.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